玛格丽特·杜拉斯

中国北方的情人

L'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

Marguerite Duras

Marguerite

中国北方的情人

L'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

玛格丽特 · 杜拉斯　著

Marguerite Duras

施康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北方的情人 /（法）杜拉斯（Duras, M.）著；
施康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9重印）
（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系列）
ISBN 7-5327-3901-5

Ⅰ.中… Ⅱ.①杜… ②施…
Ⅲ.小说—法国—现代 Ⅳ.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159881号

MARGUERITE DURAS
L'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

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2003年3月法文版译出

图字：09-2005-149号

中国北方的情人
L'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

MARGUERITE DURAS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施康强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周 冉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9.5 插页4 字数140,000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2次印刷

ISBN 7-5327-3901-5/I·2181
定价：28.00元



献给清



这本书本可以取名《街市之恋》，或者《情人传奇》，或者《情人重来》。最终有两个更宽泛、更真实的书名可供选择：《中国北方的情人》或者《中国北方》。

有人告诉我他已死去多年。那是在九〇年五月，也就是说一年以前。我从未想到他已经死去。人家还告诉我，他葬在沙沥，那所蓝色房子依然存在，归他家族和子女居住。又说在沙沥，他因善良和质朴备受爱戴，他在晚年变得非常虔诚。

我放弃了手头正在做的工作。我写下中国北方的情人和那个女孩的故事：在《情人》里，这个故事还没有写进去，那时候时间不够。写现在这本书的时候，我感到写作带来的狂喜。我有一年工夫沉浸在这部小说里，全身心陷入中国人和女孩的爱情之中。

我没有写到邮船起航，也就是女孩动身之后的事情。

我从未想到中国人会死去，他的身体、肌肤、阳具、双手都会死亡。整整一年，我又回到昔年乘坐渡船过湄公河的时光。

这一次，在叙述过程中，清的面容以炫目的光辉突然显示——还有小哥哥，那个与众不同的孩子。

我与这些人一起，只和他们一起停留在故事里。

我又成为写小说的作家。

玛格丽特·杜拉斯
(一九九一年五月)

学校院子中央的一所房子。门窗大开。好像在过节。从敞开的门窗飞出施特劳斯和弗朗茨·莱哈尔的圆舞曲，还有《拉莫娜》和《中国之夜》。屋里、屋外，满地淌着水。

是在冲洗房子。像这样，每年冲洗两三次。友好的校工和邻居的孩子们跑来观看。他们帮着用皮管冲洗方砖地面、墙壁和桌子。他们一边洗，一边跟着欧洲乐曲跳舞。他们欢笑。他们唱歌。

这是个节日，热闹、欢乐。

音乐，那是母亲，一位法国夫人，在隔壁房间弹钢琴。

跳舞的人里有个英俊少年，法国人，和他共舞的是个豆蔻少女，也是法国人。他俩长得很像。

她，就是那个在第一本书里，在第一本之前的那本书和这一本书里，都没有名字的女孩。

少年便是保罗，为这个妹妹，这个没有说出名字的姑娘钟爱的小哥哥。

另一个年轻人来到欢乐的人群前，他叫皮埃尔。大哥。

他站定在几米开外处，望着欢乐的人群。

他久久望着他们。

然后他出手了：他推开小校工们，后者惊慌四窜。他向前走。他走到两兄妹跟前。

然后他出手了：他揪住弟弟的肩膀，把他推到阁楼层敞开的窗户边上。于是，好像他负有残酷的责任，他像扔一条狗一样把他扔出去。

弟弟爬起来，径直向前逃，不断喊叫。

妹妹跟随他：她跳下窗子，与他会合。他靠着院子的篱笆躺下，哭泣，颤抖，他说与其这样他宁可去死……这样是什么样？……他记不清了，他已经忘了，他没说这是他哥哥。

母亲重又弹奏钢琴。但是邻居的孩子们没有回来。小校工们也跟着离开了这所房子。

夜色降临。背景不变。

母亲依旧呆在那里，当天下午曾有过“节庆”的地方。

各个房间都收拾整齐了。家具复归原位。

母亲无所期待。她处于自己的王国的中央。我们窥看到的这个家庭是她的王国。

母亲不再能阻止任何事情发生。她不再能阻止任何事情。

她一切听其自然。

在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里，她始终如此。

她是位心灰意懒的母亲。

大哥望着母亲。他冲她笑。母亲没有看见他。

这是本书。

这是部电影。

这是夜晚。

在这里说话的那个声音，也是书里写出来的声音。

盲目的声音。没有面容。

非常年轻。

沉默的声音。

一条笔直的街道。煤气灯照亮街面。

好像铺着卵石。老街。

两边栽着高大的树木。

老街。

街的两侧有带平台的白色别墅。围以栅栏和花园。

这是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荆棘丛林边缘的一个居民点。

时间是一九三〇年。

地点是法国人居住区。

这是法国区的一条街道。

夜晚的气味来自茉莉花。

掺和了大河那种有淡淡甜味的气息。

我们前面有个人影走动。不是说话的那个人。

是个少女，可能还是个孩子。样子像。步伐轻盈。她光着脚。身材纤细。可能偏瘦。那双小腿……是的……没错……一个小女孩。已经长高了。

她朝河流的方向走去。

街的尽头，防风灯昏黄的亮光，欢声笑语，歌唱，果真到了河边。湄公河。

一个帆樯林立的渔村。

此地是三角洲的开端。大河的终结。

公路边上，从沿路的花园里传来的音乐，是一场舞会。乐声来自行政总署。在放唱片。大概被人忘了，人去园空后，它还在转动。

居民点的节庆想必就在那里，在花园的栅栏后面举行。那音乐，是一首流行了几个月的美国舞曲。

少女向花园斜插过去，她去看一眼栅栏后面举行节庆活动的场所。我们跟着她。我们面对花园停下来。

路灯光下，一条白色小径穿过花园。无人走动。

现在，一个穿暗红色长裙的女人缓步走在白色小径上。她来自大河的方向。

她消失在官邸里。

天气太热，节庆提前结束。剩下这张被遗忘的唱片在寂寞中转动。

穿红裙的女人不再露面。她应该在官邸内部。

二层平台的灯光熄灭了。随着她走过，底层、官邸中心，有几盏灯亮了。

小径上依然无人。

红裙女人没有回来。

少女回到公路上。她消失在树木中。然后她又在这里出现。她再次走向大河。

她在我们面前。在昏黄的街灯光下，我们始终看不清她的脸。不过她看来好像很年轻，是的。可能是个孩子。白人。

小径的灯光也熄灭了。红裙女人没有回来。

只剩下官邸中心微弱的亮光。

小径的灯光熄灭后不久，从官邸传来这首有气无力的圆舞曲，钢琴演奏的。一本书上提到的乐曲。记不清哪本书。

少女停下来。她谛听。我们看到她在听。

她把脸转向音乐传来的方向，她合上眼睛。闭上的目光专注前方。

现在我们看清楚一些了。是的，她很年轻。还是个孩子。她在流泪。

少女纹丝不动。少女在哭。

在电影里，我们没说出这首圆舞曲的标题。

在这本书里，我们称之为《绝望圆舞曲》。

乐曲已经结束，少女还在谛听。

在电影里，在这本书里，我们叫她女孩。

女孩走出画面。她走出摄影机的视野，离开举办过晚会的地方。

摄影机慢慢扫过我们刚才看到的一切，然后转过来，再次推向女孩采取的方向。

街上又没有人影了。湄公河消失了。

天色转亮。

什么也看不见，除了融入大海的湄公河，和那条笔直、幽暗的街道。

一座大门。

一所学校的院子。

是同一个夜晚。同一个女孩。

这是一所学校。院子的地面是夯土。

光秃秃的地面，居民点的孩子们已用赤脚把它踩得又平又滑。

这是一所法国学校。校名写在大门上：永隆市女子法语学校。

女孩推开大门。

把门关上。

穿过空荡荡的院子。

走进校长住宅。

我们看不见她了。

我们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

女孩走后留下的一片空旷里，响起第三种乐声，间杂尖利的狂笑和喊叫。是恒河女丐，她照例每晚穿过居民点。她总是企图抵达大海，踏上通往吉大港的道路，那些夭折的孩子们的道路，也是亚洲乞丐们的道路，千百年来，他们努力重新找到前往巽他群岛渔场的道路。

这是母亲和女孩的卧室。

一间殖民地卧室。采光不好。没有床头柜。天花板上只安了一盏灯。家具，是一张双人大铁床，很高，和一个镜柜。床是殖民地风格的，漆成黑色，同为黑色的床顶华盖四角饰有铜球。像个笼子。整张床罩在一顶巨大的雪白的蚊帐底下，帐脚拖在地上。没有软枕，但有坚硬的长枕，絮着马鬃。没有床罩。床腿浸泡在盛了水和玻璃屑的容器里，以便隔绝殖民地的灾难，热带之夜的虫豸。

母亲躺下了。

她没睡。

她在等自己的孩子。

她来了。她从外面进来。她穿过房间。我们可能认出

她的身影，她的长袍。是的，刚才就是她在沿着花园的笔直街道上，向大河走去。

她去淋浴。我们听到水声。

她回来了。

于是我们看清她了。是的。清楚了，她还是个孩子。仍然瘦削，乳房几乎没有发育。她留着长头发，红褐色、带鬈的，穿着钉了皮条的本地轻木屐。她浅绿色的眼睛有棕色条纹。人家说，这是随她已故的父亲。是的，是她，那个曾听着圆舞曲哭泣，然后走在笔直街道上的女孩。也是那个女孩，她知道演奏圆舞曲的女人与在白色小径上走过的红裙女人是同一个人。而且她知道，在整个居民点，惟有她知道这些事情。整个居民点乃至别处。就是这个女孩。她穿着与母亲一样的白色棉布睡衣，配着吊带，是阿杜缝制的。

她撩开帐门，迅速把下缘塞到床褥底下，然后从开口处钻进去，再合上帐子。母亲没睡着。她坐在女孩边上，为她编过夜的辫子。她机械地编着，用不着看。

远处，隐约升起河边那个村庄的喧闹声。这声音要到

白昼结束才能平息。

女孩问：

“你见到保罗了？”

“他来过，跟清一起在厨房吃了点东西。然后他又走了。”

女孩说她到晚会上去看他在不在，可是晚会已经结束，没有人了。

她还说，过会儿她再去找他，她知道他应该躲在哪里。说他在外面，离家远远的，她就放心了。说她知道，他逃走以后，总在等她，免得独自回家——有时皮埃尔为了再揍他一顿，会在家里等他。母亲说他在外面叫她很担心，害怕蛇呀，疯子呀……也怕他出走……就像这次……怕他突然什么都分不清了，怕他逃走。她说像他这种孩子可能这样做。

至于女孩，她害怕的是皮埃尔。怕他杀了保罗。她说，就怕他杀了他，还可能不知道自己杀了人。

她还说：

“你没说实话。你不为保罗担心。你担心的只有皮埃

尔。”

母亲没有反驳女儿的话。她久久注视她，突然变得温柔，已经不去想刚才的谈话了。同时她改变话题：

“等你将来写书的时候，你会写什么内容？”

女孩喊道：

“写保罗。写你。也写皮埃尔，不过写他是为了让他死掉。”

她猛然把脸转向母亲，依偎着她哭起来。然后她低声喊道：

“可是，为什么你这么爱他，而对我们，却从不这样……”

母亲口是心非：

“对你们三个孩子，我一视同仁。”

女孩仍在喊叫。母亲真想让她闭嘴。真想扇她耳光。

“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你撒谎……这次你得回答，为什么你这样爱他，而不是爱我们？”

沉默。然后母亲喘着气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更长的沉默。她补充说：

"我一直不明白……"

女孩倒在母亲身上，边哭边吻她。捂住她的嘴以便她不再提起这份爱心。

母亲任她辱骂，打闹。她始终处于生活的另一个区域，那里只有盲目的偏爱。她孤独。无助。根本没脾气。

女孩在哀求：但是无济于事。

"假如他不离开家，总有一天他会杀了保罗。而且你心里明白。这才是最可怕的……"

母亲低声说她知道这事。说昨天晚上她给西贡写了封信，要求把她的儿子遣送回法国。

女孩挺起身子。她发出低沉的吼叫，由于解脱，也由于痛苦。

"是真的？"

"真的。"

"你没骗我？"

母亲讲述：

"这次可是动了真格儿。前天他还在鸦片馆赖账。我最后一次代他付钱。然后我给遣返事务处写信。这一次我当夜就把信寄走了。"

女孩搂住母亲。母亲没有流泪：像是死了。

女孩低声哭泣：

“走到这一步，真是可怕……真可怕。”

母亲说也许吧，是的，可是她本人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是的，这确实可怕，不过她实在弄不清楚。母女俩紧紧搂抱。母亲始终没有流泪。她已是木头人一个。

女孩问，他，他是否知道自己将要离开。

母亲说他不知道。说最难的是这件事，是必须告诉他，该收场了。

母亲抚摩女儿的头发。她说：

“你不必为他难过。作为母亲，说这个话很可怕，不过我还是要跟你说：他不配。你应该知道：像皮埃尔这种人，不值得为他难受。”

女孩沉默。母亲接着说：

“我想说的，是皮埃尔不值得别人去挽救他。因为皮埃尔已经没救了，现在太晚了，他无可救药。”

女孩呜咽着喊道：

“正因为这个，你才爱他。”

“我也不明白……也许吧。是的，也因为这个……而

你，也是因为这个你才哭了。这是一样的。”

母亲把女孩抱在怀里。然后跟她说：

“不过我也很爱你们，你和保罗……”

女孩挣脱母亲的怀抱，她望了她一眼。她看到母亲刚才说话时神色坦然。女孩本想大喊大叫，侮辱她，杀了她。结果她却只是报以微笑。

母亲还跟她的“小女儿”，她最小的孩子说，刚才谈到要送走皮埃尔、要与他分开的原因时她撒了谎。说这并非只是由于鸦片。

母亲讲述：①

“大约一两个月前，记不清了，我呆在阿杜的房间里，你们，你和保罗，进来吃晚饭。我没有出来。有时候我会这样做，而你们不知情——那是为了能看到，只有你们三个在一起时，又会怎样。我躲在阿杜那里。清来了，和往常一样，他把煮肉和米饭端上桌子。然后他离开。

“于是保罗自己动手了。皮埃尔后到。保罗取了最大

---

① 如果拍成电影，可以选择。或者镜头停留在正在讲述的母亲的脸上，看不见别的，或者我们看到母亲提到的餐桌和孩子们。作者更喜欢后一种处理。——原注

的那块肉，你让他做了。皮埃尔到来时，你害怕了。皮埃尔没有马上坐下来。他看一眼自己的空碟子，然后望着保罗的碟子。他笑了。是那种狞笑，很吓人。我当时想，他恐怕临死都改不了这种狞笑。保罗开头也笑了，他说：

“‘这是闹着玩儿的。’

“皮埃尔从保罗的碟子里夺走那块肉，放进自己的碟子。他把肉吃了——那副吃相像狗。然后他猛吼一声：像狗叫，真的。

“‘混账东西。你明知道大块的肉是留给我的。’

“是你喊叫起来。你问：

“‘凭什么留给你？’

“他说：

“‘因为是该着的。’

“于是你高声喊叫。我真怕街上的人听见。你喊道：

“‘我巴不得你去死。’

“皮埃尔攥紧拳头，准备砸烂保罗的脸。保罗哭起来。皮埃尔喊道：

“‘滚！马上滚！’

“你们俩，你和保罗，赶紧逃走。”

女孩请母亲原谅她刚才大喊大叫。她们俩平躺在床上，一起哭泣。

母亲说：

“从那时候起，我才明白不能放任自己的感情。明白由于我的感情，保罗有生命危险。昨天我才给西贡写信，要求遣送皮埃尔回国。皮埃尔……在我看来，好像他比另一个孩子更活不长……”

沉默。母亲把脸转向女儿——这一次是流着泪。

“假如那天你不在场，保罗早就没命了。我心里清楚。这才是最可怕的：我心知肚明。”

久久的沉默。

女孩暴怒。她喊道：

“你不明白。我爱保罗胜过世界上的一切。胜过你。胜过一切。保罗，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恐惧你和皮埃尔。保罗像是我的未婚夫，我的孩子，对于我，他是世上最宝贵的……”

“这我知道。”

女孩喊叫：

“不。你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女孩平静下来。她把母亲搂在怀里。她突然变得温柔，跟她解释：

“你什么也不知道。你必须知道这一点。你一无所知。你只知道他，皮埃尔的事情。有关保罗和我的事情，你什么也不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事情生来就是这样。这没什么。没什么。你不必因此责备自己。”

沉默。

母亲的脸僵住了，神色恐惧。

女孩脸上同样显着惊吓。她们俩面对面僵在那里。突然，她们都感到羞耻，垂下眼睛。

母亲垂下眼睛。她闭嘴了。那样子，像是死了。然后她想起在外面的那个孩子，她喊道：

“去找保罗……赶快……我忽然为他害怕。”

母亲接着说：

“明天你要返校，你应该养成早睡的习惯，你已经跟我一样，成了夜猫子。”

“这无所谓……”

“不。”

女孩站在屋子进口，靠饭厅那一边。饭厅朝向学校的大院子。门窗大开。

她背朝我们，面向平台和街道。

她在寻找小哥哥。她张望。走进树丛。张望花坛底下。

突然，她像溶化在月光中，然后重新显身。

我们看到她出现在院子各处。她光着脚，悄悄的，穿着儿童睡衣。

她消失在一间空教室里。

又出现在月光照亮的大院子里。

然后，我们看到她面向什么，盯着看，但我们还看不见这是什么：是保罗。我们看到她向他，向舞会上的小哥哥走去。他在教室外边的走廊里，一道矮墙后面，月光照不到的地方睡着了。她停下脚步。她在他身边躺下来。她望着他，好像在瞻仰神圣的事物。

他睡得很熟。眼睛半开着，像“那种”孩子睡觉的模样。他的脸光滑，完整无损，是那种“与众不同”的孩子的脸。

她吻他的头发、脸、搁在胸口上的双手，她呼喊他，低声呼喊他：保罗。

他睡着了。

她站起来，用更低的声音喊他：保罗。我的宝贝。我的孩子。

他醒了。他望着她。他认出她来了。

她说：

“回去睡吧。”

他起来。他跟着她走。

夜鸟在叫。

小哥哥停住脚步。他聆听鸟叫。他接着往前走。她跟他说：

“你再也不用害怕了。谁都不怕。不怕皮埃尔。什么也不怕。不管是什么。永不害怕。你听好了：永不。你起誓。”

小哥哥起誓。随即就忘了。他说：

“月亮，它把鸟儿吵醒了。”

他们渐行渐远。院子里又没有人影了。我们看不见他们了。他们重新出现。他们继续在学校的各个院子里走动。他们不说话。

然后，女孩停下脚步，指着天空。她说：

“看这天空，保罗。”

保罗停下脚步，仰望天空。他反复说两个词：天空……鸟儿……

夜空，我们看到它从大地的一头伸展到另一头，它是一个蓝色大漆盘，透着星星点点的光亮。

我们看到两个孩子一起仰望同一块天空。然后看到他们各看各的。

然后我们看到清从街上走来，走向两个孩子。

然后我们又看到被星星点点的光亮穿透的蓝色天空。

然后，在静止的蓝色背景下，我们听到清用口哨吹出没有歌词的乐曲，姑且名之为《绝望圆舞曲》吧。

他们很小的时候，母亲有时候会带他们去看旱季的黑夜。她要他们好好看这天空，它在黑夜与白天一样碧蓝，看这明晃晃的大地，一直看到它的尽头。还要他们仔细聆听黑夜的响声，人们的呼唤，他们的歌声笑语，以及同受死亡困扰的犬类哀怨的吠声，还要倾听所有这些呼喊，它们同时诉说难以承受的孤独，和诉说这分孤独的歌声的瑰丽。她说，人们通常对孩子们隐瞒的东西，相反应该告诉他们，如劳动，战争，离别，不公正，孤独，死亡。是的，生活的另一面，既苦难深重又无从补救，也应该让孩子们知道，就像应该教会他们仰望天空，欣赏黑夜世界的壮美一样。孩子们常要求母亲解释，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母亲总是回答孩子们说，她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而且你们必须知道这一点。首先知道这一点：我们一无所知。即便做母亲的会跟孩子们说自己无所不知，其实她们也是一无所知。

母亲。她还提醒他们，印度支那这片土地是他们，她自己的孩子们的祖国。他们在这里出生，她在这里遇见他们的父亲，她惟一爱过的男子。他们不认识这个人，因为

他死的时候他们年纪太小，她很少跟他们提起他，是为了不给他们的童年蒙上阴影。还说，光阴流逝，对孩子们的爱占据了她的生活。然后母亲哭了。然后清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唱起歌来，唱他在暹罗边境度过的童年。母亲在他年幼时遇到他，把他和自己的子女一起带回那所有游廊的房子。她说，是为了教他法语，让他洗个干净，吃饱肚子，从此天天如此。

女孩，她也想起往事了，清唱起这首歌时，她与他一起流泪。清借用《绝望圆舞曲》的调子讲述上面说的这一切，他管这首歌叫《遥远的童年》。

这便是大河。

这是湄公河上的渡船。多本书里讲到的渡船。

河上的渡船。

渡船上有搭载本地人的大客车，长长的黑色的莱昂-博来汽车，有中国北方的情人们[①]在船上眺望风景。

渡船开动了。

渡船离岸后，女孩走下客车。她观看河水。她也观看黑色汽车里那个衣着讲究的中国人。

她，女孩，化了妆，打扮一如另外几本书里那个少

① 原文为复数。当是作者把这个情人与《情人》里的那位情人重叠了。

女：原来的白色洗得发黄的本地绸袍子，平檐带黑色宽饰带玫瑰木色的“童稚”男帽，敝旧、鞋跟完全磨平、镶有假宝石图案的黑缎织金舞鞋。

从黑色汽车走下一个男子，他不是上本书里的那个男子，他是另一个中国人，来自满洲。他跟上本书里的那一个有所不同，更强壮一点，不那么懦弱，更大胆。他更漂亮，更健康。他比上本书里的男子更“上镜”。面对女孩，他也不那么腼腆。

而她，她依旧是上本书里的那个女孩，瘦弱，放肆，难以捉摸，难以形容，其实没有看上去那么娇美，是穷人家的女儿，世代贫穷，祖先是种地的、做鞋的；不管在什么地方，她法文考试总拿第一名，厌恶法国，无从解脱远离童年故土而产生的乡愁，吃不惯带血的煎牛排，喜欢文弱的男人，浑身洋溢世上少见的那种性感。发疯似的喜欢读书、观看，傲慢不逊，我行我素。

至于他，是个中国人。一个高大的中国人。他有中国北方男人那种白皮肤。风度优雅。穿着米灰色绸子西服和

红棕色英国皮鞋，那是西贡年轻银行家喜欢的打扮。

他望着她。

他们对看。相互微笑。他走过来。

他抽着一支三五牌香烟。她非常年轻。在给她敬烟时，他的手略微颤抖，显得有点胆怯。

“您抽烟吗？”

女孩表示谢绝。

“请原谅……真想不到能在这里见到您……您不会明白……”

女孩不答话。她也不笑。她盯着他看。她的目光只能用“凶狠”来形容。咄咄逼人。照母亲的说法是肆无忌惮：“不能这样看人的。”她像是没听懂他说的话。她看着衣服、汽车。他周围飘着欧洲古龙水的香味，还有淡淡的鸦片和绸缎——是柞丝绸——的气味、丝绸上和皮肤上的龙涎香的气味。她看着一切。司机、汽车，还有他，中国人。她的目光带着一种不得体的、始终令人来不及提防的、不知餍足的好奇心，但也流露童心。他看着她观看那一天渡船上搭载的所有新鲜东西。

这个时候，他也萌发了好奇心。

女孩说：

“这是您的汽车？……”

“是莫里斯·莱昂-博来。”

女孩表示她不懂行。她笑了。

她说：

“从未听说过这个牌子……”

他跟她一起笑。她问：

“您是哪一位？”

“我住在沙沥。”

“沙沥什么地方？”

“大河边上，那所有平台的大房子。刚出沙沥就能看见。”

女孩用力搜索记忆，明白是哪所房子了。

“淡蓝色，中国浅蓝色的房子。”

“是的，中国浅蓝色。”

他微笑。她望着他。他说：

“我从未在沙沥见过您。”

“我母亲两年前调到沙沥工作，我在西贡寄宿。是这个原因。”

沉默。中国人说：

“您想念永隆……”

“是的。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

他们相对微笑。

她问：

“那么您呢？”

“我吗，我从巴黎回来。我在法国读了三年书。几个月前回来的。”

“您学的是什么？”

“没学什么，不值一提。您呢？”

“我在沙斯鲁-洛巴[①]中学准备高中毕业会考。在利奥泰[②]学校寄宿。”

她补充说，好像这件事有什么关联似的：

“我在印度支那出生。我的哥哥们也是。全在这里出生。”

她望着大河。他感到好奇。他不再胆怯了。他微笑。

---

① Justin Chasseloup-Laubat (1805 - 73)，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海军部长。
② Louis Hubert Gonzalve Lyautey (1854 - 1934)，法国元帅。

他说话。他说：

“如果您愿意，我可以送您回西贡。”

她不犹豫。汽车，还有他那种带着嘲弄的神情……她满意。从她微笑的眼睛看得出来。她将把莱昂－博来牌汽车的事告诉小哥哥保罗。他是懂行的。

“我很乐意。”

中国人用中国话嘱咐司机，要他把女孩放在大客车上的手提箱取下来，放进莱昂－博来。司机照办了。

汽车驶上渡船的坡道，停在河岸上。乘客步行走向各自的车子。他们在流动摊贩跟前停下脚步。女孩看着陈列的糕点，那是搅拌椰奶的玉米粒爆开后，兑上废糖蜜裹在香蕉叶里出售的。

中国人为她买了一份。她接过来，大口吞咽。她没说谢谢。

她来自何方?

从她纤弱的身材来看，像是混血，不对，眼睛太亮了。

他望着她吞咽糕点。到这个时候，他改用“你”来称呼她了。

“你还想要吗？”

她看到他在笑。她说不要了。

第二艘渡船驶离对岸。它渐行渐近。

突然，女孩出神地望着那艘靠过来的船。女孩忘了中国人的存在。

她刚好在到岸的渡船上认出一辆黑色敞篷郎西雅汽车，是圆舞曲之夜那个红裙女人开的车。

中国人问她是谁。

女孩不知道该不该回答。她不是在回答中国人的问话，她像背书一样说出一串姓名。像是暗中着了魔法，她说：

“是斯特雷特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行政长官的妻子。在永隆人们都叫她安玛斯……”

她微笑，为自己知道那么多而不好意思。

女孩这番话勾起了中国人的好奇心。他说他在沙沥必

定听人说起过这个女人。不过他说他本人对她一无所知。然后，他还是……突然……想起这个名字来了……

女孩说：

“她有许多情人，您想起这个来了……”

“我想……是的……应该是这个……”

“有个情人很年轻，为了她可以不顾自己的性命……我不太清楚。”

“她很美……我本以为她还要年轻一点……听说她有精神病……对吗？”

关于她的精神病，女孩没有看法。她说：

“病不病的，我不知道。”

汽车——他们上车出发。他们向西贡驶去。他使劲盯着她看。中国人仍不由自主用“你”称呼她，意识到时便改口称“您”。

“渡船上，经常有人给你让座，是吗？”

她表示：是的。

“有时候你谢绝？”

她点头称是：有时候。

“那是船上有……很小很小的孩子……他们老是哭哭啼啼的……”

他们俩都笑了，似乎无心而笑，笑得有点过分。他们俩笑起来是一样的。一种属于他们的笑法。

笑过以后，她朝外看。而他，这时候他看到那些贫穷的标记。磨损的黑色缎子鞋，硬纸板做的“本地”手提箱，男帽。他笑了。他的笑把她也逗笑了。

“您就穿这双鞋上学？”

少女看着自己的鞋。可能她这是平生第一次看到这双鞋的寒酸。她跟他一样笑。她说：“是的……”

“就戴这顶帽子？”

是的。也戴着它。她笑得更厉害了。发疯一样笑，那么自然。他跟她一起笑，一个样子。

“您注意到没有……这顶帽子……您戴着很合适，它跟您极其相配……就像是为您定做的……”

她笑着问：

“那么鞋子呢？……”

中国人笑得更欢了。他说：

“鞋子么，我没有看法。”

看着那双黑鞋子，他们笑弯了腰。

这个时候，在他们狂笑过后，故事逆转了。

他们不再笑了。望着别处。外面，是望不到头的稻田。天上没有一丝云彩。灰蒙蒙的炎热。太阳被遮蔽了。

随处可见牛车走的小路，驾车的都是孩子。

他们一起关在昏暗的车厢里。

由于他们停止活动，不说话，呆望着车外单调的景色，公路、光亮、伸展到天边的稻田，这个故事逐渐变得沉默。

中国人不再跟女孩说话。他像是要给她安静。像是人在旅途常有的走神。他望着外面。而她，她看着他搁在座位扶手上的那只手。他是心不在焉搁上去的。时间流逝。突然，自己也不太知道为什么，她抓住那只手。她端详那只手。把它当作一件从未如此贴近打量过的东西：一只中国手，中国男人的手。它瘦削，在折向指甲的部位像是断

裂了，患上一种可爱的残疾，使它如同死鸟的翅膀那样优雅。

无名指上戴着花式金戒，隆起的中央部位镶有钻石。

对于这只手的无名指而言，这颗戒指太大、太重了。虽说她拿不准，这只手应该是秀气的，它的颜色深于手腕部位。女孩不去看戴在手上的那只表，也不看戒指。这只手令她惊叹不已。她触碰它以便“看个究竟”。这只手睡了。它纹丝不动。

然后，她慢慢地向这只手俯下身了。

她嗅闻它。她望着它。

望着这赤裸的手。

然后她突然停止。不再去看它。

她不知道他睡着了没有。她放开这只手。不，好像他没有睡着。她不知道。她轻轻把手翻过来，她看这只手的反面，里面，赤裸裸的。她触摸刚出过汗、丝绸一般的皮肤。然后她把手搁回到座位扶手上原来的位置。她把它放平。那手很听话，任她处置。

看不到中国人有任何表示，甚至没有醒过来的迹象。

可能他睡着了。

女孩转身面向窗外，面向稻田，中国人。空气因炎热而颤动。

事情有点像是，她曾把那只手和她自己一起带入梦境，把它留在身边。

现在她让那只手远离自己。她不再看它。

她渐渐入睡。

她像是睡着了。

而她，她知道自己没睡着，她相信自己没有。谁也不清楚。

中国人睡着了？她永远不会知道。她从来都不知道。她醒来时，中国人正朝着她看。他刚才看着她入睡，而这时候她刚好醒来。

他们不提手的事。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他说：

“你上几年级？”

“二年级。”

“你多大了？”

女孩略有迟疑。

“十六岁。”

中国人不信。

“十六岁的话，你显得个头太小了。”

“我个头一直不大，我一辈子都会是小个子。”

他使劲望着她。她不去看他。他问：

“你有时候撒谎……”

“没有。”

“这不可能。你怎样撒谎的？”

“我什么也不说。”

他笑了。她说：

“我也为撒谎感到害怕。可我不能自制，好比老想到死，有点像。”

她加了一句，她肯定：

“您，您不撒谎。”

他望着她。他在自己的言行中寻找。他感到惊讶，说道：

“倒是真的……这很奇怪……”

“您自己不知道？”

“不知道……我忘了，或者是……我从来不知道。”

她望着他。她相信他。她说：

“您怎样做到不撒谎……”

“不做什么。想必是因为我在生活里不需要撒谎……我不知道……”

她起了吻他的念头。他看出来了，冲她微笑。

她说：

“您应该把这告诉您母亲。”

“把什么？”

她迟疑，她说：

“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

他们对视。他想说他不明白……他说：

“是的。马上去说。我能跟她讲一晚上。她喜欢这类事情……出乎意料的，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也可以换个说法。”

他看着她。他说：

“那么你……跟你母亲……你也说？”

“什么也不说，”她笑了，“只要想到……”

中国人对女孩微笑。他说：

“什么也不说？永远不说？”

“不说。永远。什么也不说。”

她拿起他的手，吻上去。

他闭着眼睛看她。

她说：

“你错了，跟你母亲你应该什么都不说。”

她微笑，体贴，温顺。她望着他。

他说：

“这么说吧，我二十七岁。无业……”

“外加是中国人……”

“可不是么，”他盯着她看，“不过你很迷人……有人跟你说起过？……”

她微笑。

“没有。”

“漂亮呢？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漂亮？”

没有。没有人跟她说过。倒是有人说过她个子小，至于漂亮，没人说过。她说：

“不，”她微笑，“还没人说过。”

他望着她。他说：

“你喜欢有人这么说吗？”

“喜欢。”

中国人换了一种笑法。她跟他一起笑。

“那么说，从来没人跟你说过什么……”

“没有。”

“有没有人说过……他想要你？……有人跟你说过，不可能没有。”

“有的……几个小流氓……不过这不当真，他们寻开心……有那么几个混血儿。从来没有法国人。”

中国人不笑了。他问：

“有中国人吗？……”

女孩微笑。她吃惊，说道：

“也从来没有中国人，我不骗您……”

沉默。

中国人突然像孩子一样笑起来。

“那么你喜欢念书吗？”

她想了想，她说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喜欢，不过或许，是的，她喜欢。他说他自己本想在北京大学读文科。说他

母亲是同意的。说他父亲反对。对于老辈中国人来说，值得学习的是法语和美国英语。他忘了说，为了这个他去过美国，呆了一年。

“学成以后做什么呢……”

“当银行家，”他微笑，“跟一百年来我家所有的男人一样。”

她说那所蓝房子是永隆和沙沥最漂亮的房屋，说他父亲必定是百万富翁。

他笑了，他说在中国，子女从来不知道父亲有多少财产。

他还忘了说：每年他都要到北京的大银行去实习。现在他告诉她。

她说：

“不去满洲？……”

不。就在北京。他说，他父亲认为，凭家族现有的财力，在满洲施展不开。

他们穿村过庄，沿途有稻田、孩子和狗。孩子们在两排茅屋中间的公路上戏耍。有狗照看他们，瘦瘦的乡下黄狗。汽车经过时，他们的父母从坡地上抬起身子，察看孩

子们和狗是否还在那里。

穿过村庄后，她又睡着了。只要不是自己开车，人们在金瓯的公路上，稻田和天空之间，总会入睡。

她睁开眼睛。她又闭上眼睛。他们不再说话。她听他摆布。他说：

“闭上眼睛。”

她顺从他的意愿，闭上眼睛。

他的手抚摩女孩的脸，她的嘴唇，她闭上的眼睛。睡意已经过去——他知道她没在睡，他更喜欢这样。

他低声，很慢很慢地，说了一句长长的中国话。

她依然闭着眼睛，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说是关于她的身体的……说他无法说清……这是什么意思……他第一次遇上这种事情……

手突然停下来。她张开又闭上眼睛。手又动起来了。那只手是温柔的，从不唐突，总是那么审慎，带着累积百年的温柔，皮肤和灵魂的温柔。

在抚摩她的眼睛和嘴唇的时候，他也闭着眼睛。手离开脸部，顺着身体探下去。有时候它会停下来，受了惊。

然后它挪开了。

他看着她。

他转身望车窗外面。

以与他的手同样温柔的声音，他问她的年龄究竟有多大。

她沉吟。她不好意思地说：

“我年纪还小。”

“多大了？”

“十六岁。”

“不，”他微笑，“没这么大。”

“十五岁……十五岁半……行了吧？”

他笑了。

“行了。”

沉默。

“你想要什么？”

女孩没有回答。可能她不理解。

中国人不是提问，他直说：

“做爱，你没做过。”

女孩没有回答。她在想该怎样回答。她不知道怎样回

答这个问题。他向她靠拢身体。从她的沉默，他看出她有什么意思要说。她还不知道如何表达这个意思，她想必只知道这是个禁忌。他说：

“我请你原谅……”

他们望着车外。

他们望着交趾支那无边无际的稻田。白色笔直的小路纵横贯穿水乡的原野，只供牛车行走。静止的热流铺天盖地，人如处身地狱。目光所及，尽是神奇的、丝绸一般的三角洲平原。女孩，她日后会讲到一片不确定的土地，童年的领域，刚从海底冒出来的热带弗朗德尔。

他们穿过无垠的田野，彼此不说话。

然后她开口讲述：印度支那南方这块土地，它有跟海洋一样的土质，连续几百万年，在地球上有生命之前，一直都是这样的。后来有了农民，他们继续最早的人类的做法，取出海洋里的土壤，把它垒成坚硬的土堆，然后让它晾晒不知多少年，以便雨水冲走盐分，把它变成稻田，从此永远被人们利用。她说：

“我在这里出生，在南方，我的哥哥们也是。所以母亲就给我们讲这块土地的历史。”

女孩睡着了。她醒来时，中国人告诉她，那辆安玛斯车超过他们了。说是她自己驾车，司机坐在她身边。女孩说她经常自己开车。她略微迟疑后说：

“她跟自己的司机，也跟来访问印度支那的王子们做爱，有老挝的，也有柬埔寨的王子。”

“你相信有这事。”

她又迟疑了，然后她说：

“是的。有一次，她把我小哥哥带走了。有天晚上她在俱乐部见到他，她请他打网球。他就去了。然后他们一起去花园里的游泳池。那里有一所有游廊的房子，带淋浴间和健身房，几乎常年不用。”

中国人说：

“你那位小哥哥，可能也是个国王。”

女孩微笑。她不作回答。她发觉，确实如此，这个小哥哥是真正的王子。他因与众不同而与人隔绝，独自禁闭在自身的孤独的殿堂里，远离生活，孤独得好像每天他都刚刚出生。

中国人望着她：

“你哭了。”

“是因为你说了那些关于保罗的话……你说得千真万确……”

接着，他低声问：

“是他跟你说了这件事？”

“不是的。他什么也不说，几乎一言不发，不过只要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想说什么。”

她想起来了，她连哭带笑：

“后来，他再也不肯跟安玛斯去打网球了。他害怕……”

“怕什么？……”

“我不知道……”她只是发现这事情，“真是这样的……谁也不知道我小哥哥害怕什么。谁也不能事先知道。”

“这个女人身上有什么东西那么讨你喜欢……”

她寻找原因。这以前她从未对自己提过这个问题。她说：

“我以为，是她的故事。”

他们途经一个景色不同的地区。村庄更多，公路更

好。汽车放慢了速度。

他说：

“快到堤岸了。你喜欢西贡还是堤岸？”

她微笑：

“……除了丛林边缘的居民点，我啥也不了解……你呢，堤岸吧？”

“是的。我爱堤岸。我爱中国。堤岸也是中国。纽约和旧金山就不是了。”

他们沉默了。他又跟司机说了几句话。他跟女孩说，司机知道利奥泰寄宿学校在什么地方。

他们望着车窗外。进城了。

他们将要分手。她记得，当时开口有多难，多残忍。他们的欲念太强烈，找不到话来表达。他们已经不再相视。他们避免用手和目光接触。是他不想说话。她说过，光是这沉默本身，以及由于沉默而没有说出来的话，乃至其顿挫，其不经意，还有这个躲躲闪闪的游戏，这番幼稚的欲言又止和她的眼泪，这一切本应该使人想到，这就是爱情。

他们的车又开了一大段路。仍是互不说话。女孩知道，他什么也不会说了。他也知道她不想开口。

故事已经发生了，已经不可避免。

一个爱情故事，一场令人目眩的爱情。

始终没有结束。

永远没被遗忘。

黑色汽车停在利奥泰寄宿学校前面。司机拿起女孩的手提箱，一直送到学校门口。

女孩从车上下来，她缓缓地、顺从地也朝校门走去。

中国人不朝她看。

他们没有转身，不再相看。不再相识。

利奥泰寄宿学校的院子。

天光不那么明亮了。这是晚上。树冠已沉浸在暮色里。院子上空，绿色和白色铁皮灯罩组成的网络投下微光。寄宿生们在监视下活动。

总共有近五十名少女。有人坐在长椅上，也有人坐在

环廊的台阶上，还有人三三两两，围着几所楼房绕圈了，说说笑笑，随便什么话题都能引得她们纵声大笑。

一条长凳上躺着一个姑娘，在这本书里和别的书里，我们都用真名称呼她。她艳若天人，但自己宁愿长得丑陋。她的姓名来自天庭，海伦·拉戈奈尔，家在大叻。她是女孩另一个爱恋对象，永生难忘。

她望着她，然后，慢慢地，抚摩她的脸庞。

海伦·拉戈奈尔醒了。她们相对微笑。

海伦·拉戈奈尔说，她马上要告诉她，利奥泰寄宿学校出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她说：

“为了告诉你，我等你回来，后来我睡着了。你比平时回来得早。”

“我在渡船上遇到一个人，他没有伴，就请我坐他的汽车。”

“一个白人？”

“不。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也有漂亮的。”

“尤其是中国北方人。我正好碰上了。”

她们四目对视。女孩尤其使劲盯着对方。

"你没到大叻去？"

"没有。我父母不能来接我。他们没说为什么。不过我也不郁闷。"

女孩专注地望着她，海伦苍白的脸色和黑眼圈突然令她担心。她问：

"你是不是病了？"

"没有。不过这一阵我感到疲劳。医务室给我开了点补药。"

"他们说什么了？"

"说不要紧的。可能是困倦……或者我还处在适应期内……从大叻到这里。"

女孩努力平息某种担忧，但是她做不到，她永远不能完全做到。直到她们分手，她将一直为她担忧。[①]

"你不是要跟我讲件事情么……"

---

① 海伦·拉戈奈尔离开利奥泰寄宿学校十年后，随家人回到法国波城。她在那里死于肺病，时年二十七岁。她在印度支那结了婚，有两个孩子。她一直如少女时代那样美丽。以上情况，是她的几位姑妈在《情人》出版后打电话告诉我的。——原注

海伦·拉戈奈尔马上一口气告诉她，利奥泰寄宿学校出事了。

"你想想看，有个学生，女舍监们发现她每天晚上卖淫，就在学校后面。人们以前毫无觉察。你知道是谁：是阿丽丝……那个混血女孩……"

沉默。

"阿丽丝……她跟谁干这个？"

"跟谁都干……来往的行人……还有开着车停下来的，她也跟他们走。他们到宿舍背后的壕沟里去……总在同一个地点。"

沉默。

"你见过他们……"

海伦·拉戈奈尔撒谎了：

"没有，是她们跟我说的，是别人，她们说用不着去看，什么也看不见……"

女孩问，阿丽丝对这事情怎么看。

"她说她喜欢这个……甚至很喜欢……她说她不认识这些人，也看不见他们，几乎看不见……说因为这一点，她才感到……她怎么说来着……"

女孩先是犹豫，然后她“代替阿丽丝”说出这个词。

她说：“爽。”

海伦说就是这个说法。

她们四目相视，由于聚首带来的幸福而欢笑。

海伦说：

“我母亲，她说，即便你懂了它的意思，这个词也不能出口。说这是粗人说的话。你小哥哥，他用什么词？”

“他没词儿。我小哥哥什么也不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他知道有这个事。你会看到，等我们第一次碰上这个事……我们会害怕，会以为自己就要死了。可他，我小哥哥，他必定认为这个词是隐藏的。对于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不存在专门用来表达它的词。”

“再跟我说说你小哥哥的事。”

“还是那个老故事？……”

“是的。其实每次的讲法都是不同的，不过你不知道。”

“我们一起到河口边上的森林里去打猎。每次只有我们几个。然后，有一次这事情发生了。他上了我的床。我们是兄妹，但对彼此的身体是陌生人。那时候我们很小，

也就七八岁，他上了我的床，然后每天夜里都来。有一次被我大哥看见了。他揍了他一顿。从那时候起，我就害怕他会杀了他。这以后，我母亲让我睡在她的床上。不过我们还是照样做。在波雷诺的时候，我们到森林里去，或者晚上到船上去。在沙沥，我们到学校一间空教室里。”

“后来呢？”

“后来，他有十岁，十二岁，十三岁。然后有一次，他爽了一把。于是他把一切都忘了，他感到那么幸福，他哭了。我也哭了。这就像过节一样，不过更深刻，你看，人们不笑，反而会哭。”

女孩哭了。海伦·拉戈奈尔跟她一起哭。她们总是哭在一起，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是由于激动，爱情，童年，还是感叹身世。

海伦说：

“我知道你疯疯癫癫的，但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为什么疯疯癫癫？”

“我说不清楚，但我发誓说，你是个疯丫头。可能是由于你小哥哥，你那么爱他……爱得发疯了……”

沉默。然后海伦·拉戈奈尔发问：

“你小哥哥的事，在我以前，你跟别人讲过吗？”

“跟清讲过一次。是夜里，在汽车上，我们到波雷诺去的路上。”

“清，他哭了？”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女孩停顿，然后她又说：

“再者，我确信保罗有一天会在永隆、在西贡找到别的女人，甚至白种女人，在电影院里，在街上，尤其在沙沥的渡船上，没有问题。”

她们笑了。

海伦问女孩，她有没有跟清做过爱。

女孩说：

“他一直不愿意。我提过许多次，但他总是不愿意。”

海伦哭了。她说：

“你回法国，我就孤苦伶仃了。我相信，我父母不要我留在大叻。他们不爱我了。”

沉默。然后海伦忘了自己的命运。她又开始议论阿丽丝，在壕沟里做爱的那一个。她声音很低。她说：

“我没有全告诉你……不过她是要钱的，阿丽丝……要得很多……她做这个是为了买房子。她是孤儿，阿丽丝，没有父母亲属，她说有了房子，即便很小，也总算是她，阿丽丝，将来有个地方可以去——她说：万事难料。”

女孩从来都相信海伦说的话。她说：

“我信你说的，不过她跟男人们要钱，可能不只是为了房子，而且男人回头再来，是因为他们也喜欢这个——她跟人家要多少钱？”

“十个皮阿斯特。同一个晚上，每做一次付一次的钱。”

“十个皮阿斯特不少了，对吗？”

“我也觉得不少了……不过我不懂价钱，阿丽丝内行，她知道卡蒂纳街的白人妓女收多少钱。”

女孩眼泪汪汪。海伦·拉戈奈尔把她搂在怀里，喊道：

“你怎么了？……是因为我说的那些？……”

女孩冲海伦一笑。她说没什么事，说只要谈到钱，谈到她自己生活里的烦心事，她就伤心。

她们相吻，她们紧紧拥抱，抱成一团，不说话，热烈

地相爱。

然后海伦又开口跟女孩说话。她说：

“有件事情我刚才没有说——我想说我也跟阿丽丝一样。她喜欢那种生活。我也会喜欢上的。我确信。你就看我吧，宁可当妓女，也不去照料麻风病人……”

女孩笑了：

“你胡说些什么呀……”

“不过这里，大家都知道这事……除了你。你还以为有好事？……他们让我们读书，名义上是为了我们离开寄宿学校后，能找到一份工作。其实他们供我们膳宿，是为了日后把我们派到检疫站去，打发到麻风病人、鼠疫病人、霍乱病人那里。否则他们就找不到人干……这种活……”

女孩大笑：

“你相信真有这事？”

“我相信，这是铁打的事实。”

“你总是朝最坏的方面想，不是吗？”

“从来如此。”

她们笑了。不过海伦·拉戈奈尔仍然不怀疑阿丽丝的

说法。

女孩问海伦·拉戈奈尔，阿丽丝关于这桩事情还说了什么。

海伦说，阿丽丝觉得这事很自然。她说不管什么地方，无论哪一方面，没有两个男人是一模一样的。有的男人的爱好非常非常特别。也有人害怕做这个事。不过尤其讨阿丽丝喜欢的，而且这类人很多，是跟她像跟别的女人一样说话的人，他们用别的女人的名字称呼她，还用她听不懂的话跟她说话。也有人跟她说起他们的老婆——这类人也不少。还有人侮辱她。另一些人跟她说，他们一生中只爱她一人。

两个女友笑了。女孩问道：

“阿丽丝有没有害怕过？”

“她会怕什么呀？……”

“怕遇上一个凶手……疯子什么的……事前你不可能知道的……”

“她没跟我说过，不过可能她还是有点害怕……在这个地段，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不是吗？”

“也许吧。白人都这么说，可是他们从来不到这儿

来，所以么……”

海伦·拉戈奈尔久久看着女孩，然后她问：

“你，你害怕那个中国人吗？”

“也就那样……有点儿……不过可能是害怕爱上他。我怕……我要到死只爱保罗一个。”

“我知道这个……像这种事情……”

海伦哭了。女孩把她搂进怀抱，跟她说了好多亲热的话。

于是海伦高兴了，她跟女孩说，她跟她讲这种事情，简直疯了……可她没细说是什么事情……

女孩已不知道自己跟海伦说了些什么。然而海伦突然害怕了，一种登峰造极的恐惧，惧怕对自己隐瞒她们相互爱恋的真实性质。是这种爱恋使她们在一起时，无论何地，都感到孤单。

通向中学的大路。早晨七点半。在西贡。市政部门的洒水车刚刚经过，街上出奇的凉爽，满城茉莉花香——香气那么浓郁，乃至有些定居不久的白人，说它“简直恶

心”。后来，一离开殖民地，他们又怀念它。

女孩来自利奥泰寄宿学校。她到中学去。

这个时刻，利奥泰街几乎没有行人。

寄宿学校惟有女孩在西贡上中学，所以只有她一个人走这条路。

这是故事的开始。

女孩自己还不知道。

然后，在她面前，左首，靠着对面的人行道——故事发生了——她突然看到渡船上那辆汽车停在那里，很长很黑，那么漂亮，也那么贵重，那么大。大得像西贡大旅馆的房间。

女孩没有马上认出来。车就停在那里，在她前面。她看着这车。然后认出来了。然后看见他，那个熟睡或死去的满洲男子。那个有这样的手，这样的脸的男子。

他假装没有看见她。

他坐在上次的位置上，后排右座。

她不需要望着他也看见他了。

司机也在原位，毫厘不爽，也转过脑袋朝女孩看。女孩慢吞吞地，像是漫不经心地横穿马路。

对于她，女孩，在城里这个地点这次“不期而遇”，始终像是他们的故事的开端。有了这个开端，他们才成为她写的那些书里的一对情侣。

她相信，她知道在那里，在这场外景里，由于他们对于彼此的欲望灵犀相通，他们才变成情人。

可能她还在犹豫该不该走这一步，或者她不知道自己已经穿过隔开他们的马路。

她先是站住不动。

她慢慢走向坐在车窗里面的他。

停步不前。

他们迅速对看，匆匆一瞥，为了看见对方，也被对方看见。

汽车停靠的方向与她的去向相反。她把手搁到车窗上。然后她把手挪开，把嘴贴住窗玻璃，吻上去，不再移开。她双目紧闭，跟电影里一样。

这就像在街上做了爱，她后来说过。

同样强烈。

中国人看着这一幕。

他也垂下眼睛。

对于一个女孩的欲望使他欲仙欲死。

如同殉道。

女孩从反方向横穿马路。

她掉头不顾，向中学走去。

她听到汽车悄无声息，在天鹅绒一般柔软、仍在夜色笼罩下的马路上离去。

以后，在彼此交谈时，他们从来不提这个欲望对他们的煎熬。

中学。

走廊里已没有学生。他们都回到教室里去了。

女孩迟到了。

她走进教室。她说："请原谅。"

教师在讲路易丝·拉贝[①]的事情。

他们与女孩相顾微笑。

教师继续讲课。他不用"绳子美人"这个外号来称呼路易丝·拉贝。首先他发表他个人对路易丝·拉贝的看法。他说他极其钦佩她，说她是过去时代罕见的人物，可惜他无缘认识她，听她朗诵自己的诗篇。

教师说，路易丝·拉贝到书店老板兼印刷商那里去交付她最近的诗集手稿时，总要让一个女友陪伴她。她不解释为什么她有这个欲望，为什么一个写诗的女人需要有另一个女人陪伴。教师说可能有人陪伴，特别是有个女人陪伴，能起到佐证的作用。教师说学生们可以发表他们各自的见解。一个男生说，这是因为路易丝·拉贝害怕走在街

① Louise Labé（1524—66），法国女诗人，也是有名的美人。她的丈夫是绳子商人，所以人称她为"绳子美人"。

上会有男人上来搭讪。一个女生说，是她害怕有人抢走她的诗集。女孩说，两个女人，路易丝·拉贝和那个陪伴她的女人，必定关系密切到那种程度，路易丝·拉贝根本想不到问自己，要不要为了诗集或其他事情带着她一起走。

一个星期四下午。几乎全体寄宿生都出去散步。

她们穿过中央大院，两人一排。所有人一律穿着寄宿学校发的白色连衣裙，足登白帆布鞋，腰系白腰带，头戴白帆布帽子。全是可以水洗的。

寄宿学校空了。寄宿生们走后，中央大院里一片寂静，像是嘈杂的人声突然彻底消失的结果。

空荡荡的寄宿学校里一个有屋顶遮盖的角落。那是两条走廊相交的地方，寄宿学校教学部的大门和教室朝向这个角落。从这个有屋顶的场所传来两个闺中密友的谈话声和一段舞曲。舞曲来自一台放在地上的留声机。是很古典的快速狐步舞，是在西班牙斗牛场上，刺下致命一剑时演奏的那个曲子。调子粗暴，节奏华丽俗艳。

她们说话不多，主要是女孩在传授一些舞蹈技巧。

她们光着脚站在走廊的石板上。她们穿着当时流行的短连衣裙，浅色棉布上印着同样浅色的图案。

她们美丽，她们忘了自己已经知道自身的美丽。

她们跳舞。她们是白种人。根据她们的要求，她们给免除了为被遗弃的混血女孩规定的散步活动——只因为她们是白人，不管她们的家庭多么贫穷。

海伦·拉戈奈尔问女孩，是谁教会她跳西班牙狐步舞的。

“我小哥哥保罗。”

“你小哥哥，他什么都教给你。”

“是的。”

说话声停下来时，回复彻底的寂静。

海伦·拉戈奈尔说她爱上保罗了。

她说她不明白为什么父母把她撇在这里。她不用功，什么也不做。她说她父母知道这事。所以他们设法摆脱她。为什么？她不知道。

“想到我在这里还要呆上三年，我无法忍受。我宁可去死。”

女孩笑了。

“从什么时候起，你无法忍受了？”

“从你遇到中国人那会儿。”

沉默。女孩纵声大笑。

“那么说，打从三天以来？”

“是的……不过这事开始得还要早，很厉害。而且不只是这事儿。还有，是我跟你撒了谎。我开始想你小哥哥……夜里……”

她们呆在凉爽的阴影里。她们跳舞。一缕阳光从一扇高窗射下，那像是牢房的窗洞，禁止男子入内的女修道院的窗户。阳光照到的角落里，有她们脱下后扔在那里的鞋子。光看到这鞋子，也足以令人迷乱。

背靠走廊的一根柱子，坐着一名穿白衣服的年轻校工，是夜里在厨房那边唱歌——唱姑娘们童年时代的印度支那歌曲的校工中的一个。他纹丝不动盯着两个少女看，完全出了神。白人姑娘为他一人跳舞，却浑然不觉他的存在。

海伦·拉戈奈尔低声对女孩说：

“你要去跟中国人做爱？”

“我想是的。”

“什么时候？”

“可能就过一会儿。”

“你很想要他？”

“很想。”

“那么是约好的？”

“没有。不过约不约是一样的。”

“你肯定他会来的？”

“是的。”

“他身上什么地方讨你喜欢？”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哭，你更喜欢以前的日子？”

“也是也不是。从假期起，我就开始想你小哥哥，爱上他了。他的皮肤，他的手……你还讲到关于他的梦。有时候我半夜里喊他。然后有一次……我本想告诉你……是这样的。”

女孩代海伦把话说完。

“……有一次你遇上了。”

“是的。我跟你说了谎。我说谎，你是知道的，你甚至不……你根本不在乎……”

沉默。女孩说：

“你有别的事要说，我知道的。”

海伦抱住女孩，双手捂住脸，说道：

“有一次我想跟那些与阿丽丝在一起的男人走。就那么一次。我本想告诉你的……”

女孩低声喊道：

“可别。他们都有梅毒。”

“染上了会死的？……”

“是的。我大哥得过，我知道的。是一个法国医生给他治好的。”

“那我该怎么办呢？……”

“你等着回法国。或者你事先不通知就回大叻。然后呆在那里。你再也不离开。”

沉默。

“我想要所有的校工。也要那个放唱片的。要老师们。要中国人。”

“真是这样的，是全身着了魔……你只想那个事。”

沉默。

她们四目相视。

女孩眼里含着泪水。她说：

“我要跟你说件事……这不能说，但是我要你知道。对于我，欲念，第一次欲念的对象是你。第一天。你刚来。那是早晨，你洗完淋浴回屋，一丝不挂……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还以为你是……”

女孩松开海伦·拉戈奈尔，她们对视。

海伦说：

“我知道这个事情的……”

“难道你不知道自己有多美？”

“我么，我不知道……不过也许……是知道的，我长得美……我母亲，她非常美。那么我也漂亮，不是很正常吗？不过人们这么说的时候，好像有别的意思……像是说我不是很聪明……从他们的表情，我看到恶意……”

女孩笑了。她把嘴贴到海伦嘴上。她们接吻。海伦低声说：

“你才是美人……为什么我，有时候我甚至不敢照镜子？”

“可能因为你太美了……美得叫你恶心……”

厨房小帮工一直在观看“法国姑娘”的舞蹈，她们正在拥抱接吻。

唱片放完了。舞跳完了。

空荡荡的寄宿学校坠入寂静，如同坠入睡眠。

然后，大门口响起汽车声。姑娘们和那个小帮工挤到窗口观看。莱昂－博来汽车就停在学校门口。看得见车上的司机。白色窗帘遮蔽着后排座位，好像这辆汽车在运送一个不该被人看见的囚犯似的。

女孩提着鞋，光脚出来，向汽车走去。司机为她打开车门。

他俩挨在一起坐着。

他们不对视。这是个艰难的时刻。最好能躲避。

司机已得到指令。他立即发动马达。他慢慢驶向中国城，那里每天挤满行人、自行车和本地居民。

他们抵达瀑布酒店。车停下来。女孩没动窝。她说她不想到这里来。中国人不问为什么。他要司机开回去。

女孩靠在中国人身上。她低声说：

“我要到你那里去。你是知道的。为什么你带我到瀑布酒店来？”

他把她迎头抱住。他说：

“我犯傻。”

她埋下脸，紧贴在他身上。她说：

“我又想要你了。你不能想象，我要你有多厉害……”

他跟她说，不应该说出来。

她答应了。永不再说。

然后他说他也想要她，同样厉害。

再次穿越中国城。

他们不去看这个城区。当他们好像在看的时候，其实他们什么也没看。

他们在无意中对视。于是他们垂下眼睛。然后就这样闭着眼睛对视，一动不动，视而不见，好像他们仍在对视

似的。

女孩说：

“我很想要你。”

他说，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像知道他想要什么一样。

他们转身面对窗外。

中国城在老电车的嘈杂声中，在旧时战争和筋疲力尽的古老军队的喧闹声中，向他们靠近。电车行驶时不断打铃。是那种刺耳的噪音，人们躲避惟恐不及。成串的堤岸孩子攀在车身上。车顶上坐着妇女，怀里抱着惊喜莫名的婴儿；踏脚板和车门的防护链上，堆着、挂着塞满家禽和水果的篮子。电车已失去电车的外形，它们浮肿，鼓鼓囊囊，成了见所未见的怪物。

突然之际，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街上的人流少了起来。

现在安静了。喧闹声依然存在，但是来自远方。人流变得稀少。妇女们不再奔跑，她们很安静。这是一条印度支那随处可见的、两侧建有联排式房屋的街道。有几个喷泉。沿街有廊棚。街上没有商店和电车。夯土地上，乡下

商贩在廊棚的阴影下休息。堤岸的嘈杂变得那么遥远，以至于这场所像是都市腹心的村庄。就在这个村庄里。在廊棚底下。

一扇门。

他推开门。

屋里黑暗。

出乎意料，屋子是简朴的。平凡。没什么陈设。

他开口。他说：

“我没添置家具。它们原来就有，我留下来了。”

她笑了。她说：

“没有家具……你看……”

他看，他低声说这倒是真的，只有床、扶手椅和桌子。

他坐进扶手椅。而她依旧站着。

她仍望着他。她微笑。她说：

“就这个样子，我喜欢这屋子……”

他们互不相看。他刚关上门，突然，他们彼此似乎都对对方失去兴趣。欲望没有浮现，它隐退了，然后猛然一

下又回来了。她望着他。他却没有看她。是她在看他。她看到他的胆怯。

女孩温柔的目光帮他克服了胆怯。是她要知道一切，要求一切，多多益善，一切，在同一瞬间生生死死。是她最接近绝望，最理解迷恋，由于她的小哥哥在有犯罪倾向的大哥的阴影下长大，每天都想死，而她，女孩，每一天，每一夜把他从绝望中解救出来。

中国人低声说话，好像这些话是他必须说的：

“也许我开始爱上你了。”

女孩的眼睛流露一丝恐惧。她保持沉默。[①]

大概是为了让自己分心，她慢慢地，无声地，在单身套间里走动，她观看这个像车站旅馆一样的带家具房间。他不知道她的心思，他看不到这些事情，而她恰巧喜欢他这个样子。他看着她走来走去，探索每个角落，他不理解

---

① 如根据本书拍摄影片，女孩的角色不应该仅是个美人而已。这对影片可能极其不利。她，女孩的魅力属于另一种性质， 是“难以招架”的，是一种野蛮的好奇心，一种缺乏教养的表现，是不知道害羞。让某个童年生活在法国的小姐来扮演，将使影片彻底垮台。更有甚者，她会使影片消失。美丽不起任何作用。美丽不观看别人，而是被人观看。——原注

这是为什么。他以为她在消磨时间，在填充令人煎熬的等待，以为这才是原因。他说：

“这屋子是我父亲送给我的。叫做单身套间。这里有钱的中国年轻人，他们养许多情妇，这是风气。”

她重复单身套间这个词。她说她知道有这个词，也不知道从哪儿知道的，可能从小说里。她止住脚步。她在他面前站定，她望着他，她问他：

“你有许多情妇？”

她突然改口用你称呼他，听来奇妙。

“这么说吧……是的……有时候。”

她的目光对准他，炯炯有神，似有幸福闪过。是的，她喜欢这个。他问：

“你喜欢我有情妇？”

她说是的。她没说为什么，她不知道怎么说。

这回答使他吃惊。她有点让他害怕。他一时难以应付。

她说她对那种男人有欲望，他们爱着一个女人，却不为这个女人所爱。她第一个欲望对象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伤心，由于失恋而萎靡不振。

中国人问：是清吗？她说不是，不是他。他说：

“听我说……我们走吧……下次再来……”

女孩没有答话。中国人站起来，走了几步，背朝着她。他说：

“你那么年轻……这叫我害怕。我怕不能……不能克制自己的激动……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转过身来面对她。他的笑容带着颤抖。她迟疑。她说她没听懂。不过她也懂了一点……说她自己也有点怕。他问：

“你什么也不懂吧？”

她说她懂一点，但是不知道他指的是不是那件事。

沉默。

“你怎么会懂的？”

“我小哥哥教的……我们很害怕大哥。所以我们小时候总在一起睡……就这样开始的……”

沉默。

“你爱小哥哥。”

女孩久久没有回答：需要谈到她生命中的秘密，这个“与众不同”的小哥哥了。

"是的。"

"胜过……世界上的一切……"

"是的。"

中国人很受感动：

"就是有点……与众不同的那一位……"

她望着他。不回答。

她的眼眶湿润了。她始终不回答。她问：

"你怎么知道的？"

"我记不清了……"

沉默。她说：

"倒也是，假如你住在沙沥，你必定知道我们家一些事情。"

"在遇见你之前，我一无所知。是在渡船以后，第二天……我的司机把你认出来了。"

"他怎么跟你说的……告诉我原话。"

"他跟我说：她是女子学校校长的女儿。她有两个哥哥。他们很穷。母亲破了产。"

他突然变得腼腆。他说不出原因。可能由于他突然意识到女孩那么年轻，这像是个粗暴、完整、不能接近、几

乎有伤风化的事实。也由于她暴烈的性格，想必来自母亲。至于她，她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他问：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正是我们家……他真这么说的，说我母亲破了产？”

“他说那段经历很可怕，说她运气太坏。”

沉默。她一言不发。她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她问：

“我们可以在这里再呆一会儿……天太热了……外面。”

他站起来，去开风扇。他又坐下来。见到她，望着她。她的目光也不离开他。她问：

“你不做事吧。”

“不做。什么也不做。”

“你从来什么也不做，从不……你从来不做任何事情……”

“从不。”

她对他微笑。她说：

“你说‘从不’跟你说‘永远’一样。”

童年时代回归：她摘下帽子。她让鞋子从脚面上滑下

来，不去捡。

他看着她。

沉默。

中国人低声说：

“真奇怪……我喜欢你……到了这种地步……”

她走到风扇底下。她因凉爽而微笑。她高兴。两个人中，谁也没意识到爱情发生了。欲望依然朦胧。

她一直走到大门对面的另一扇门边。她试图开这扇门。她转过身了面向他。从他看她的眼神，我们可以猜到他就要爱上她了，而且他没有搞错。他处于一种持续的激动状态，不管她在说话还是闭口。在这个发现屋子的过程中，有许多游戏和童趣的成分。对于他，爱情本可以从此开始。女孩令他又怕又喜。她问：

“这扇门通哪儿？”

他笑了：

“通另一条街。逃跑用的。你还以为后面有什么？”

女孩对中国人微笑。她说：

“一个花园。不是吗？……”

“不。这扇门没有用处。你更喜欢它派什么用场……”

她走回来，她拿起搁在水池边沿上的一个杯子。她说：

“一扇用来逃跑的门。”

他们对视。她说：

“我渴了。”

“门边上的冰箱里有沙滤水。”

沉默。然后她说：

“我就是喜欢这个地方。”

他问她，她怎么看这个地方。

他们相看。她先是犹豫，然后说：

“像是没人住，”她使劲看他一眼，“还有么，满屋子有你的气味。”

他望着她踱步，喝水，走回来。

她忘了他。然后想起来了。

他站起身。

他望着她。他说：

“我现在就要你。”

沉默。笑容从女孩的脸上消失。

她的脸色转白。

“来吧。”

她朝他走去。她不言不语，不再望着他。

她站着，他坐在她对面。她垂下眼睛。他从下端抄起她的连衣裙，为她脱掉。然后他拉下女孩的白棉布内裤。他把连衣裙和内裤扔到扶手椅上。他移开她的手臂，以便看她的身体。以便看她。她不看。她垂下眼睛，她听任他看。

他站起来。她依旧站在他面前。她在等待。他又坐下来。他轻轻爱抚她依然瘦弱的身体。未发育成熟的乳房，腹部。他像个瞎子那样闭着眼睛。他停下来。他把手缩回去。他睁开眼睛。压低了声音，他说：

“你不到十六岁。这怎么行呢。”

女孩不回答。他说：这事有点吓人。他不等待她的回答。他微笑，然后哭了。而她，她望着他，她在想——那表情似笑如哭——可能她将会终生爱他。

怀着某种担心，就像她是一件易碎的物品，也带着持续的粗暴，他把她抱走，放在床上。一等她被平放在床上，听凭摆布，他还是望着她，此时他重又感到害怕。他闭上眼睛，他不说话，他不想要她了。于是她采取主动

了。她闭着眼睛为他脱衣服。解开一个又一个扣子，脱下袖子。

他不帮她。他不动。与她一样闭上眼睛。

女孩。镜头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在看，看他赤裸的身体，与一张赤裸的脸同样陌生，与旅途中他搁在她身上的赤裸的手同样古怪，同样令人爱怜。她一遍又一遍看着他，而他听之任之，他让她看个够。她低声说：

“中国人挺漂亮的。”

她吻他。镜头里不只有她一个人了。他也在里面。在她身边。她闭着眼睛吻。她抓住他的双手，把它们贴在自己脸上。他在旅途中的那双手。她抓住那双手，把它们贴在她自己的身上。这时候他动弹了，他把她搂进怀抱，他在她瘦小的处女之身的上方温柔地扭动。正当他慢慢用自己的身体盖住这女孩身体，还没有接触她的肌肤的时候，镜头要离开那张床，挪到窗边，在那里，在关闭的百叶窗跟前停住。于是减弱了的市声传来，在黑暗的房间里听来十分遥远。而中国人的声音变得与他的双手一样贴近。

他说：

“我会弄疼你的。”

她说她知道。

他还说，有时候女人会叫出声音来的。说中国女人会叫的。说不过一生中只痛一次，一了百了。

他说他爱她，说他不想跟她撒谎：说这种疼痛，它以后不会再来，永远不会，说真是这样的，他可以起誓。

他叫她闭上眼睛。

说他要做了：拿下她。

闭上眼睛，我的小姑娘，他说。

她说：不，不闭眼睛。

她说其他什么她都肯做，就是不能闭眼睛。

他说要闭的，必须这样。因为要流血的。

她不知道会流血的。

她试图跳下床。

他用手阻止她抬起身。

她不再企图挣脱。

她常说她记得自己当时如何惧怕。就像她记得他的皮肤，他的温存。记得这番温存如何也带着惊恐。

她闭着眼睛感受他的温存，她感受那金黄色的肌肤，那嗓音，那怀有惧意的心脏，那悬在她身体上方、准备为她开窍的整个身躯。她成了他的孩子，那个中国男人的孩子了。他不吭气，他在哭，他怀着如此猛烈的爱情做这件事情，不由泪流满面。

女孩体内一阵疼痛。开头剧烈。然后变得可怕。然后来自相反两个方向。无可比拟。比什么也不像：正在疼痛变得无法忍受的时候，它开始远去。疼痛变了性质，现在它让人直想呻吟，想喊叫，它占据整个身体，头脑，身体与头脑的全部力量，以及思想的力量，被打倒的思想。

痛苦离开瘦小的身体，离开头脑。身体仍向外部敞开。它被跨越了，它在流血，它不再痛苦。这已经不叫痛苦，也许这就叫死去。

然后，这个痛苦离开身体，离开头脑，不知不觉离开身体的全部表面，消失在一种陌生的幸福感里。幸福来自爱而不自知。

她记得。她是最后一个还能回忆的人。她还能听见房间里的海涛声。她也记得曾经这样写过，说海涛声像中国城区的市声。她记得甚至写过这样的话，说那天大海就在情人们的房间里。她曾写下这些词：大海和另外两个词；一个是“仅此而已”，一个是“无与伦比”。

情人们的床。

他们可能睡着了。我们不知道。

市声又回来了。它是连续的，浑成的。它无远不届。

透过百叶窗，阳光投在床上。

情人们的身体上和手上，还有血渍。

女孩醒了。她看着他。他在风扇送出的凉风中安睡。

她在第一本书里说过，中国城的嘈杂声如此邻近，他们听到它在摩擦百叶窗，好像有人在房间里穿行似的。说他们就在公共的喧闹声中，像在设在室内的室外通道上被示众。如果拍成电影，或者写另一本书，她也会这么说，她永远会这么说。在本书里她还要说。

也不妨说，他们呆的那个房间始终向撞击窗板和墙壁

的外部喧闹，也向行人摩擦百叶窗的声响“敞开”。喧闹声中有笑声。有儿童的奔跑声和喊叫声。有冰淇淋、西瓜和茶水的叫卖声。然后，突然冒出一段美国音乐声，其中夹杂着新墨西哥州火车令人惊慌的吼叫声，夹杂着那首《绝望圆舞曲》的旋律，那种昔日的凄婉的柔情，以及肉体幸福过后的失落。

她常说那张脸还在她心头浮现。说她还记得那些人的名字，丛林边沿的居民点的名字和流行曲调的名字。

至于他的姓名，她忘了。你，她说。

有人把他的姓名再次告诉她。而她又给忘了。以后，她宁可在书里不提这个名字，让它永远被遗忘。

这个忧伤的场所，灾难之地，房间里枯死的植物和刷了石灰的墙壁，依然在她心头清晰浮现。

炉灶上方的帘子。床单上的血渍。始终看不见的、始终在外面窥视的城市。她记得所有这一切。

他醒了，但不动弹。他半睡半醒。他这样子像个少

年。他点燃一支香烟。

沉默。

他凑到她身边，他一言不发。她指给他看那些植物，低声说话，很低，她微笑，而他，他说她不应该在意这些植物，说它们早就死了。说他老忘了给它们浇水。说他永远想不起来的。他的声音很低，就像防范街上的人听见似的。

“你不开心。”

她微笑，做了个小小的手势：

“也许吧。”

“这是因为我们大白天做爱。到夜里就没事了。”

他望着她。她看到了。她垂下眼睛。

她也望着他。她看到他。她后退。她望着他瘦长、灵活、完美的身躯，与他的双手同样具有某种奇妙之美的身躯。她说：

“我从未见过你这么美。”

中国人盯着她看，好像她什么也没说似的。他望着她，他只顾得上做这件事，望着她，以便日后，在他自己身上，保留一些属于这个站在他面前的白人女孩的东西。

他说：

“你老有点不开心，不是吗……”

沉默。她微笑。她说：

“老有点不开心？……是的……也许……我不知道……”

“由于你小哥哥……”

“我不知道……”

“……到底什么原因？”

“什么也不是……是我自己……我就是这个样……”

“是你母亲说的吧？”

“是的。”

“她怎么说的？”

“她说：让她安安静静呆着。她就是这个样，她永远会是这个样。”

他笑了。他们不再说话。

他又爱抚她。她重又睡着了。他望着她。他望着这个来到他住所的女子，这个从天主手里滑下来的来访者，这个亚洲的白人女孩。他的同胞姐妹。他的孩子。他的爱情。他已经知道这一点了。

他望着女孩的身体，双手，脸，他去触摸。他嗅闻她的头发，她染着墨水渍的手，幼小的乳房。

她睡着。

他闭上眼睛，然后，以一种华丽的、中国式的温柔，他把自己的身体贴上白人女孩的身体，低声说他爱上她了。

她没听见。

他熄了灯。

房间被来自街上的光线照亮。[①]

单身套间。这是另一夜，另一天。

他坐在扶手椅里。他身边放着茶几。他穿一件黑绸睡袍，电影里外省大佬穿的那一种。我们看到他在看什么：

她，女孩。

她睡着。她脸朝墙，背对着他，赤条条，纤瘦，是女

---

① 比如说，如果拍电影。
影片里，房间被来自街上的光线照亮。有声响伴随画面，声响与街上的嘈杂声一样，也与散拍乐曲和圆舞曲一样，与现场保持通常的距离。镜头拍摄熟睡的情侣。通俗小说的典型场景。
也要拍摄街上路灯暗淡、凄清的光亮。——原注

孩特有的那种迷人风姿。

她醒来。

他们相望。

随着这目光，默默相望的目光，以前一直被克制的爱情降临到这间屋子里了。

他说：

“你睡着了。我洗了个淋浴。”

他去给她倒一杯水。他动情地望着她，直至流泪。

他目不转睛望着她，他望着她身上的一切。她把杯子还给他，他把它放在茶几上。他又坐下来。他继续望着她。她，可能她愿意他再说点话，但她没说出来。她一言不发。她再次让人难以猜到她到底在想什么。他说：

“你饿了吧。”

她点头：可能她饿了。是的，可能是饿了。她也闹不清。她说：

“出去吃饭太晚了。”

“有通宵营业的饭店。”

她说：

“那就随你吧。”

他们相望，然后他们避开对方的目光。

场景进展极慢。

她下床。

她去淋浴。

他过来。他帮她洗，他用本地方式给她洗，用手掌，不擦肥皂，很慢很慢。他说：

“你的皮肤跟亚洲女人一样，雨水一般柔滑。你的手腕，还有脚踝也跟她们一样细巧，这挺怪的，你能解释吗……”

她说：

“我解释不了。”

他们相对微笑。欲望重又袭来。他们停止微笑。他帮她穿上衣服。然后依旧望着她。看着她。而她，她已经占据了中国人的心。女孩，她知道这个事实。她望着他，而且她第一次发现，他与她之间始终存在另一个空间。从他们交换第一道目光起。一个无边无际，不容侵犯，起着保护作用的别处。那是以某种方式存在的遥远的中国，他童年时代的中国，为什么不是呢？它将保护他们不受任何她不知晓的事情的伤害。她还发现她，自己，也在保护他免

受各种事件的损害，如成年、死亡、夜晚的忧伤、财富带来的孤独、贫困造成的孤独，还有爱情和欲望产生的孤独。

她望着一切，她打量这场所，这间屋子，这个男人，这个情人，以及透过百叶窗看到的这个夜晚。她说天黑了。透过百叶窗，她久久望着这个人的缺位，小哥哥的缺位。他对这个共同的幸福一无所知，将永远一无所知。

她说天黑了，说天突然变冷了。

她望着他。

她感到一种无法克服的忧伤，她说当晚她要见到她小哥哥，因为他毫不知晓她遇上什么事情了，因为他孤单一人。

情人来到她身边，他把自己的身体贴上她的身体。他说他知道她此刻的感受，这种绝望，这种难受。他说这不奇怪，有时候，在夜里某一时刻，人会感到慌乱不安，说他知道人那时没着没落的。说在夜里，睡不着的时候，人人都会这样的。他说可能他们会相爱，不过现在还不知道。

然后他听任她哭泣。

然后她说她也许饿了。

她跟他一同笑了。她慢慢地说：

“我早就爱上你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他说他曾在某地听到别人跟他说同样的话——他微笑——他记不清在什么地方了。他说：可能在法国。

然后她望着他。久久地。望着他睡去的身体，他的双手，他的脸。她低声跟他说他疯了。就像跟他说她爱他一样。

他睁开眼睛。他说他也饿了。他们穿好衣服。他们出去。他带着汽车钥匙，他不唤醒司机。

汽车在空荡荡的堤岸行驶。

他们经过饭店门厅里一面落地镜子。

她照镜子。她看见自己。她看到自己戴着有黑色宽饰带的玫瑰木色男式呢帽，穿着磨平了后跟的有仿宝石玻璃装饰的黑色皮鞋，涂着过浓的口红，宛然渡船相遇时的打扮。

她望着自己——她走近自己的形象。她再走近一步。她有点认不出自己来了。她不明白发生过什么事情。几年以后她才明白：她已经有了终生不离开她的憔悴面容。

中国人停下来。他抱住女孩，他望着她。他说：

“你累了……”

“不……不是累……我老了。望着我。”

他笑了。然后他变得认真。然后他捧住她的脸，挨得很近望着她。他说：

“真的……一夜工夫。”

他闭上眼睛。可能由于幸福。

从饭店深处传来中国铙钹震耳欲聋的响声，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想象。中国人要求侍者把他们安顿在另一个房间里。

人家带他们去一间为不习惯喧闹的客人准备的雅座。在那里，乐声减弱多了。桌子上铺着桌布。有许多欧洲顾客，是法国人和英国旅游者。菜单是用法文印的。侍者用中文高声报菜名，给厨子听。

中国人点了烤鸭皮蘸酱。女孩要一份凉的浓汤。她会

说中国餐厅里使用的中国话，不比堤岸的越南人逊色。

她突然挨着中国人的脸笑起来。她爱抚他的脸。她说：

“幸福这事儿挺古怪的，它来得突然，跟发怒一样。”

他们进餐。她狼吞虎咽。中国人说：

“说来也怪，你叫人想把你带走……”

“带到哪儿？”

“中国。”

她微笑，做了个鬼脸。

“中国人……我不太喜欢中国人……你知道这个吗？……”

“知道的。”

她说她想知道他父亲怎么会有那么多钱，用什么方式得到的。他说他父亲从不谈钱，无论对妻子还是儿子。不过他知道他怎样起家的。

“一开始是建造联排式住房。他盖了三百套。堤岸几条街都属于他。”

“你的单身套间，就是这个……”

“是的。当然了。”

她望着他。她笑了。他也笑了。必定是出于幸福。

“你是独生子？”

“不是的。不过我是惟一的财产继承人。因为我是我父亲第一个妻子生的。”

她不太明白。他说他永远不会为她解释，因为这不值当。

“你从中国哪里来的？”

“从满洲，我跟你说过。”

“是在北方吧？”

“北方很远很远。那里下雪。”

“戈壁滩离满洲不远吧。”

“我不知道。可能不远吧。想必这是另一个地名。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后，我们离开了满洲。我们卖掉了所有的土地和我母亲的全部珠宝。我们到南方去。我记得，我那时候才五岁。我母亲，她哭啊，叫啊，她躺倒在路上，她不愿意再往前走，她说没了那些珠宝，她还不如死了的好……”

中国人对女孩微笑。

“我父亲，他是经商的天才。不过他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想到建造联排式住房的，我还是不知道。在出点子方面，他也是天才。”

女孩笑了。他不问她为什么笑。

她问：

“你父亲，后来他把你母亲的珠宝买回来了？”

“是的。”

“那都是些什么……”

“玉件、钻石、黄金。中国有钱人家小姐的陪嫁，差不多全是这类东西。我不太清楚……不过也有翡翠。”

她笑了。他说：

“这有什么好笑的？”

“是你谈到中国时那种口气。”

他们相看。他们第一次相对微笑。笑了很长时间。他不再害怕。

我们还不认识，中国人说。

他们依旧相对微笑。他说：

“真的……我不能完全相信你就在我面前。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你说到联排式住房……”

“联排式住房，它像是非洲的陋屋，村子里的茅屋。它比一所房子要便宜多了。而且它以固定价格出租。它让人心里塌实。印度支那居民偏爱它，尤其是从乡下来的人。住这种房子，他们永远不感到被抛弃，永不孤单。他们在户外的廊棚里起居……不应该破坏穷人的生活习惯。有一半居民睡在廊棚里。刮季风的时候，那里很凉爽，舒服极了。”

“真的，在户外睡觉就像梦一样美好。大家住在一起，同时又彼此分开，这也像个美梦。”

她望着他。她笑了。他们一直在笑。他变回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他很幸福，一种既快活又庄重的幸福，过于强烈和脆弱。他们用餐。他们喝米酒。他说：

“我很高兴你欣赏联排式住房。”

如果拍电影，在中国人讲述中国历史的时候，摄影机应该对准女孩。他可能讲这段历史“上了瘾”。在他过度的叙述中有一种讨女孩喜欢的癫狂成分。他说，他问：

“中国有好几百年对外封闭，你知道吗？”

不，她不知道，她说中国的事情她知道很少。她说她知道一些山脉和河流的名字，但是其他事情，一概不知。

他不可避免要讲起中国。

他说，是在一八四二年，英国人迫使中国第一次开放口岸。他问：

"你知道这个？"

她不知道。一概不知，她说，一无所知。他继续讲：

"事情是从鸦片战争结束开始的。一八九四年英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发生战争，结果是瓜分了中国，驱逐了满洲王公。第一个共和国是一九一一年宣布建立的。一九一二年皇帝退位。他变成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一九一六年他死后，开始一个混乱时期，以国民党取得政权和蒋介石的胜利告终。蒋是孙中山的精神继承人，他领导当今的中国。蒋介石正在与中国共产党人斗争，你知道这个吗？"[①]

知道一点，她说。她倾听他说话的声音，那是被中国说出来的另一种法语，她感到妙不可言。他继续说：

"是在另一次战争，我记不清哪一次战争后，中国人

---

① 这段中国现代史错误百出，读者不必认真。

明白世界上不是只有他们。除了日本，他们曾以为天下只有他们，普天之下只有中国。我忘了跟你说，几百年来中国的皇帝都是满洲人。直到最后一个。这以后，只有领导人。”

“你从哪儿知道这一切的？”

“是我父亲告诉我的。也在巴黎，我查过词典。”

她对他微笑。她说：

“我很喜欢你讲起中国的时候说的那种法语……”

“我一讲起中国就忘了法语，我想快点讲完，我怕烦人。我不能在这个国家讲满洲，因为这里，印度支那的中国人，都是从云南来的。”

账单送上来了。

女孩看着他付账。他说：

“你回寄宿学校要迟到了。”

“我想什么时候回去都可以。”

中国人惊讶，但不作表示。女孩的无拘无束突然令他不安。当他对女孩微笑时，眼睛里流露一种强烈的、新生的痛苦。

她默默望着他。她说：

“你无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不知道自己无奈了。我知道你感到无奈。”

“对什么无奈？”

“对钱。我家也为了钱而无奈。对你父亲和对我母亲，是一样的。”

她问他夜里做什么。他说他跟司机一起到小河边上去喝米酒。他们边喝边聊。有时候他们要到太阳出来才回去。

他们谈什么呢？她问。他说：谈人生。他补充说：我呀，我什么都跟司机说。

“你和我的事也说？”

“是的，连我父亲的财产也说。”

利奥泰寄宿学校，夜里。

院子里没有人。食堂那边，年轻校工们在玩纸牌。其中有个人在唱歌。女孩停住脚步，她谛听这歌声，她熟悉

越南歌。她听了片刻。她认出每一首歌。那个跳快速狐步舞的校工穿过院子，他们相互招呼，微笑，说：你好。

由于天热，宿舍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姑娘们关在窗后白色蚊帐的笼子里。我们难以辨认她们。在过道里蓝色守夜灯的光亮下，她们显得面无血色，一副病危的神情。

海伦·拉戈奈尔低声问她干什么去了，她说："跟中国人一起。"她问中国人是做什么的。女孩说他二十七岁。说他长得清瘦。就像他小时候得过病似的。不过不严重。说他什么事也不做。说他万一没有钱，这就很可怕，他无力养活自己，会饿死的……不过他自己没有意识到。

海伦·拉戈奈尔问他是否漂亮。女孩迟疑。女孩说他漂亮。非常，非常漂亮吗？海伦问。是的。皮肤柔软，金黄色的，还有双手，一切。她说他全身都漂亮。

"他的身体有多漂亮？"

"就像几年以后保罗的身体那么漂亮。"

这是女孩的想法。

海伦说，可能因为他抽鸦片，才没有力气。

"也许吧。幸亏他非常有钱，他不工作，从不。也因为他有钱，才没有力气。除了恋爱，抽鸦片，玩牌，他什

么也不做。他是百万富翁兼流氓……你明白……”

女孩望着海伦·拉戈奈尔。她说：

“事情真怪，我要他，正因为他是这个样子。”

海伦说女孩谈到他时，她，海伦，也想要他了，跟她一样。

“当你说起他，我也想要他了，也是那样。”

“你想得很厉害？”

“是的。跟你一起，一起要他。”

她们拥抱。她们无所顾忌，乃至哭出声来，乃至年轻校工们停止唱歌，朝宿舍楼梯走过来。

海伦说：

“我最想要的是他。是他。你知道的。是你要求的。”

“是的，我一直要求你。”

“你感到痛吗？”

“很痛。”

沉默。海伦问：

“痛到这种程度……任何别的疼痛都不能相比，对吗？”

“不能相比。不过很快就过去了。”

沉默。

“你现在可是失身了。”

“是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她笑了，“无可挽回。”

“失身给白人也是一样的。”

“是的。一样的。”

沉默。海伦·拉戈奈尔悄悄流泪。女孩没有看到。海伦含泪说：

“你以为，我能忍受一个中国人吗？”

“既然你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那就是说不能。”

于是海伦叫女孩不要介意她说的话，说她只是一时激动。

她问女孩是怎么忍受的。女孩回答说：

“照你看，我凭什么？”

“照我看，我认为是因为你穷。”

女孩说：也许吧。她受到感动，笑了。她说：

“我很希望你也遇上这种事。很希望。最好跟一个中国人。”

海伦，起了戒心，不回答。

年轻校工们一直在院子尽头，食堂那边唱歌。她们谛听越南语的歌。可能她们也用越南语跟着哼起来。[①]

第二天早晨。

海伦·拉戈奈尔说，人们听到的吵闹声原来是市政部门的洒水车。海伦·拉戈奈尔说，人们闻到的香味，原来是洒过水的街道的气味，它一直钻进寄宿学校的宿舍。

她叫醒其他姑娘，她们叫她别捣乱。

海伦说下去。她说那气味很新鲜，也是湄公河的气味。说这家寄宿学校，到了会变得跟她们出生的房子一样。

发布这个宣言之后，海伦唱起歌来。这几天，海伦·拉戈奈尔像是感到幸福，像是在听沙沥的女孩谈到中国人时，也爱上他了。

---

① 如果拍电影，此一细节将在女孩每次夜归时重复出现。这是为了渲染影片缺乏的那种日常生活情调，不过在上课、睡觉、洗淋浴和吃饭时，不必出现歌声。——原注

女孩走在利奥泰街上。慢慢地。街上空无一人。她走到中学门前。她停住。望着空无一人的大街。全体中学生都返校了。外面没有孩子。能听到校内一个院子里，课间休息的喧闹声。

女孩呆在走廊外面，一根柱子背后。

她不在等中国人。是另一回事：她要等到课间休息结束才进去。铃声突然响了。她进去，慢慢走到走廊上学生们等候老师来临的地方。

老师来了。

学生们进去。

老师对沙沥女子学校女校长的孩子微笑。

中学的走廊，空无一人。

阳光铺满走廊的地面，一直照到墙上某个高度。

下午放学钟敲响时，镜头重又对准空无一人的走廊。

阳光已从走廊地面上消失。

我们看到女孩的背影步出中学的走廊。

在她面前，校门缩进去的地方，停着中国人的利穆新车。只有司机在车里。看到女孩，他就下车为她开门。她明白了。她不提任何问题。她知道了。她被司机带去见她的情人。交付给他。这对她合适。

整个路上，镜头始终停在女孩身上。那天晚上她望着车外却视而不见。

汽车穿越城区。经过两三个标志性建筑：沙奈尔剧院，大教堂，伊甸电影院，白人光顾的中国餐厅，大陆酒店——世界上最漂亮的旅馆。还有这条河，它永远令人心醉，不论白天黑夜，不管它是空荡荡的还是满载帆船、呼喊声、歌声笑语，还是有成群海鸟从灯心草平原溯河而上，飞临它的上空。

中国人不等她敲门就打开房门。他穿着那件黑色睡袍。他们各自呆在原地。他拿起她的书包，把它扔在地上。他脱去她的衣服，在地板上与她平排躺下。然后他等待。等待。继续等。低声说：

“等着。”

他进入女孩体内的黑夜。停留在那里。因疯狂的欲念而呻吟，静止不动，低声说：

“再等会儿……等着。”

她变成属于他的物体，侍候他一个人的秘密娼妓。没有别的称呼。作为物体交付出去，由于他而成为物体，被强暴。被他一人占有，使用，插入。突然成为陌生东西，一个除了属于他，再没有其他身份的女孩，成为他一人独享的财产，而且找不到词来为这种感觉命名，就像是为他而被劈开，消溶在一种同样新生的混沌状态中，那种从开天辟地以来被误用另一个词——卑污——来命名的状态。

我们在事后见到他们躺在地板原来的位置上。他们变成那本书里的情人。

床空着。一双情人一直躺着。风扇在他们头顶上旋转。他闭着眼睛。他寻找女孩的手。他找到了，把它捏在自己手里。他说：

“昨天晚上我去了一家妓院，为了再做一次爱……和

你……我做不成……我走了。”

沉默。她说：

“假如警察找到我们……”她笑了，“我可是未成年人……”

“我可能会关押两三天……我不太清楚。我父亲会出钱的，没那么严重。”

堤岸的街道。路灯在暮色中点亮。天空已经呈现夜晚的蓝色，人们可以仰望它而不感到刺眼。

在大地的边缘，太阳即将死去。

它死了。

单身套间里。

夜幕降临。天色越来越蓝，越亮。女孩离中国人远远的，靠近喷水龙头，平躺在水池清凉的水里。她讲述自己的经历。中国人远远听着，心不在焉。他走神了，他陷入由爱这个女孩而生的痛苦。他不甚了然她讲的事情。而她整个身心都投入自己在讲的故事。她说她常讲这个故事，

不在乎别人听不听：即便他不在听，也无所谓。

“你没在听也无所谓。你睡着了也不要紧。我讲这个故事，是为了以后把它写下来。我禁不住要讲。有一天我要写这个：我母亲的故事[①]。写她怎样被宰割。怎样过了许多年后才相信，人们可以抢走某人的全部积蓄，然后永远不再见她，把她赶走，说她疯了，说没人认识她，嘲笑她，让别人相信她在印度支那丢了魂。我还要说出来，别人果真相信了，跟着也耻于跟她来往。我们家好多年没有白人来做客。白人啊，他们为我们感到羞耻。我母亲，她只剩下几个朋友。一下子，家里成了沙漠。”

沉默。

中国人：

“是这件事，才使你想写这本书……”

女孩：

“不完全是。这不是由于我母亲的失败。是我有个想法：地籍管理处的人不会统统死光，总有几个人还将活着，我要他们读到这本书羞愧而死。我母亲常说：‘我清

---

① 她做到了：她写了《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原注

清楚楚记得那一天，第一天，我曾以为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我把毕生积蓄装在一个小口袋里，我记得，我把那个袋子交给地籍管理处的办事员。我跟他们说谢谢。谢谢他们卖给我这块山海之间的宝地。’

“后来，海水第一次淹没这块土地之后，他们说他们从未在贡布的地籍登记册上见到这个地块，她也从未申请过租让，从未。每当讲到这里，母亲就号啕大哭，她说她知道要哭上一生一世，然后她请孩子们原谅，说她对付不了殖民地这帮白人败类的无耻行径。她说：‘再后来，他们给柬埔寨总督打报告，说我疯了，必须把我遣送回法国。’后来，她没气死，而是重抱希望。她又希望了三年。对这一点，我们，她的孩子们，无法理解。我们竟然也相信母亲疯了，不过从未跟她明说。为了加固堤坝，她又开始购买红树圆木。她借了债。她还购买石料，加固秧田边上的土坡。”

直到讲到这个地方，女孩始终哭个不停。

然后海水又升上来了。

然后她放弃了。

这事情可能延续了四年，记不清究竟有多长时间。然

后也就完了：事情结束了。她放弃了。她说：结束了。她说她要放弃了。然后她做到了。她离开了。

海潮侵占稻田，堤坝被冲垮卷走。

她把高地上的稻田，外带那所房子和家具，都给了仆人。

女孩微笑。她表示不好意思。阻止自己流泪，但做不到。她哭泣。

“我还不能习惯我母亲这种生活。我永远不能。”

中国人开始倾听女孩讲述的一切。他让她独自一人，隔得远远的。而她本人，他把她忘了。

他倾听母亲的故事。

沉默。女孩接着说：

“每年假期，我们四个，清、我母亲、保罗和我，还到那边去一两次。要开车走一夜。早晨抵达。我们以为可以留下来，其实不行，当天晚上我们就得离开。现在我母亲平静了。事情结束了。她恢复以前的样子。除了她不再要求什么。她说她的孩子们忍受了这些事情，都是好样

的。忍受了她的疯狂。她说她不再等待什么。除了死亡。”

女孩沉默了。她强忍着泪水。可她依然在哭[①]。

母亲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说这就是人生。

中国人说：

“你呢，你也这么想。”

“不。我只以为对于我母亲是这样的。对于穷人，我相信完全是这样的，但并非对于所有人。”

“对于清，你也这么认为。”

“不。对于清，我以为事情相反。”

“什么是相反？”

“我还不知道。只有清将会知道。他还不知道自己将会知道，他还说不出来，但是有一天他会说出来，而且这么想。”

女孩确信如此。

---

① 她一辈子，甚至在她暮年，都为他们母亲遭受的冤屈而伤心。一文钱也没有归还给她。从未有人对法国地籍管理处的骗子们表示过谴责。——原注

中国人问她，最后一场暴风雨之后，她是否去看过稻田。

她说去过，保罗、清和她去过。田里有那么多泡沫，他们什么都认不出来了。那地方变成泡沫的深渊。直到海边的红树林，乃至山上，还有森林里的巨树上，都挂着一串一串的泡沫。

沉默。然后女孩说：

“今天我没到学校去。我宁可跟你在一起。昨天我也没去上学。我喜欢跟你在一起说说话。”

中国人站着。

他在一把扶手椅上坐下。

他不再朝她看。

突然从联排住房的廊棚传来美国音乐声：“公爵”埃林顿的爵士乐曲。然后是来自别处的那首《绝望圆舞曲》，有人在远处用钢琴演奏的——那首圆舞曲将是影片结尾的乐曲。就这样，返回法国虽然是遥远的事情，却已经进入这对情人的房间，也进入本书。

女孩和中国人谛听圆舞曲。女孩说：

“他总在同一时间弹琴……想必在下班回来的时候……”

“我想也是。他是几星期前住进来的。我猜是个混血儿。”

“老是同一个曲调，像在电影里音乐再次出现……而且变得伤感那样。”

中国人询问清的出身。

她说是有天晚上，母亲和孩子们从胡椒园回来，在暹罗和柬埔寨边境的高山上找到他的。

他们相视。他们细听。她坐到他身旁。中国人说：

“我要把这几张唱片买回来，好在你回法国以后听。”

“好的。”

中国人捂住脸，低声说：

“好在你死后听……生离死别是一样的。”

“好的。”

他们不说话。

她依偎在他身上。

她什么也不要求。

她说：

“我们真的要永远分开了。我们以前想不到会有这一天，你说是吗？”

“不是的。你总有一天要回法国的——我受不了这个。我总有一天要结婚。我受不了，但是我知道我会结婚的。”

女孩沉默。她好像为他羞愧。

中国人说：

“过来。看着我。”

他把她的脸扳转来，迫使她看着他。

“你们什么时候回法国？马上告诉我日期。”

“学年结束前。考试过后，不过这还没有定。我母亲，她舍不得离开殖民地。每次假期她都以为自己要离开了，然后她还是没走。她说时间一长，她跟保罗和我一样，变成本地人了。说有许多居民都跟她一样。”

“不过今年她要走了……你是知道的。”

“今年，因为她已申请遣送她的大儿子回国，她会休一个月假去探望他。离了他，她活不成，她根本活不下去……”

沉默。中国人说：

“我一辈子都会呆在这个地方：沙沥。即便我出门旅行，我总要回到这里。因为财产在这里。我不可能离开。除非打仗。”

女孩望着他。她不理解。他说：

“我跟一位满洲姑娘订婚好多年了。”

女孩微笑。她说她知道这个事。

“我早知道了。清告诉我的。谁都知道这事，丫头们到处传播主人家的故事。”

沉默。女孩说：

“你的那些个中国故事，我可是百听不厌……”

她抓住他的双手，贴在自己脸上，然后吻上去。她要他讲故事。

中国人目不转睛望着她，这个白人小女孩，他为她讲述一个中华帝国的故事。

“两家的父母从小就为我们订了亲。那一年我十七岁。她七岁。在中国总是这样做的，为了保全家族的财产，双方家庭应该门当户对……这是根深蒂固的习俗，谁也不能违背。”

他看着她。

“你听烦了。”

“没有。”

“结婚后马上生儿育女。负担责任。养情妇。很快，人们再也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即便不太有钱，也有情妇。做妻子的都知道。她们这样宽慰自己：男人在外面有了女人，最后总要回家的。”

“不光是在中国……”

“不对。只有在中国，这成了规矩。”

“你要和那个未婚妻结婚。”

“是的。”他哭着说，“不是和你。永远不会和你。永不。下一辈子也不行。”

她的泪水流在他的手心里。因为看到他哭，她也哭了。

“假如我们不是这样认识的，假如我是个有钱的中国女人，事情也会是这样的。那时候，可能还是一样的……”

他望着她。他不回答。他说：

“可能还是一样的，我还不知道。到我身边来。”

她来到床上，在他身边平躺下来。她摸他的额头。她说：

“好烫啊。”

他用全身力量望着她。他说：

“跟你讲这些事情，使我很激动……是这个原因。”

他用双手分开女孩脸上的头发，以便看个清楚。她说：

“我真希望我们结婚。希望我们是有情人成了眷属。”

“为了折磨自己。”

她不再笑了。

她哭了。同时她说，幸福本该如此：

“是的，为了这个，为了尽可能折磨自己。然后再来一遍。”

沉默。她说：

“沙沥的丫头们那么饶舌，你妻子很快就会知道我们的事情。她会痛苦的。可能她已经知道了。正因为我使你们痛苦，你们也该结婚了。”

“是的。”

他说：

“双方家庭都等待第一个孩子，继承人……从第一夜起……我很怕这个事……怕我不行。”

她不回答。她说：

“然后你们就去漫游世界。”

“是的。是这样的。到那时候，你还在回法国的船上。”

沉默。她问：

“那时候船在什么地方？”

“在印度洋上。科伦坡的海面上。”

“为什么在那儿？”

“我随便一说。”

沉默。然后中国人说：

“我们到龙海去吧。我在法国房子租了一个房间。”

“什么时候去？”

“随你的意。今天晚上。今天夜里。”

“那么学校呢？”

中国人忽然改口称您：

“这不要紧。就是以前，您也不是每天上学。您经常

到动物园去。我打听过。”

女孩稍稍后退。她害怕。她问，那声音是低声喊出来的：

“可是，为什么要到那里，到龙海去？”

中国人使劲盯着她看，接着他想到会失去她，感到无法忍受，遂闭上眼睛。他说：

“我开始因为与你别离而痛苦。我快疯了……我不能离开你，这不可能，可是我会这么做，我知道。”

他不再望着她。他闭着眼睛抚摩她的头发。她更加后退，她站起来，走向另一扇门。他问：

“为什么你不喜欢龙海？”

“我跟家里人去过，有一次我可是吓着了……有老虎，在龙海，它们夜里出来洗澡，另一次，在早晨，跟小哥哥一起，我见到一头老虎刚才留下的脚印，是头小老虎，可毕竟也是老虎……我们赶紧逃走……吓死人了。再说，海滩上一片荒凉，什么也没有，没有村庄，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只有几个疯子，几个乞丐，他们到庙里去乞讨……”

女孩闭上眼睛。她脸无血色。中国人走到她身边。

"你最害怕什么，老虎还是人？"

她说，她喊叫：

"怕人。怕你。你，中国人。"

他久久沉默。突然她认不出他来了。他问：

"这些人从哪里来的？"

"从安南。从亚隆湾的岛上。从海岸上。许多人来自那个苦役监狱，你知道的……保罗·孔多尔。还有一些神经错乱的、疯疯癫癫的，他们是路过的。也有女人，从村子里赶出来的。寺庙里给他们热米饭和茶水。有时候，这些人会宰杀一条野狗，就在海滩上把它烤熟，那臭味方圆几百里都能闻到。"

"这些地方，也是中国人入侵的道路。"

"可能吧。这事情我不了解。我以为中国人是从云南那边的山上过来的。"

她说所有这些人里，最叫她害怕的是女人。因为她们又哭又笑。

"她们从哪里来的？"

女孩不太知道。于是她就编造了。信口开河。她说这些女人来自印度，从海上过来的……她们藏在帆船里……

她们完全丧失了理智，整个儿疯了，由于过度害怕，由于子女饿死，由于烈日，森林，黑压压成群的蚊子，还有疯狗和老虎。中国人说，在沙沥和永隆之间有一个这样的女丐，她每天夜里边哭边笑，长篇大论地说话，还唱歌。她叫人害怕。

女孩说她认识这个女丐，沙沥和永隆之间谁都知道她，她是从老挝来的，她唱的是老挝的摇篮曲。

他笑了，他说：

“你在编……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

女孩害怕了。她在撒谎吗？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撒谎。她说：

“好像是从安娜-玛丽·斯特雷特那里听来的。她懂老挝语，她是从老挝来的，她听出歌里的老挝语。有一次她跟母亲说起过……在俱乐部里……就是这样的。”

女孩唱起恒河女丐夜里，在居民点大街上唱的第一段歌。她说：

“你瞧……我记得这首摇篮曲……”

他说这不说明任何问题。他笑了。他问：

“这些个关于龙海的事情，是谁跟你讲的？”

"我母亲和阿杜，还有清。打从……一直这么讲的。"

"他们为什么跟你讲这些？"

"为了引起我的兴趣，你为什么要……"

"你母亲不上俱乐部，因为你大哥让她丢尽脸面。至于斯特雷特夫人，你母亲和你都不认识她……你想到什么说什么……"

女孩突然喊叫：

"谁都能见到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夫人。每天晚上她和自己的女儿们呆在平台上……你以为斯特雷特夫人是什么人？……首先，谁都知道她在老挝，在万象，和那个年轻人的风流事，这事情登了报……"

中国人听她说。他爱慕她。女孩讲下去：

"就说我吧，有一天，我在永隆神甫的拉丁文课上见过她。神甫给法国孩子教授拉丁文，她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来上课。她问神甫我是谁。神甫说：'法国女子学校校长的女儿。'她冲我一笑。她跟神甫说我的眼神古怪。我听见了。我跟母亲说了。第二天母亲领我去看桑比克大夫，想知道我会不会变成斜视。大夫要她放心，我根本没问

题……”

“拉丁文呢，你学会了？”

“学了一点。后来扔了。”

沉默。

“从来没有人给你提亲？西贡时兴这个……”

“有过。先是我母亲马上应允了，然后是我大哭，于是母亲就谢绝了，这事情闹大了……最后一次，是位法国邮船公司的先生，他少说也有三十五岁，三十八岁……他挣钱很多。我母亲，她差一点就答应了，但是我不同意，我说他太胖……脸色红得吓人……你明白……”

沉默。然后中国人问：

“刚才你害怕了。”

“是的。你也害怕。”

“是的。”

“真要去了龙海，你会把我杀了，怎样杀？”

“像个中国人那样。死亡外加残忍。”

他走到那扇门口去。她好像筋疲力尽。他把她抱到床上。她闭上眼睛想睡觉，她睡不着。他把她搂在怀里。他

跟她说中国话。每次他说中国话，都惹她笑。

“用中国话给我唱个歌吧。”

他用中国话唱歌。然后他哭起来。不知道什么缘故，她也跟着哭。

他们不再对视。然后她求他。于是他移到她身上，动作之温存为她前所未见。然后他停下来，纹丝不动。欲望使他们呻吟不已。她闭上眼睛。她说：

“要了我吧。”

中国人低声要求她：

“你一知道动身的日期，就告诉我。”

“不。”

她再次求他。他进入她体内。

她转过身子，依偎在他怀里。他把她抱紧。他说她是他的孩子，他的姐妹，他的爱人。他们不再含笑相视。他熄了灯。她说：

“在龙海你会怎样杀了我？再说一遍。”

“像个中国人那样。死亡外加残忍。”

她学舌也说了后一句，字正腔圆像在朗诵诗。

中学——走廊里尽是学生。女孩靠着走廊的一根柱子在等候。她面朝外，孤零零的。

学监走过，碰了一下她的肩膀。他说：

“我有话跟您说。”

她跟随学监走进他的办公室。

“是这样的。当然，学生们的母亲不许她们跟您有任何交往。您知道……”

女孩笑了。她知道。

“不过还有更严重的。学生的母亲们提醒利奥泰寄宿学校的女校长，说您不是每晚归校。”学监有点愠怒，“可她们又是怎么知道的……神秘得很……西贡学生的母亲们有个侦探网，您被包围了。”他一笑，“她们要求自己的女儿不跟外人来往。她们说——您听好了——‘这个小婊子为什么准备高中毕业会考？这号贱货读完小学就足够了’……”

沉默。她问：

“您是为我母亲好，才提醒我的。”

“是的。您知道我敬重她。（停顿。）照您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您和我，我们可以继续下去。您继续提醒我，我照旧不回利奥泰……我不知道……您说该怎么办？”

沉默。

“我也不知道。”

学监说：

“利奥泰的女校长告诉您母亲了……”

“是的。我母亲完全不在乎我们的名誉……我们这个家庭与众不同。”

“您母亲，她要子女做什么样的人？”

“要他们有个归宿。好让她死而无憾。其实她不知道自己要的就是这个。”

学监继续扮演他的角色。

“在中学您也旷课，不过这事归我管。”

“这我知道。”

学监友善地望着她。

“我们，我们是朋友……”

女孩微微一笑，对这一点，她不如他那么确信。

“真的吗？”

学监确认：

“真的。”

她微笑。

沉默。

“这是您在印度支那的最后一年……”

“是的……可能只剩下最后几个星期了……即便校长要求我退学，那也无所谓。不过我知道他不会要求的。”

“他绝对不会的。”

学监冲女孩一笑。

“我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教师同仁将从白人的愚蠢行径中拯救印度支那。’这是您母亲有一天对我说的话。我一直没有忘记。”

少女有点心不在焉，整个谈话过程中，她对受到的冒犯漠然处之。她说：

“我以为，现在，这一切对我母亲都无所谓了。她已申请遣送长子回国，现在，此外任何事情对她都无关紧要。”

学监不知道这个事。

“敢情，她终于走这一步了……”

“是的。”

“这很可惜……一个那么可爱的男孩子……皮埃尔……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您知道……”

她是知道的，是的。女孩的眼眶湿了。他看到了：

“他对您和您小哥哥太凶了。”

上课铃响了。学监和少女一起走出办公室。她问：

“您在东京[①]就认识我母亲……”

他惊讶，因为她从不说起自己的家庭。

“是的。那时候您还没有出生。”

“那时候她是什么样子，我一点也不知道。”

他惊讶，然后客客气气地回答：

“绿眼睛。黑头发。漂亮。很快活，嘻嘻哈哈的，很吸引人。完美无缺。”

“也许过于完美……”

“也许吧……”

“那我父亲呢？”

---

① Tonkin，法国统治印度支那时期对越南北部的称呼。

“他爱她到了发疯的地步。此外，他是位……出色的教员。”

女孩知道母亲的经历。母亲常跟她提起的。她说：

“我想，她跟他在一起还是幸福的。”

“她必定曾经是幸福的。大家都以为她的生活很美满。可是人事无常。”他转过脸来对着女孩，重复说：无常。

“真是这样的。我本想跟您说……人生在世，只管继续做您想做的事情，不必理睬任何劝告。”

她笑了。她说：

“连您的劝告也不听？……”

他和她一起笑了。他说：

“连我的也不听。”

单身套间。

中国人说：

“我今晚要到沙沥去，必须去，两天后回来。过会儿司机会来送饭。我走以前，先把你送回寄宿学校。”

他们一起冲澡。她跟他说，中学里谁也不搭理她。她笑了：

“由于你，中学里没人再跟我说话。”

“这是你自己多心。”

“不是的。有的学生的母亲告了状。”

他随着她笑。他问这帮人害怕什么。

她说：

“怕梅毒。怕瘟疫。怕疥疮。怕霍乱。怕中国人。”

“为什么怕中国人？”

“中国人没有被殖民化，他们在这里像他们在美国一样，到处流动。人家抓不住他们，没法叫他们归顺。人家不甘心啊。”

中国人一笑。她跟他一起笑，望着他，这个明显的事实令她佩服不已：

“真是这样的。这也不要紧。不要紧。”

沉默。

“今晚我回寄宿学校……他们也告到我母亲那里去了……”

司机端来托盘，放到桌子上。有烤肉和浓汤。他们进

餐。他们说话。交谈。相看。

中国人微笑：

“我们累了。累得愉快。”

“是的。我们也饿了，当时还不觉得。”

“说话也很愉快。”

“是的。你有时候也跟别人说话？”

他孩子气地微笑。她望着他。她说她永远不会忘记他。他说：

“我常跟我母亲说话。”

“说什么？”

“说人生。”

他们笑了。

她望着他。她问：

“你像她吗？……”

“有人这么说，我不知道。我母亲，她在美国上过大学，我没跟你说过……她学法律。想当律师。”

“你父亲，他不同意……”

“确实如此……后来她自己也不想了，她要整天跟他呆在一起。他们结婚后周游世界。”

沉默。

女孩出神了。她说：

“你母亲还在的话，可能会喜欢我的。”

中国人微笑。

“可能吧。她嫉妒心重，不过可能……”

“你有时候想她。”

“我天天想她。”

“她什么时候故世的？”

“十年前，那一年我十七岁。她死于瘟疫，两天内就没了，就在这里，沙沥。”

他连哭带笑。他说：

“你瞧……我没有伤心而死。”

她跟他一起哭。他说他母亲也挺逗的，总是乐呵呵的。

利奥泰寄宿学校的院子里，海伦·拉戈奈尔在等候她的女友。她总是面朝大门，平躺在院子阴暗部分的同一条长凳上。

“你到哪里去了……”

“跟他在一起。”

沉默。海伦·拉戈奈尔惴惴不安。她总害怕被抛弃。她仍有余悸。她解开女孩的辫子。她嗅闻她的头发。她说：

“你也没到中学去……”

“我们一直呆在单身套间里。”

沉默。海伦·拉戈奈尔幸灾乐祸地说：

“总有一天你要倒霉的……你将被中学，被寄宿学校开除……哪里也不要你。”

女孩说，想到有一天可能出这种事，她感到幸福。

“那么，我呢？”

“你……绝不，”女孩说，“我绝不会把你忘了……”

海伦·拉戈奈尔说他们来过电话。说这是意料之中的：

“他们要我转告你，你必须去见常务舍监。说事情紧急。舍监是个中国混血儿。她很和善，岁数跟我们一样。”

女孩去见年轻的舍监。

舍监笑脸相迎，她年轻。女孩说：

“您想见我。”

“是的……您知道我为什么……通过海伦……我们不得不通知您母亲……因为中学那边来过电话……是学监……”

女孩不感到奇怪。她笑了。她说她没有想到。她说：

“用不着通知我母亲，她知道一切，她不在乎。她必定都忘了……她表面上守规矩，其实是假的……我母亲，她全不在乎……我看她像个女王，您瞧……一个女王……没有领土……她是……怎么说来着……贫困……和疯狂之国的女王，您瞧……”

年轻舍监看到女孩不知道自己在流泪。她说：

“我知道您母亲的遭遇。您是对的。她也是个伟大的教师……她在印度支那很受爱戴，因为她对自己的职业怀有激情……她教育了几千个孩子……”

“人们怎样评价她的？”

“人们说，她在教会一个孩子读书写字之前，绝不撒手。绝不。说她晚上很晚还给孩子们补课。她知道这些孩

子将来要当工人，‘干体力活’，照她说是被剥削的。直到知道他们能读懂一份用工合同，她才放手。”

女孩说，有的学生住得远，晚上回不了家，她就让他们睡在自家的客厅里，廊棚里。女孩说，家里到处都是学生，真是奇妙……

年轻舍监久久望着女孩。她很随便地说：

“是您有个中国情人吧……”

“……是的，是我。”

她们相对微笑。年轻舍监说：

“所有学校，所有中学，都传开了。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

“怎么会闹成这样呢？……”

“我想是中国人那边传出来的——中国老人不愿意他们的儿子娶白人女子，当情妇也不行。”

“那么，您家里是怎么一回事？”

“我父亲是白人……海关职员……您父亲呢？”

“教师。数学教员。”

她们俩像学生一样笑起来。

年轻舍监说：

“您母亲必须来见校长。否则我会有麻烦的。我不得不对您提这个要求……”

女孩答应了。

是个大清早。母亲带着清连夜赶来。

母亲穿过空荡荡的院子。她走向前一天年轻舍监所在的办公室。她穿着旧的灰色棉袜子，旧的黑色皮鞋，软木太阳帽底下灰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个巨大的旧手袋拎在手上，那是她的孩子们从小就看到的。十三年来，她一直为亡夫戴孝——白色帽子上佩着黑纱。

一位老夫人，也是法国人，接见母亲。她是利奥泰寄宿学校校长。她们原来认识。两人都是一九〇五年，在普及本地儿童教育初期，随同第一批教员从宗主国来到印度支那的。母亲谈起她的女儿：

“这孩子一向自由惯了，要不然她哪儿也呆不住。我是她母亲，我也管教不了……假如我要留住她，我只有给

她自由。”

她们一下子改口用你称呼对方，她们彼此相认。她们来自北方，加来海峡省。母亲讲她的经历。

“你或许不知道，不过我的小女儿尽管自由散漫，学习成绩很好。我大儿子出的事情那么可怕，那么严重，你想必知道，这地方没有秘密……小女儿的学业，这是我剩下的惟一希望。”

校长曾在沙斯鲁-洛巴中学的教员会议上，听人说到这个孩子。

母亲讲孩子的父亲怎么死于阿米巴痢疾，孤儿寡母如何艰难度日，她有过什么错，她内心的慌乱，她的孤独无依。

校长陪着母亲掉眼泪。她答应让女孩住在寄宿学校，就像住旅馆一样。

母亲辞别校长。她再次穿过院子。女孩看见她了。她望着她，她没有向她走去，她为母亲害臊，她返回宿舍，她躲起来，她为这个不体面的、使她感到羞耻的母亲哭泣。为她的爱情哭泣。

这是中学的一个走廊。下着雨。全体学生都在第二进院子的顶棚底下。女孩独自站在隔开两个院子的走廊的门洞底下。她被人排斥。她愿意这样，呆在这个位置。她望着雨水倾注在空无一人的院子里。

从远处，从走廊的另一头传来其他学生课间休息的喧闹声。她预感自己与那一头永远隔绝了。女孩已经知道，她与他们将永世隔绝，如同现在已经隔绝。她不去寻找原因。她只知道命该如此。

那一天，中国人的汽车停在中学门前。只有司机一人。他下车，用法语跟女孩说：

“少爷又回沙沥去了。他父亲病了。”

他说，他奉命在主人不在期间送她去中学和寄宿学校。

利奥泰寄宿学校，小校工们在院子里唱歌。海伦·拉戈奈尔睡着了。

第二天，中学门前那条街的同一个地点，司机不是单独一人。少爷来了，坐在汽车里。是放学的时间。女孩走到他跟前。一言不发，当着众多行人和学生，他们久久相拥相吻，忘了一切。

中国人说：

“我父亲死不了。他拒绝了，他说他宁可看到我死了。”

中国人喝过米酒。女孩对他说的话莫名其妙。女孩不说她没听懂。她用心听着。对于中国人这次旅行的真正原因，女孩毫不知情。他讲法语，殖民地的中国人喝了米酒后说的那种蹩脚法语。他说：

“我求他。我跟他说，他一辈子至少有过一次这样的爱情，说不可能不这么办。我要他让我跟你结婚一年，然后把你送回法国。因为要我放下对你的爱，我做不到。”

女孩先是沉默，然后问他是在哪里跟他父亲交谈的。中国人说是在父亲的房间里，沙沥的宅子里。女孩问，他

俩此刻谈话时，他父亲在哪里。中国人说父亲现在整天躺在一张行军床上，因为他年迈、高贵、有钱。不过这以前，他在他的美国式办公室里接待客人。说他，父亲的儿子，他几乎总是跪着听他说话。

女孩想笑，但是她忍住了。

中国人始终对女孩讲翻来覆去的法语。不过女孩想从他的话，从他的回答中听出父亲的故事。中国人讲：

“我跟他说这事太新，来得太猛，说对我，就这样跟你分手太可怕了。说他，我父亲，他应该知道这样的爱情是怎么一回事，有多重大，这种事一辈子绝不会有两次，绝不。”

说着这几个词，中国人哭起来了：一辈子绝不会有两次，绝不。他说：

“但是我父亲，他对一切都不理会。”

女孩问，父亲是否从未有过他说的那种爱情。中国人不知道。他想了想，努力回忆。最后他说多半有过，是的。在他很年轻的时候，有个广州姑娘，也是学生。

女孩问，父亲是否跟他说起过。中国人说：

“从来不说，”他补充一句，“除了跟我母亲，不过是在这段爱情结束以后。那时候是她，我母亲，伤心难过。”

中国人沉默。

女孩闭上眼睛，她看到在贴蓝色瓷砖的别墅前奔流的大河。她说曾经有座台阶一直延伸到河里。他说那些石级一直存在，以便穷人家的妇女和儿童在河水里洗澡和洗衣物，说台阶下降，直到消失在水下。还说父亲躺在行军床上，面朝台阶，以便观看妇女们脱掉衣服，走进水里一起嬉笑。说他自己，父亲的儿子，小中国人，长到懂得这种事情的年龄后，也和他一起看女人。

中国人说，父亲曾递给他一封写给母亲的没有封口的信，好让他读到内容。他读了信，然后把它还给父亲。他说他忘了信中对母亲说了些什么。女孩不相信他。女孩说她想必永远见不到那些石级和走进河水的妇女，但是现在，她会终生记得这个场景。

接着是中国人想起第二封信的内容，那是父亲写给

他，写给儿子的，而他，儿子，他先是把那封信丢了，后来又找到了，原本他以为自己在交还那封写给母亲的信之后，把它也还给父亲了。中国人把那封信掏出来，翻译给女孩听：

“我不能同意你对我，你的父亲，提的要求。你明白。你要求我给你一年时间，可是过了这一年，你更不可能离开她了。那时候你就会失去你的未婚妻和她的嫁妆。这以后她也不可能爱你。所以我不改变双方家庭约定的婚期。”

中国人继续翻译父亲的信：

“我了解这个姑娘的母亲的处境。你必须打听清楚，她需要多少钱才能偿还她为修筑堤坝而欠下的债务。我了解这个女人。她是可尊敬的。柬埔寨地籍管理处的法国官员骗了她的钱。她有一个败家子。那个女孩，我从未见过。我不知道这家人有个女儿。”

女孩说她一点不懂父亲的信想说什么。她忍住不笑，后来她实在忍不住，终于纵声大笑。中国人突然也哈哈大笑。

中国人把父亲的信从女孩手里拿回来，为她读信的结

尾：

“过几天我将知道他们动身的日期。今天你就应该去见她母亲，谈钱的问题。再晚就来不及了。你对她应该彬彬有礼。要对她非常尊重，以免她不好意思收钱。”

中国人来到母亲家里时，已有两个中国人靠墙坐在地上等候。他们是湄公烟馆的老板。三个中国人互打招呼。

长子坐在饭厅里桌子边上。他似乎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一副昏昏沉沉的样子。他已经烟容满面，耷拉的嘴唇呈猩红色。

小哥哥保罗也在场。他伸腿坐在墙脚下。他是个英俊少年，长得像混血儿。中国人与他相视一笑。小哥哥笑起来像他妹妹。小哥哥身边另有个英俊小伙子，那是母亲的小司机，大家叫他清。他看上去跟小哥哥和妹妹长得相像，不过说不清像在哪里：可能是目光像，那目光透着恐惧，很纯洁、无辜的恐惧。

场面僵住了。谁也不动。谁也不开口。谁也不说问候的话。

三个中国人平静地交谈几句。

然后他们沉默。

中国情人走向大哥，跟他解释：

“他们说他们将要起诉您。他们是湄公烟馆的老板。您不认识他们。您只认识经理，那是他们雇用的。”

大哥不答话。

母亲来了，她刚冲完澡，赤脚，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穿一件宽大的袍子，那是阿杜用一条纱笼改缝的。小哥哥一直靠墙坐着，与这场面的中心保持距离，他好像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对家里忽然有陌生人来来往往产生兴趣。

中国人怀着灼热的好奇心看着母亲。

她冲他一笑。他在这个微笑里看到她与女儿相像。小哥哥也是这样笑的。

母亲毫不在意屋子里出现第三个中国人，即便他衣着时髦，西装革履。对于她，所有中国人都是从鸦片馆出来的。她问大儿子：

“你欠了多少？”

“问他们吧。这帮人终归是混蛋，不说实话。”

母亲发现有个她没见过的中国人：

“是真的吗，先生，我儿子说的那些？”

中国人：

“是真的，夫人，”他微笑着补充说，“请原谅，不过他们不会让步的……绝不……他们会阻止您上船……若想摆脱他们，最好还是付钱。”

母亲发现“第三个中国人”不是债主。她冲他微笑。

中国人用中国话跟同胞交谈。那两个人认出他是蓝房子主人的儿子，随即离开。

大哥问那个陌生中国人：

“您是干什么来的，您？”

中国人转身面对母亲。他要回答的是她：

“您曾要求见我，夫人。”

母亲用力回想。

“您是哪一位？……我记不起来了……”

“您记不起来了……事关您的女儿……”

大哥听到这话，笑出声来。

母亲问：

“我女儿出什么事了？”

中国人没有垂下目光。他朝母亲微笑。那一天他身上有种幸福的傲慢，有种自信，原因在于他置身一所白人的房子里，虽说这些白人很穷，也在于母亲在朝他微笑，在望着他的时候，对他显示了关注。他回答：

“我以为您是知道的，我成了她的情人。”

沉默。母亲吃惊，但不算厉害。

“从什么时候起……”

“有两个月了。您是知道的，不是吗？”

她望着儿子。她说：

“也是也不是……您瞧……活到我这个份儿……”

大哥：

“谁都知道这事。您想要什么？”

“我什么也不要。夫人，是您……您寄了一封信给我父亲。您跟他说您想见我。”

她望着她的儿子，用目光询问他。长子说：

“那信是我写的。信里说得很明白。您父亲没跟您说我们要什么？”

中国人不搭理那个儿子。他跟母亲说话：

“我父亲不同意他儿子与您女儿结婚，夫人。不过他愿意给您足够的钱，帮您还清债务，离开印度支那。”

大哥说：

“是因为她失了身，您父亲就不同意你们结婚？”

中国人默默望着哥哥，然后微笑着说：

“不仅如此。也因为她不是中国人。”

母亲说：

“还因为她穷……”

中国人微笑，开玩笑似的说：

“是的。还因为她有点年轻，有点过于年轻……不过这原因最不要紧。在中国，中国人也爱很年轻的姑娘。”

沉默。然后中国人说明他的来意：

“夫人，我父亲跟我说，他准备付一笔钱，也好弥补我对您家犯下的过失。”

大哥：

“多少？”

中国人假装没有听见。

母亲受不住了，她突然失声呜咽。中国人对她一笑。母亲说：

“可是先生……您这么说话，先生，叫我怎么接受得了。像这样一件事情……失身……怎么能计算价格呢？……”

“不必计算这种事情的价格，夫人。您只需要说个您满意的数目。”

母亲笑了，中国人也笑了。她笑得很响，她说：

“我要一切，先生。您看我……看上去什么事也没有……可我欠的债跟国家元首一样多。”

他们笑在一起，显然会心。大哥被撇在一边。

中国人说：

“夫人，不过我可以给您的钱，显然不能与那个数相比——我是说如果您女儿嫁给我，您可以得到的财产……”

“那又该是多少呢……您随便说个数，先生……不要紧的……”

“我不太清楚，夫人。总之数目很大。有不动产、黄金、银行证券……不过我多少可以帮您一把，”他一笑，“请原谅。”

母亲被中国人迷住了。

“可您怎么做呢，先生？怎么做？……”

中国人微笑：

“我可以撒谎。偷我父亲的钱。”

大哥在远处咒骂，他勉强压低了声音：

“混蛋……”然后他转向母亲，

“你别上这个混蛋的当……他在耍你，你没看出来……”

母亲和中国人都没留意大哥。母亲正在兴头上，她逐步发现这个中国人，她小女儿的情人。此时她忘了自己的困难和不幸，她冲他微笑，不再挂念自己的命运，而是去发现她自身的故事之外的事物，发现这个中国人的存在，他那种既带嘲讽又温和可亲的神情。他的来访令她着迷。生活令她着迷。她用在时髦客厅里交谈的语调说道：

“先生……令尊除了您没有别的继承人？”

“他有别的孩子。不过我是家父元配妻子的长子。按照中国的规矩，我是惟一的财产继承人，以免遗产分散。”

母亲搜索自己的知识，她对中国规矩产生兴趣：

“啊，我知道这个……是的，从前，是的，是的……

您说的全是真的……您能不能……绕过规矩……说服您父亲……”

中国人笑得开心。

“这事儿……光是有个想法也叫人好笑，夫人，请原谅……”

“老一辈中国人挺凶的，是这样的吗？”

中国人微笑，他说他们确实挺凶的，不过有时候他们也很慷慨……

母亲久久听着中国人说话。他说：

“我也许会杀了我父亲，不过我不可能说服他违背规矩，万万做不到……不过请您相信我，无论如何，我会帮您的。”

他们相视一笑。大哥好像泄了气。中国人走近母亲。他对她微笑。他跟她说话，当着他不认识的其他人的面。母亲，她热切地听他说话，像她女儿那样，也跟她一样非常专注地望着他。

中国人说：

“我不会去偷我父亲的钱，夫人，也不会跟他撒谎。我不会杀了他的。刚才我是胡说八道，因为我很想了解

您……由于她，您的女儿。事实是，我父亲对您有好感，他会让我转一笔钱给您。我有他一封信，他在信里答应这么做。除非他给的数目不够，我才会考虑我刚才说的……”母亲微笑。“不过对我父亲来说，问题不在于钱的多少，而是在于时间，银行……和道德方面……您明白……”

母亲说，这上头她是完全放心的。

他打住了。他们都很激动，望着对方。她，她在沙沥继承人的微笑背后，看到与这微笑锁在一起的一丝绝望。

“假如我娶您女儿，我父亲会剥夺我的继承权，而您，夫人，您未必乐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人，外加是个中国人。”

母亲一笑。

“这倒不假……先生……这也是……这就是生活……矛盾重重……”

他们一起笑这种生活。

继之以沉默。然后母亲用很低的声音说：

“您那么爱这个孩子……”

她不等待回答。在中国人的唇际和目光中，她猜到绝

望，恐惧。她低声说：

“请原谅……”

母亲开始遗忘钱的事情。正是由于母亲对她自己生活中随处发生的一切的关注——也同样关注别人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中国人的心思被引回到女孩身上。确切地说，他在母亲专心倾听的神态中，看到她女儿的那种好奇心的映像。

母亲客气地说：

“您的法语说得真好，先生。”

“承蒙夸奖，夫人。可您，恕我冒昧……您对我……太好了……”

大哥叫嚷：

“你们还有够没够……我们想要多少，自会让我的婊子妹妹告诉您。”

中国人就当大哥根本不存在。他原本温和安详，突然变得十分凶狠。

母亲也变了脸，但不是成心的。她与中国人呆在原地。她问他：

“我女儿，她知道一切了？”

"是的。不过她还不知道，我上您这儿来了。"

"这个……照您说，假如她知道了，她会说什么……"

"我不知道，夫人……"

中国人微笑。他说：

"开始她会生气……可能的……然后，她会一下子变得满不在乎……只要您，您拿到钱。"他一笑，"您女儿是大家风范，夫人。"

母亲很是受用，顿时容光焕发。她说：

"您说的倒是不假，先生。"

他们分手。

这是单身套间。

这是夜晚。

中国人从沙沥回来。

女孩躺下了，没睡着。

他们相顾无言。中国人坐进扶手椅，他不向女孩走去。他说：我喝了米酒，喝高了。

他哭了。

她站起身，走到他跟前，脱光他的衣服，把他拉到水池边上。他听她摆布。她用雨水给他冲澡。她爱抚他，吻他，跟他说话。他独自闭目流泪。

街上天色亮了起来，黑夜将尽。房间里依旧很暗。

他说：

“认识你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痛苦……我以为我知道，其实一无所知。”

他重复说：一无所知。

她用毛巾轻轻擦拭他的身体。她低声说，说给自己听：

“这样你会凉快一点……其实最好不要擦它……”

他不知道自己在呜咽。他边哭边骂女孩，带着柔情蜜意。

“街上捡回来的白人小贱货……像你这票货色……我早该提防……”

他不说了，然后他望着她，又骂开了：

“小婊子，小贱人……”

她转过身去笑。他看见了，他跟着一起笑。

她给他打肥皂。她给他冲澡。他听她摆布。双方互换

了角色。

她高兴这样做。在这里，她保护他。她把他带到床上，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说，她让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她高兴他这么听话。她要他平躺在她身边。她钻到他的身体底下，用他的身体盖住自己。然后停住，不动，感到幸福。他说：

“我没劲儿了。我本以为自己还行。我不行了。”

然后他迷糊了。然后他又说话。他说：

“我死了。我没指望了。可能我永远不能做爱了。永远不能。”

她贴着他的身体细看。她非常强烈地要他。她微笑：

“您真想要这个，永不做爱？”

“这会儿，是的，我想要……为了把我的全部爱情留给你，甚至在你走后，一生一世。”

她捧住他的脸。她把他的脸紧紧搂住。他哭了。这张脸有时会颤抖，闭着眼睛，嘴角痉挛。他不望着她。她温柔地说：

“你把我给忘了。”

“我爱的是痛苦。我不再爱你了。是我的身体不爱你

了，它不要那个要走的人。”

“是的。你这么一说，我全明白了。”

他睁开眼睛。他看着女孩的脸。然后他看她的身体。他说：

“你的乳房还没有发育……”

他抓住女孩的手，把它搁到她的阴部。

“你自己来吧。为了我。为了让我看到你怎么想。”

她做了。她做的时候，他们相互看着对方。他叫她我的小女孩，我的孩子，然后说了一大串中国话，表达气愤和绝望。

她喊他。她把嘴贴在他的嘴上，喊他：不中用的中国小子，小杀人犯……

他们分开身体。他们对视。他说：

“没错，有时我甚至想杀我父亲。”

他还说：

“除了对你，我此生不会有爱情了。”

他们在床上相依相偎，动也不动，然而他紧闭的眼睛和他的沉默却把他们分开。

她下床。她在单身套间里踱来踱去。她远离他，靠着第二扇门，那扇“逃跑用”的门，想躲开他。她害怕。她停下来。她不张望，她再次陷入几天前产生的那种无法克服的恐惧之中。害怕被想去一趟龙海的那个陌生人杀死。

她边走边跟他说话。她说：

“你不必遗憾。你记得吗，你跟我说过，说我不留恋任何地方，我不会忠于任何人。”

他说即便真是这样，现在对他也无关紧要了。一切都被超越了，他说。女孩喜欢这个说法，但是她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意思。什么被超越了？她问他。他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说他这么说，因为这是准确的用词。

她停在那里，看着他，喊他，跟他说话。然后她在门口的踏步上睡着了。于是他把对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厌恶忘得一干二净，他到那扇门口去抱住她，他把她扔到床上，他躺到她身边，他说个不停，用中国话，而她，她一直酣睡，最后他自己也睡着了。

大河。在远方。稻田之间蜿蜒的流水。大河取代了这对情人的位置。

河的上空，夜色渐淡。晨光熹微。

他们睡着。

那一夜，有一次，她在睡梦中喊小哥哥的名字。中国人听到她在喊。她睡醒时，他跟她说了。她没有搭理。她回到那扇门口的踏步上。她又睡过去了。

他们睡着。她再次喊出被抛弃的小哥哥的名字。

中国人醒了。

她坐在那扇门口的踏步上，背靠着门，望着他。她一丝不挂。她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她使劲望着他。她说：

“天快大亮了。我要坐你的汽车到沙沥去看母亲。我想念保罗了。”

他没听见。她又说：

“我跟你父亲的看法一样。我不想留在你身边。我想走，去见我小哥哥。”

他听见了。他在睡梦中答话。

“你说什么都行，我无所谓了。”他补充说，“撒谎不解决问题。”

他一动不动。她依旧离他远远的。他醒了。

他俩四目相视。她离开那扇门，她向喷水龙头那边走去。她站起来，她走过去躺进淋浴池里。

她跟他说话，她说她永远爱他。她相信自己会终生爱他。说对于他，也是一样的。说他俩都走上绝路了，终生没救。

他不答话。就像没有听见似的。

于是她用越南语唱歌。他听着，笑了……他笑了……于是，她也笑了。

他拿来他的旧鸦片烟具。他又躺下。他抽烟。他保持平静。她一直平躺在水池里，现在她闭着眼睛。是他，从相识以来第一次，讲起他俩情缘的起因。

他说：

“没错……是在渡船上……我想着你身上那个。我跟自己说，我永不让你跟任何别的男人一起过。”

“永不……任何别的？……”

“永不。”

沉默。

“为什么你想到那个……”

“因为从你看我的第一眼起，我就想要你。”

她闭着眼睛。他不知道她是否真的睡着了。他望着她。不，她没睡着：她睁开眼睛了。他抽鸦片，是第一次当着她的面。她说了：

“你第一次当着我的面抽鸦片。”

“我感到不幸就抽。有了鸦片，我可以忍受一切。这里谁都抽鸦片，拉洋车的也抽。”

“女人也抽，这我知道。”

“是的，有钱人家的女人……我母亲抽鸦片。我们知道该怎么抽。那是我们的文明的一部分。白人一窍不通，看到他们抽鸦片那怪模样，我们没法不笑……抽过以后，他们跟丢了魂似的……”

他笑了。

沉默。

他俩都笑了。

女孩望着他。她找回那个“渡船上的陌生人”了。

“你把什么也不做，把娶几个女人，抽抽鸦片，当作职业。上俱乐部，去游泳池……到巴黎……纽约……佛罗

里达……”

“什么也不做是种职业。这很难。”

“可能这是最难的职业。”

“可能吧。”

她走到他身边。他爱抚她的头发，望着她，对她有了新的发现。他问：

“你没见过你父亲。”

“我有他两张照片。一张在河内，另一张在金边照的。没有别的了。他过世那一天，是的，我还记得。我母亲又哭又喊……你再说说……要当富人，要什么也不做还能受得了……除了有钱还需要什么……”

“需要做中国人，”他微笑，“还要打牌。我经常打牌。司机说我出去了，就是说我赌钱去了，经常是在夜里小河边上，跟几个混混。不赌钱我活不下去。”

她回到他身边。她坐在池子边上的藤椅里。

“第一天见到你，我以为你是个……阔老，不，是个富人，也是个常常做爱，心里害怕的男人。害怕什么，我不知道。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说不清楚……怕死……也怕活下去，怕活着活着总有一天要死去，怕自己无时无刻不

知道这个结局……可能也怕一无所爱了……怕会永远忘了……我不知道怎么说……”

“你是不想说……”

“真的，我不想说。”

沉默。

“这事儿谁也说不清。”

“真是这样的。”

“照你的说法，我不知道自己害怕这些？”

沉默。女孩想了一想。

“不，你是不知道自己怕到什么程度……”

沉默。她望着他，像是刚刚认识他似的。她说：

“我要完完整整记住你，永远记住，”她补充说，“记住你对自己一无所知的时候……你小时候生病，自己却不知道……”

她望着他，她用双手捂住脸，望着他，闭上眼睛还望着他。

他说：

“我看到你眼皮后面的眼睛。

“我知道一点你说我如何如何。你怎么知道这些

的？”

“从我小哥哥那里……他背上有道长长的痕迹，跟你背上一样……有点弯曲……沿着皮肤底下，脊柱的走向。”

“我母亲说：是佝偻病。她曾带我到东京去看一个有名的医生。”

她走到他身边，俯下身子，吻他的手。

“我宁可你不爱我。”

“我不爱你。（停顿。）这可是你要的？”

她微笑，她突然颤抖，她把游戏玩下去，她问：

“你会这么想的……如果那样……”

“可能吧。”

“听到……这句话，认出说了这句话的声音，太可怕了……”

他抱住她，一遍又一遍地吻她。

他说：

“这可是你要的。”

“是的。”

中国人说：

“再想想，我为什么害怕……”

“可能因为你有个想法……比如说因为爱我？”

“可能吧。”

“因为否则……假如把一切都交出去了，这不跟死了一样？……”

她没往下说。于是他接下去：

“你是想说，像我这样……像我这样活着，还不跟死了一样？……”

她低声喊道：

“……再这样说下去，最后把我们都绕进去了……”

沉默。他仍不罢休：

“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

她不愿意。她说她不善回答问题。她问：

“除了我，你没跟别的白种女人睡过？”

“在巴黎当然有过。在这里，没有。”

“这里不可能搞到白种女人？”

“完全不可能。不过有法国妓女。”

“贵吗？”

“很贵。”

“多少？”

中国人瞪眼望着她。看到他这副尴尬相，她纵声大笑。

他突然说起谎来。他说：

“我记不清了。一千皮阿斯特吧？”

他随她一起笑。

“我要你跟我只说一遍：‘我到你这里来，是为了你拿钱给我。’”

迟迟不答。她在想自己究竟为了什么。她不能撒谎。她也说不出口。她说：

“不是的。这是后来的事情。可是在渡船上，没想到钱。完全没有。一点没有，就跟钱这东西不存在一样。”

他“重睹”渡船。他说：

“你就说吧，就当真是这样。”

她照他的要求说了。

“在渡船上，我看到你披金戴银，坐在金子打造的黑色汽车里，穿着金鞋。我想是因为这个，我才想要你，马上就要，就在渡船上，可是我知道，也不仅是为了这个。不过可能，我最想要的还是金子，虽然我自己不知道。”

中国人笑了。他说：

“金子，这也是我……”

“我不知道。你别在意我说了什么。我不习惯这样跟人说话。”

“我还是在意的。不过不在意你说的话。在意你，你说话的方式。”

她拿起他的手，看着，吻上去。她说：

“对于我，是你那双手……”她定了定神，“……我那时这么以为。我好像看到你动手脱掉我的连衣裙，把我剥光了站在你面前，由你观看。”

沉默。他早就知道了。他知道如此。他望着别处。他微笑。游戏突然变得激烈。他叫喊，像是在揍她：

“你要那枚戒指？”

女孩叫喊。她哭了。她叫喊。她不接受戒指。

久久的沉默。

中国人于是知道，她那时既想要戒指，以便拿给她母亲，也想要他的手抚摩她的身体，而此刻，由于他问她要不要戒指，她应该弄明白了。他说：

“忘了它吧。”

“我忘了。我永远不要这种东西，一颗钻石。穷人有了钻石，也卖不出去。看到我们那副穷相，人家都以为是偷来的。”

“‘人家’是谁？”

“中国的，还有别的人种的珠宝商。不过主要是中国人。我母亲，她认识一个贫穷的年轻女人，有个男人给她一颗钻石，她花了两年工夫就是卖不出去。她只好把钻石还给那个男人。男的于是就给她钱，不过很少。想法是一样的，男人以为她还给他的钻石不是原来那颗，这颗新的钻石一钱不值，是她从另一个男人那里偷来的。我母亲要我绝不接受钻石，只要钱。”

中国人把她搂进怀抱。他说：

“那么，你，你像个穷姑娘？”

沉默。她问：

“这样的戒指贵吗？”

“非常贵。”

“非常非常贵，还是非常贵？”

“我不清楚。”

他们看着那枚外国戒指。然后中国人说：

“它可能值几万皮阿斯特……我只知道钻石是我母亲的。是她的一件陪嫁。母亲故世后，我父亲让巴黎一个大珠宝商给我镶在戒指上。珠宝商专程到满洲来取钻石。然后他再到满洲交付戒指。”

她说：

“你全明白。”

他不说话，他由她去说。他爱她。她突然大笑。她说：

“真的，这东西，不能装在一个小小的邮包里寄走，一颗钻石……”

她笑了。她纵声大笑。她说她看到单独一颗钻石装在巨大的装甲卡车上。她说一颗钻石是不能运输的，说即便它的个儿“巨大”，还是太小——她笑了——最多也就一粒豌豆那么大。

每当她笑，他就感到幸福。像我在她那个年龄一样爱笑，母亲说。

他说：

“我知道，你首先看到的不是钻石。”

“不然，我看到钻石了，但是我把它跟你分开。只能这样。即便我知道钻石有多么贵重。我感到了，我觉得它跟你一样好闻……像熏香，柞丝绸，古龙水。我倒是没想过，我的意思是说，没想过要戴上它。我以为我们生来就是穷命。就算我有一天发了财，我还是那种下贱的穷人心态，穷人的身体和面孔，我一辈子都会是这副德行。像我母亲。她一副穷相，不过到她那个程度，简直难以相信。”

他不觉得如此。对于他，她看来像农家姑娘——她像个美丽的农家姑娘那样美丽。

她依然使劲盯着他看。她说：

“那么你呢，你看来像富人。你的未婚妻，她看来像什么？”

“没什么特色。像有钱人。跟我一样。”

女孩拿起他戴着钻石戒指的手。她看着戒指和钻石。她垂下眼睛。他望着她。他说：

“再说一遍你刚才说过的话。”

她重复说：

“那时我想要你，马上就要……当时那欲望来得很

快，很猛……真的。”

“像要你的小哥哥一样……”

她想了想。她说：

“怎么说呢……我小哥哥，他也是我的孩子……”

“你小哥哥从未要过你。”

“没有。是我用手要过他。”

他们一直拥抱。他低声说他已经爱小哥哥了，是爱情。

他们点燃香棒。他们唱歌。他们交谈。女孩爱抚情人的身体。她说：

“你的皮肤也像雨水。”

“你小哥哥也是。”

“是的，也是，我们三个都有雨水一般的皮肤。”

黑夜越来越短。气温一直在攀升。人们都去小河边上睡觉。看得见远处的邮船码头。他们也到那里去。中国人有时候自己开车。司机和女孩都害怕。

中国人始终搂住女孩，两人的身体紧贴在一起。

他说：

“我也爱你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

单身套间。

女孩告诉中国人，母亲要求遣送大哥回国的申请终于批下来了。

“什么时候走？”

“就在这几天。我没有更确切的消息。”

“从我父亲那里我早就知道，你哥哥在下一批动身的名单上。”

“你父亲什么都知道……”

“是的，他还知道与你们有关的一切。”

“一切，真的？……”

“是的。”

“他怎么做到的？……”

“他出钱。他买通。即便他不求别人做什么，他也掏钱……这很滑稽。”

“这叫人恶心……说到底……”

“也许吧。我不在乎……即便完全没有必要，他也掏钱……这是他的天性……”

她哭了。他捧住她的脸。她颤抖。她说：

“我跟你走在一起，是为了让你给我钱，即便我不知道这一点。”

他把她抱得更紧。她对他的恐惧更深了。他说：

“我要跟你说件事……我很难启齿……我要给你一笔钱，为了你母亲。是我父亲给的。她已经知道。”

女孩就像没有听见似的。然后她猛烈挣脱他的拥抱——女孩对中国人去拜访她母亲毫不知情。她说：

“这不可能，我母亲甚至不知道有您这个人。”

她改口称您，听来刺耳。他不回答。

她突然起了疑心，含着眼泪。她像看一个罪犯那样望着他。她说：

“您调查了我家的情况。”

中国人不退缩。他说：

“是的。根据我父亲的要求，我曾去沙沥拜访你母亲。跟她谈话。了解你们家的困境。”

他很痛苦，同时对她满怀爱意。他说：

“你们真的山穷水尽了。惟一可以出售的东西，那就是你。可我们不想出钱买你。你大哥给我父亲写过信。你母亲想见我。我父亲要我去见她。我见到她了。”

女孩站起身来。她离他更远了：他变成那个见到母亲穷愁潦倒，因遭遇不幸而丧尽体面的人。她说：

“您怎么敢……”

中国人很谨慎，非常温和：

“我们的事情，一开始她就知道一切。先是她不能接受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中国人。后来她又希望我们结婚。我们谈了好久。我想要的，是她不再指望这门亲事。完全不指望。要她永远不存这个想法。我提醒她中国的规矩。我父亲宁可杀了我也不能坏了规矩。”

女孩哭了。她说——她恢复用你来称呼——

“我本可以跟她说，是我不想跟你结婚……永远也不……出多少钱也不成……说我不在乎结不结婚……不在乎这一切……这样她可能少感到屈辱。”

“她可没感到屈辱，我保证。我们甚至一起笑了……”

“笑什么？”

“笑中国规矩。也笑我父亲。”

“我母亲爱笑……这脾气没变……”

“是的。我跟她说，我从我父亲那里知道她儿子要走。我问她需要多少盘缠。她说：二百五十皮阿斯特。”

中国人和女孩笑了。然后女孩笑着笑着哭起来了。然后中国人也不笑了，他望着女孩，他说：

“你母亲，人家见了她就想疼你，疼她的孩子……”

女孩突然用大人的口气说话：

“你必须给她很多钱……在船上过得舒服，需要出钱……船票不用花钱，不过有别的开销……就说过冬的衣服吧……寄宿费，机电学校注册费，讲义费。”

他到淋浴池边上去找他的上衣，从口袋里取出一个信封，他说：

“眼下需要多少？……我带来五百皮阿斯特。”

“马上需要五百皮阿斯特……行吧……为什么不？”

他把信封放到桌子上。

她脱衣服。她一举手就从头上脱掉长裙。他还不能看到这个动作而不动心。他说：

“你要做什么？”

她说她还想洗个淋浴。最后她补充说，她为母亲感到满意。她说她将把信封交给清，让他藏起来，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藏在哪里。她说她不能直接把钱交给母亲，因为过不了几个小时就会被她大哥偷个精光。这就太让母亲伤心了。

中国人说：

“被儿子偷走，或者由她交给儿子。”

“是的，这是一回事。”

“清会保管好这笔钱，你跟我保证……”

“我跟你保证。”

女孩洗完淋浴。她穿上衣服。她说她要回寄宿学校去。

“为什么？”

“我想一个人呆着。”

“不。你留下来陪我。我们到小河边上的酒吧去，我们喝米酒，吃春卷。那里的春卷最好吃，是妇女们当场做的，米酒来自乡下。”

“完了以后，我能回寄宿学校吗？”

“不行。”

她笑了。她说：

“我还是要回去的。完了以后。”

他随着她笑。小河边上的小酒吧，乡村风味的米酒和春卷，这诱惑谁也抵挡不住。还有夜晚的港口。

他们又向邮船公司的上客码头驶去。他在车座上把她搂紧。他企图吻她。她先是推拒，然后让他吻了。

他沉溺在对这个瘦削、乳房还没有发育、反应难测、堪称冤家的女孩的爱情之中。

他们在一艘即将离港的邮船前面停下来。

船的前甲板上在举行露天舞会。

几个白种女人正与高级船员跳舞。她们没有化妆。以致她们看起来像是干粗活的，很听话的那种。

男女舞者不交谈——像是有规定不准谈话似的。女人们尤其认真，她们是职业舞女，脸上挂着修女般的微笑，表示一种笼统的、原则上的满意。她们穿着素雅的浅色印花连衣裙。女孩看着这场面，被镇住了。等他们抵达码头这边时，女孩挣脱中国人的怀抱，观望甲板上缺乏生气的舞

会。

中国人本不愿意绕这个弯。但是他最后还是顺从女孩，去她想去的地方。

很长时间，就像中国人不知道一样，女孩也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舞会对她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后来有一天她想起来了：她完整地回忆起甲板上这场缺乏生气、默默无语的舞会，就像它已经被记录在一本她还没有动手去写，但是她生命中的每个早晨、每一天都即将要写的一本书里，年复一年这本书要求被写出来，直到那个时刻，在林林总总的将要写的书里，那个场面在记忆中清晰地浮现出来。[①]

他们横穿整个城市。夜间的酷热之下无人入睡。没有一丝半点风。

她睡着了。中国人听司机唱起一首满洲歌，歌声有时粗野，有时温柔，忽而尖厉激越，忽而低声细气。

他把她抱到床上。

---

① 那本书是《爱米莉·L》。——原注

他熄了灯。

他在昏暗的屋子里抽鸦片。

跟每天夜里一样，有音乐声从远方传来，是中国歌曲。然后，夜深时分，像列车一样准时，能听到“公爵”埃林顿的爵士乐曲穿过街道，穿过各家的房门。再以后，声音更低，更孤独，是这个爱情故事开始时的那首《绝望圆舞曲》。

西贡伊甸电影院。

司机把车停在中学门前。

他一直等到校门关闭。

女孩没来。

他离开。他沿着卡蒂纳街下行。

他看到女孩和一个白人青年在一起，想必是她的兄弟，还有一个英俊的本地青年，和女孩的兄弟一样打扮。他们三个一起走出伊甸电影院。

司机驶向堤岸去通知主人。

中国人在单身套间里等候。

司机讲在伊甸电影院看到的。

中国人跟他说，女孩常去电影院，是她自己说的，还说那两个跟她一起的年轻人，一个是清，她母亲的司机，另一个是她的小哥哥保罗。

他们去跟这三个人会合。

女孩跟清和小哥哥走出电影院。她径直走向黑色汽车，姿态自然。她对中国人微笑，她说：

“我家的人从永隆来了……我们去了电影院，有清和保罗。我跟他们说了，你请他们在堤岸的饭店吃饭。”

她笑了。他也随着笑。不再担心了。小哥哥和清问候中国人。小哥哥似乎不认识中国人，但他也说了声您好。他像个孩子那样看着这个中国人，他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盯着他看。他忘了曾在沙沥街上见过他。清却认出来了。

女孩说她不喜欢那部电影，《蓝天使》，不过也不一定，说她还拿不准。

她还说，母亲和大哥是开B12[1]来的。

大哥不跟中国人打招呼。母亲倒是冲他一笑，说了声先生好。近来怎样？……

中国人再次见到这个女人，而且是与她女儿一起，颇受感动。

小哥哥、大哥和母亲登上B12。

中国人含笑说：

“他们也在的时候，你就不爱我了。”

她握住他的手，吻上去。她说：

“我弄不清楚。我要你见到他们，哪怕一生中只有一次。真的，可能有他们在场，我眼中就没有你了。”

中国饭店。

女孩和中国人初次相遇那天晚上去的，就是这家饭店。那地方不播放音乐。中央大厅的嘈杂声不震耳欲聋。

---

① 那辆B12车并非《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那堆“废铁”。在这本书里，它诚然气喘吁吁，但它不噼里啪啦作响，不放黑烟污染丛林前沿各居民点的街道，它不是一个怪物。——原注

侍者过来，他问他们要不要开胃酒。

他们点了酒水。三杯马泰尔·佩里埃，一瓶米酒。

他们彼此无话可说。谁也不开口。一片沉默。对之谁也不感到奇怪，也不觉得尴尬。

酒水端上来了。大家都不说话。无论是他们，还是女孩，谁也不在意这冷场。本该如此的。

相反，突然之间大家感到这样才是活得自在，像在玩一把游戏。

大哥再要一杯马泰尔·佩里埃。母亲没有喝她那一杯，她把它给了大儿子。谁也不对母亲的做法感到奇怪。

众人点菜。烤鸭。鱼翅羹，煎饼裹虾肉馅。这家人点菜的惟一标准是“本店特别推荐”。当然是最贵的菜。

母亲看菜谱，她低声喊道：“啊呀呀，真叫贵。”谁也不搭理她。

然后，母亲出于礼貌，试着和中国人寒暄：

“先生，您好像在巴黎念过书。”

母亲和中国人相视一笑，带着嘲弄。别人还可能以为他们是老相识。中国人照着母亲的口气答话：

“就是说……不妨说没有，夫人。”

“那就跟我们一样，”大哥说。

沉默。

大哥笑了。保罗和清跟着笑。

中国人对大哥说：

“您也什么都不做，是吗？”

“我做点事：我是我家的灾难，这已经够多了。”

中国人自然一笑报之。大家都笑了，母亲也笑，她为有如此“机智”的儿子感到幸福。保罗和清也笑了。

中国人问：

“这很难做到吧？……”

“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本事，这么说吧……”

中国人追问：

“要做成这样，首先需要具备什么？”

“恶毒。不过要非常纯净，好比……一颗真正的钻石……”

谁也没笑，除了中国人和母亲。

女孩望着这两个人，她的母亲和她的情人，他们以新的面目进入她自己的生活。

大哥高声对母亲说：

“这家伙有点意思，他在为自己辩护。”

菜端上来了，大家各自取用。中国人主动为母亲夹菜。

他们大家默默吃起来。他们吃相“夸张”。他们四个吃法“相同”，包括女孩。

中国人看到女孩望着全家人的目光，那目光满含爱意和喜悦，因为这家人终于走出来了，离开沙沥的房子，离开那个居民点，终于来到大街上，能够面对大庭广众品尝糖水荔枝。

母亲对生活有了信心。她开口说：

“看他们吃饭的样子，真叫人高兴。”

母亲没话找话说。没有什么意思。她只是感到幸福。她想到什么说什么。她和她女儿同样唠叨，没完没了。她们没完没了地唠叨。中国人望着她，也望着女孩。母女俩那么相像，看得他出了神。母亲说：

“这饭店，是家好饭店。应该记下它的地址。”

没有人笑。中国人、清、大哥都没有。

中国人拿出钢笔，在一份菜单上写下地址后递给母亲。母亲说：

"谢谢，先生。我觉得这家饭店很好，您明白，跟丛林地区号称印度支那最好的饭店一样好，因为它们完全不像法国饭店那样'宰客'。"

大家狼吞虎咽。中国人平时吃得很少，也大吃起来。他也点了烤虾，一扫而光。当下其他人又添了几份烤虾，照样连吞带咽。到了，谁也没力气说话了。他们热切地看着上菜，他们对这感兴趣。他们总是等待"下一道"。有酒助兴，他们很满意。他们喝酒。母亲也喝，她说她喜欢这种烧酒。她回到少女时代。上甜点时，母亲打瞌睡了。孩子们吃起甜点来，依旧如狼似虎。这次大哥要喝威士忌，其他人没有。中国人比小哥哥喝得多。少女与中国人喝同一杯酒。母亲不太知道自己喝的是什么，她独自偷着乐，那天晚上她与其他人一样幸福。

中国人如众星拱月位于中心，他看着女孩正在走向一种幸福，这种幸福是他，作为情人，没有给过她的。

突然大哥站起身来。他的口气像是老板向大家发话。他说：

"这么着，还不算完……现在该发生什么了？"

母亲猛一下醒来，逗得众人，包括清在内，最后一次

开怀大笑。她询问出了什么事……

大哥笑着说，大家都去瀑布酒店。

快走……

母亲跟儿子一样笑着说：

“今天过节了……好么……大家都在……敢情……我们也享受一把……”

女孩、中国人、清、保罗和所有人都很高兴。他们都要去瀑布酒店。

中国人悄悄地，用“非常纯正的”中国话，招呼结账。侍者用小碟子递上账单。中国人掏出一叠十皮阿斯特的钞票，把其中八张放进碟子。这笔数目使众人目瞪口呆。母亲和大哥面面相觑。大家都在默算，扣除找回来的零头，中国人该付多少钱。女孩知道别人的心思，她又笑起来了。面对偌大的数目，母亲没敢纵声大笑。她暗暗咋舌：“七十五皮阿斯特，”她强忍着笑，“啊呀呀，”终于憋不住，像孩子一样笑个不停。

他们走出饭店。他们走向汽车。

女孩和中国人笑了。

中国人对女孩说：

“他们都是孩子……连大哥也是。”

“他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孩子。对我来说也是最好玩的孩子。最疯疯癫癫的。最捣蛋的。不过也是最叫我开心的。我大哥，有时候我把他忘了，我不能完全相信他就是这副德性，除非当我怕他会杀死保罗的时候。他整夜呆在鸦片馆里的时候，我不在乎他是否中毒太深，我甚至不在乎他会丢了性命。”

女孩问，一个家庭如果没有父亲，是否就和别的人家不一样。

中国人说别的家庭也一样的，他说：

“有父亲的人家也一样，即便父亲最有权威，最令人畏惧，孩子们一样对他使坏，嘲弄他。”

女孩突然忍住眼泪。她说她忘了，对于皮埃尔，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来西贡。

是中国人告诉她，大哥哪一天，几点，在几号码头上船。

女孩说，大哥对保罗拳打脚踢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不需要任何借口——他自己说：我一见到他，就想杀了他。说他管不住自己要去揍他，辱骂他。清跟母亲说过，如果

他不回法国，小哥哥将不是绝望而死，就是被他的兄长皮埃尔杀死。甚至清自己也害怕，也为母亲担心。是否也为小妹妹担心，中国人问。她说：我么，没事。

有一次中国人问清怎么想，清说：不，她没事，她没有任何危险。

女孩靠近中国人。为了能把话说出来，她用手捂住脸。

“可是我们归根结底仍旧爱他，那是因为……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个天生的罪犯。他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即便他真把保罗杀了。”

他们谈论保罗。他觉得他很帅，清也帅，他说保罗和清就像兄弟俩。

她没在听他说什么。她说：

“在瀑布酒店跳过舞，我们就去取钱。我跟他们一起回沙奈尔旅馆。每次我母亲到西贡来，我就去那里过夜，和母亲一起，像小时候那样，我们闲聊……”

“聊什么？”

“聊人生，”她微笑，“聊她身后的事，”她又微笑，“就像你跟你母亲在满洲闲聊，在那个广州姑娘以

后。”

“你母亲，她必定知道许多事情。”

不，女孩说不，相反，因为她知道太多，结果什么也不知道了。她知道一切。也什么都不知道。是在两者之间她还知道一些事情，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无论母亲本人，还是我们这些孩子。她可能还知道法国北方一些乡村的名字，比如弗吕日、博尼耶尔、杜朗，还有几个城市的名字，比如敦刻尔克，她在那里第一次当上小学教师，和一名小学视察员结婚。

瀑布酒店位于西贡郊区一个天然公园里，一条小溪之上，溪流的源头有几股泉水。他们来到舞场，那是泉眼上方一个阴凉的平台。除了吧台后面两个混血女郎，没有别的人。那两位是等待舞客的舞女。一有客人进来，她们就播放唱片。一个越南小伙子前来问他们需要什么。工作人员都穿白制服。

中国人和少女共舞。

大哥望着他们。他冷笑，表示讥讽。

诅咒回归。它就藏在他勉强的、淫荡的笑声里。

中国人问女孩：

“他为什么怪笑？”

“笑我跟你跳舞。”

于是女孩和中国人也笑了。突然一切都变了。大哥的笑声变得生硬、尖刻。他张口，喊道：

“请原谅，这是神经反应。我控制不住……你们那么……不相配……我忍不住要笑。”

中国人放开女孩。他穿过舞池。他走向大哥，后者挨着母亲，坐在一张桌子边上。他走到离他很近的位置上。他细细打量他的面容，好像对之极感兴趣。

大哥害怕了。

于是中国人微笑着，平静、温和地说：

“请原谅，我不太了解您，但是您引起我的好奇……为什么您强迫自己笑出声来……您希望得到什么……”

大哥害怕了：

“我没想要什么，不过……说到打架……我随时奉陪……”

中国人开怀大笑：

“……我练过功夫。我总是事先告知。”

母亲也害怕了。她喊道：

“先生，您别在意，他喝醉了……”

大哥越来越害怕。

“难道我没有权利笑吗？”

中国人笑着说：

“没有。”

“我这么笑，又哪儿得罪您了，您请说……”

中国人寻找合适的词。他找不到这个词。

他说，这个词可能不存在。然后他找到了。

“假的，它是假的。就是这个词：假的。只有您一个人相信您在笑。其实不是。”

小哥哥站起身，走向吧台，邀请一个混血女郎跳舞。他没有听中国人和皮埃尔的谈话。

大哥一直站在他的椅子边上，不靠近中国人。他重新坐下来，低声说：

“这家伙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了……”

中国人继续与女孩跳舞。

他们跳舞。

舞曲告终。

大哥走向吧台。他要一杯马泰尔·佩里埃。

大哥远离中国人坐下。中国人坐到母亲身边，母亲心有余悸。她问他，声音发颤：

“您真的练过中国功夫，先生？”

中国人笑了。他说：

“没有……哪儿的话……从来没有，夫人，从来没有……您怎么也想不到，我离这玩意儿有多远……恰恰相反，夫人……”

母亲微笑，说：

“谢谢，先生，谢谢……”

她补充说：

“中国有钱人都练过功夫，真的吗？”

中国人不知道。他不再听母亲说话。他目不转睛盯着大哥，他说：

“真奇怪，见了您儿子就想揍他一顿……原谅我……”

母亲走到中国人跟前，低声说她知道这个事，说真是

家门不幸。她补一句：

"我女儿想必跟您说过……请原谅他，先生，尤其请原谅我，我没把孩子们教育好，受到最大惩罚的是我。"

母亲。她向吧台那边的儿子望去，她说她马上把他领回旅馆，说他喝醉了。

中国人微笑。他说：

"应该道歉的是我，夫人……我本不该搭理他……不过我当下很难克制。您别为这个就走了……"

"谢谢，先生。您说的情况，我都知道，这孩子欠揍。"

"可能他生性凶恶，对吗？"

母亲不知道怎么措辞。然后她说：

"可能吧，是的……不过他主要是残忍，您看……主要是这个，太可怕了……残忍，他以作恶为乐，这事情很神秘，还有他知道怎样作恶，这同样神秘，他对邪恶有种悟性。"

母亲转入沉思。她说：

"法语管这个叫魔鬼的聪明。"

中国人说：

“我们中国说：妖怪的聪明。”

“这是一回事，先生。”

“我同意，夫人。”

于是中国人久久盯着母亲。她害怕了，问有什么不对劲的。中国人说：

“我要您对我说真话，夫人，事关您的小女儿……您儿子是不是有时候打她？……”

母亲顿感恐慌，不由轻喟一声。不过她的长子没有听见。母亲迟疑不决，她久久望着中国人，终于回答：

“不，是我打她，先生，因为他，我怕他会把人打死。”

中国人对母亲微笑。

“奉您大儿子的命令？”

“……您要这么说也行……不过事情没这么简单……是出于对他的爱，为了讨他喜欢……为了有时候让他感到自己有理……您明白……”

母亲哭了。儿子在远处发觉出了什么事情。他向他们走去。中国人开始朝他看时，他停住脚步。母亲没有注意到。她低声问中国人，是否“小姑娘”跟他说起过……

中国人说没有，从来没有，说他是今天晚上才猜到的，说他本来有所怀疑，因为女孩老怀着一种儿童才有的恐惧心理——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的害怕和戒备……害怕一切，怕雷雨、黑暗、乞丐、大海……怕中国人——他朝母亲一笑——怕我，怕一切。

母亲低泣。中国人开始用明显的客观态度打量这个儿子，他望着那张俊美的脸，讲究的衣着，优雅的气派。他一边望着长子，一边问母亲他用了个什么词儿。她说他用了“训练”，是训练动物的意思，尤其爱说“没治了”，说如果他们母子俩不去过问，小姑娘就没治了……说他确信会有这个结局，说她会跟所有男人“走”的……

“您相信吗，夫人？……”

“我现在还相信，先生。”

她望着他。

“您怎么看，先生？……”

“夫人，我从第一天起就相信。从我在渡船上见到她，从我爱上她那个时候起。”

他们含着泪水相对微笑。中国人说：

“即便她没治了，我也爱她一辈子。”

他又问：

“你们就这样打她，直到那一天……”

“直到那一天，保罗看见我们三个人，我、我儿子和小姑娘关在屋子里不出来。他无法忍受。他扑到他身上去。”

母亲补充说：

“我一生从未那么害怕过。”

中国人叹口气，低声问道：

“您害怕哪个儿子会出事，夫人？”

母亲望着中国人，她站起身要走，然后又坐下来。

中国人说：

“我请您原谅。”

母亲自觉失态，她说：

“您应该知道，先生，您爱的即便是条狗，那也是神圣的。人有这个权利——它和生存的权利一样神圣——有权不对任何人解释这种爱。”

中国人垂下眼睛，他哭了。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即便是条狗”……

女孩和清跳舞。她低声跟他说：

“呆会儿我给你五百皮阿斯特，是给母亲的。你把它交给母亲。你先把它藏起来，要背着皮埃尔。”

清说他知道藏在哪里，怎样藏。

“他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说出这五百皮阿斯特。自从他整天抽鸦片，我就比他强大了。”

清一边跳舞，一边嗅闻女孩的头发，他吻她就像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谁也不在意，无论是家人，还是中国人。中国人望着女孩与清跳舞，没有任何醋意。想到将与女孩离别，他便陷入茫然。此刻他又回到那个境地，无以自拔，无从慰藉。母亲看到他的痛苦。她说话的样子很动人：

“我女儿让您很痛苦，先生。”

长子呆在舞池边上，没有移步。他看到危险过去了，中国人在想自己的心事，于是他高声说：

“臭中国人。”

中国人对母亲微笑。

“是的，夫人，她带给我的痛苦超过我的忍受力。”

母亲陶醉了，容态楚楚动人，她为中国人流泪。

“这想必可怕，先生，我相信您……不过您能跟我谈起我的孩子，那么真诚，我很领情……我们俩可以谈上好几夜，您不以为……”

“是的，夫人，是真的。我们可以谈她，谈您。（停顿。）您儿子说过，他打她是为她好，您认为他真的这么想？”

“是的，先生。我知道这很奇怪，不过这是真的。我可以对您发誓。”

中国人拿起母亲的手，吻上去。他说：

“可能他也看到，她正在遭遇危险……”

母亲惊喜莫名，感动得哭了。她说：

“人生多凶险，先生，假如您知道……”

女孩和清停住舞步。女孩说：

“信封里另有一个信封，装着二百皮阿斯特，是给你的。”

清感到奇怪：

“他给的？……”

“是的，他给的。别多想。”

清沉默。然后他说：

“我会留着这笔钱。为自己以后用——回暹罗去。”

中国人走到一张桌子边上坐下。想必是为了独处。他在城里是孤独的，在生活里也是。他满心爱着这个女孩，而女孩将要走了，永远离开他，远离他的身体。中国人心里像在居丧。而那个白人女孩知道这个。

她望着他，她破天荒第一次发现，孤独始终横亘在他与她之间，发现那种孤独，中国式的，不会离开她，它像是他周围的乡土。就像它是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爱情的依托一样。

女孩已经预感到，他们的故事可能是个悲情故事。

小哥哥邀请酒吧的混血少女跳舞。清也注视保罗优雅迷人的舞步。保罗从未学过跳舞。若不是女孩告诉他，清根本不知道。

惟独母亲和大哥位于整个场景的边缘。他们各自望着

保罗跳舞。[1]

小哥哥跳完一曲后回来。他邀请妹妹。他俩总是结成舞伴，看他们跳舞真是美妙的享受：小哥哥像是在睡梦中跳舞，不妨说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跳舞。他不望着妹妹，而妹妹也不望着他。他们一起跳舞却不知道该怎样跳。以后他们不会再以这种方式跳舞。母亲说，他俩跳起舞来像是王子和公主。有时候他们会心一笑，那种狡黠的笑无法模仿，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他们保持沉默，双方对视就足以使他们发笑。他们周围，人们满心喜悦看着他们跳舞。而他们毫不知情。

见到周围人的神情，中国人流泪了。他低声说：倾慕啊。

母亲听到了。她说是的，就是它……这个词最能表达这两个孩子的关系。

---

① 如果拍成电影，一切将通过目光传达。目光将连接各个画面。观看别人的人自身也被别人观看。摄影机取消了相互关系：它只拍摄个别的人，即每个人的孤独（在这里，是各人轮流跳舞）。这里不需要全景，因为不存在整体。只有单独的人，各人偶然领悟的“孤独”。贯穿整个影片的是情欲。——原注

人们听到大哥的声音。他对母亲说：

“保罗应该避免这样丢人现眼，他跳舞像橛木头……必须叫他们停下来……要他死了这条心……”

好像谁也没听见他的话，除了女孩，不过这也未必。

小哥哥和妹妹跳完了。她向独自呆在桌子边上的中国人走去，想跟他跳舞。他们起舞。

她说：

“刚才我很怕。”

“怕我杀了你？”

“是的。”

女孩又对中国人微笑。她说：

“你不可能明白。”

“我有点明白。”

“可能你是对的，我永远不会爱你。我说的是现在的心情。我不说别的时候。至于现在，今天晚上，我不爱你，我也永远不会爱你。”

中国人不回答。

女孩接着说：

“我其实更愿意你不爱我。愿意你对我，跟你平时对其他女人一样。我要的就是这样。犯不着另外还要爱我。”

沉默。

“我们都要离开，包括保罗。除了清。你将与你妻子，孤零零住在蓝房子里。”

他说他知道这个事实，在最大限度上知道它。

他们继续跳舞。

这一瞬间，他们与世隔绝。

他们停下来了。

“我愿意你找一个舞女跳舞。这样我能看到一次，你怎样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中国人犹豫片刻。然后他去邀请最漂亮的舞女，跟保罗跳过的那一个。

他们跳探戈。

女孩背靠着舞池的栏杆，面朝他们：他，这个在渡船上遇到的穿浅色柞丝绸的男子。他那身夏装，优雅柔滑，在这里显得多余，不合时宜。显得委屈。

她望着他。

而他沉没在自己的痛苦里。痛苦来自他自知没有力量违背规矩，与她结合。来自他知道，什么都不管用的，他太了解自己绝不会杀死父亲，绝不会偷走他的钱财，绝不会带着女孩远走高飞，坐船，乘火车，躲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就像他了解规矩一样，他了解自己怎样面对这个规矩。

中国人跳完舞回到座位。

女孩谈到钱，谈到没有钱什么也做不成，既不能留下来，也不能离开。她说：

“问题是我们背着债。对于你，你不可能知道什么叫欠债……它简直把人逼疯了。我母亲的薪水，首先用来还债，还债务的利息。这是最大的开支。我们借钱购买了稻田，结果它们寸草不长，不能耕种，甚至白送给穷人也没人要。”

中国人说：

“我想跟你谈谈你哥哥皮埃尔。上个星期，我在河边的鸦片馆见到他。他跟我要一百皮阿斯特。我给了他。我想他会继续吸毒，到死为止，还会做一些吓人的事情。什么坏事，最糟糕的，他都做得出来。”

中国人还说：

“最糟糕的，是他回到法国以后没有鸦片抽。他会去吸可卡因，这太危险了。你母亲真的必须让保罗躲开他，越快越好……还有你，他会叫你去卖淫，为了买到毒品，他毫不犹豫会逼你去做。现在他还有点怕你……不过这长不了。对我来说，你好像跟一个凶手一起生活。”

女孩告诉他：

“他已经试过要我去卖淫。卖给一个路过沙沥的西贡医生。是那个医生亲口跟清说的……清恨不得杀了他。”

女孩停下舞步。她问中国人：

“随便什么人，你都会给他一百皮阿斯特……”

“是的。”

女孩笑了。她说：

“为什么？”

“我说不清楚。可能为了让他对你母亲好一点。不是的。这是因为我喜欢鸦片。只为这个，不为别的。我理解他。”

“我们家的人，甚至我母亲，都想杀了他。一百皮阿斯特，对于他，这就是我的身价。跟那个路过的医生，他

也开这个价……”

沉默。他微笑。他问：

“你不喜欢他？……”

“不喜欢。在你之前，我喜欢的是清。”

中国人知道这个事。

他说他要走了，要到堤岸去打牌。说司机会回到瀑布酒店来接她，带她到单身套间去取钱。她说：

“今天晚上我把钱给清。由他到沙沥转交给我母亲。”

舞曲告终。中国人去跟母亲打招呼。他忘了结账，随后想起来了：他走到他们的桌子边上，把一百皮阿斯特放在专用的小碟子里。侍者收走钱，去账台结账，返回来，把找头放进碟子。中国人已经走了，他忘了找头。

于是，大哥慢慢站起身，走向吧台。然后他回到碟子边上，把手搁在桌子上迟迟不肯挪开。

他把钱取走的时候，只有女孩和清注意到。他们笑了。他们不说穿。他们只是笑。有时候，女孩和清看见大

哥偷钱就会心一笑。这次又撞上了：他把钱塞进口袋。

那天晚上他可是被侍者吓着了。侍者到桌子边上去收小费，高喊有客人忘了给小费。大哥一见到他，赶紧出去坐在B12里等候其他人，说自己要走了。女孩忘了：大哥其实胆小怕事。她心有余悸。清也为大哥害怕。

小哥哥继续跳舞，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没看到这一幕。

大哥走回来，喊道：走吧，走吧，离开这破酒馆。他有点慌乱，命令小哥哥立即离开。女孩把两个哥哥隔开。她说他应该等到舞曲结束。

大哥等着。

母亲喝醉了。她觉得一切都逗乐：他儿子偷钱，随着又害怕，又慌乱，就像这是一出非常搞笑的喜剧，活灵活现，有精彩的动作，她熟悉这出喜剧的每一个细节，每次看到都十分开心——就像看到一个孩子的出尔反尔。

大哥又到瀑布酒店的院子里去等候。

酒店一名员工前来通知：舞会即将收场。音乐停了。吧台打烊。

女孩对清说：

"我们这家子都是无赖。"

清说这没什么，他笑了。

女孩跟清说，她跟他一块儿到单身套间去取钱，让他在利奥泰街，阿丽丝卖淫的壕沟那边等她。他知道那个地方。他记起女孩跟他讲过的阿丽丝的故事，有坐汽车的陌生人停在她说的地方。

女孩跟清无所不谈，除了她跟沙沥的中国人的事情。而有关他，清的事情，女孩只跟这位沙沥的中国人说。

利穆新汽车里面开着灯，像座监狱。

车里没有载人。司机等着女孩。

大哥在B12里睡着了。

全家人四处张望，不明白中国人到哪里去了。只有清和女孩心知肚明，他们不由大笑。

母亲和大儿子坐在B12的后座。

小哥哥和平时一样，坐在清的身边。

司机打开莱昂－博来的车门。

女孩在后座坐下。

全家人瞪着大眼，莫名其妙。他们还在等中国人，然

后，当他们看到小妹妹坐着莱昂－博来独自离去，也就不想弄个明白了。

女孩笑了。司机也笑了。

司机用法语说：

“我主人说了：我们去堤岸。”

司机在单身套间前停车。他去开门。少女下车，悄悄走进单身套间。就像有人在里面睡觉一样，她悄悄关上房门。她看了一眼：屋里没人。这是第一次。她从容不迫。

一个大信封放在桌子上，没有封口。

她不马上去拿那个信封。她在桌子边上的扶手椅里坐下。她就这样，守着钱关在屋子里。

屋外，司机熄灭了莱昂－博来的马达。

一片寂静，除了远处，小河方向传来的犬吠声。大信封里套着两个小信封，一个是给母亲的，另一个是给清的。成捆的钞票还带着银行的封条。女孩没有把钞票抽出来，相反，她把它们推到黄色大信封的深处。

她仍坐在那里。扶手椅上挂着情人的黑色睡衣，阴森森的，挺吓人。她已经与这场所永远告别了。她流泪。始

终坐着。她独自与钱呆在一起，面对这一笔她从外人那里成功得到的钱，她被自己感动了。她与母亲合谋做了这件事，她们取到了——钱。悄悄地，轻轻地，她哭泣。出于顿悟。出于难以名状的感伤。没有痛苦，丝毫没有。她拿起自己的书包。她把信封塞进书包。她站起身。她关灯。她离开。

镜头停留在她呆过的位置上。

单身套间里熄了灯。

钥匙在锁孔里的响声。然后是莱昂－博来的马达启动声。然后她渐渐远去，消溶在城市里。

利奥泰寄宿学校。

院子里没有人。

与每天晚上一样，食堂那边，小校工们在唱歌、玩牌。

女孩脱掉鞋，她上楼走进寝室。学校面向后街的窗户敞开着。

几个姑娘站在窗口观看阿丽丝卖淫。交易就在这条没有灯光的后街的壕沟里进行。与寄宿生们一起，两名女舍

监也在观看。这条街位于西贡的边缘，它属于被她们的白人父亲抛弃的混血姑娘。[①]

女孩靠近窗口，朝街上看。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身上动手动脚。男人和女人都穿白色衣服。

卖淫结束了。阿丽丝和她的情人站起身。

观看这场面的姑娘中，也有海伦·拉戈奈尔。

女孩去睡了。海伦·拉戈奈尔与别的姑娘也去睡了。

阿丽丝回来了。她穿过寝室，熄灯，睡下。

女孩起来。她穿过走廊、院子，出门。她一直走到街上与清约会的地点。

她悄声呼唤清动听的名字。

女孩和清。

清从寄宿学校后面的暗处走出来。她向他走去。他们拥抱。一言不发。她说她拿到钱了。

他们去找停在寄宿学校后面的B12。

① 在交趾支那尽头的金瓯，刚冒出海面的飞鸟平原是水稻种植区。由于疟疾和瘟疫流行，在那里任职的白人官员不准携带家眷。——原注

她走进后座，躺下来。他们对视。他知道经过。

他不吭声，他朝动物园驶去。没有人影。他把车停在篱笆附近，猛兽区的后面。她说：

“以前我每星期四一个人来。后来我跟你一块儿来。”

他们相看。清说：

“你是他的情妇。”

“是的……你曾希望不是这样。”

“是的。”

小司机低喟。他说起越南语来了。他不再望着她。她说：

“来呀清。”

“我不。”

“我们，你和我，早就想这个了……来吧……你不必害怕了……跟我来呀，清。”

“不，我不能，你是我的姐妹。”

他来了。他们抱吻，嗅闻对方的气息。哭泣。然后睡着了，没有交出彼此的身体。

女孩醒了。依旧是黑夜。她呼唤清，她跟他说必须在

天亮前赶到沙奈尔旅馆。

她又睡着了。

清久久看着她的睡态，然后他前往沙奈尔旅馆。

沙奈尔旅馆。房间里。

小哥哥在那里。他睡着了。

清摊开第二张床。他在床绷上躺下。

他们低声谈论起母亲。他跟母亲谈过皮埃尔的事。他告诉女孩：

“上星期，皮埃尔又在湄公鸦片馆赖账。她跟我说，如果他不还账，他要坐牢的。想到儿子会进监狱，她吓坏了。即使他很快就要回法国，她，做母亲的，也要跟鸦片馆结账。要在动身前结清。她必须准备好旅费，还要——付钱给鸦片馆。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发疯，当母亲的。”

女孩说：

“她会发疯的。你知道这个。”

“是的。我知道。”

女孩接着说：

“是的。你别跟母亲说这笔钱的事。等不到第二天，

她就会听任皮埃尔把钱偷走。”

“这一切我全知道。我自己去给鸦片馆还钱。然后，我把剩下的钱藏起来。”

沉默。女孩望着清。她跟他说：

“我一辈子都想要你。”

她把装钱的大信封交给清。清把钱包在一条小围巾里，打上结，然后围在腰上。他收紧围巾两头的结。然后他说：

“他总会想办法偷到手的。”

女孩说：

“即便对我，你也不要说把钱藏在哪里了。”

清说，就是对保罗他也永远不会说，虽说他没有记性。

女孩看着清入睡。

从前，在他们坐B12去堤坝的路上，为了催女孩入睡，清一直唱歌。他说：这是为了驱逐对于魔鬼的恐惧，驱逐对森林、老虎、海盗，以及柬埔寨边境上所有其他灾难的恐惧。

清睡着了。女孩爱抚清的身体。她想到暹罗的森林，她哭了。

于是清听任女孩爱抚他。他又为她唱歌——她哭了，她问他为什么不想要她。他笑了。他说他害怕自己会杀死白皮肤的男女，说他应该当心自己。

又到了堤岸。

有时候是司机一个人来到单身套间。有时候是中国人还没有到。中国人，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像是个客人，来拜访女孩。

单身套间几乎从不关门，即使在夜晚。中国人不关门。他说他跟邻居们相处很熟。认识女孩之前，他常与同街的邻居，也与别的街道的邻居一起聚会。后来他认识了她，就不再聚会了。女孩问过他是否怀念这些聚会，他说他也不知道。

前不久，有天晚上，黑色汽车没在中学那条街上露

面。她很是害怕。她就坐人力车到堤岸去。他在那里。独自一人。睡了。他蜷曲着身子，是少年人的睡姿。她，她知道他没睡着。她久久望着他，不走过去。他佯作醒来。他朝她微笑。他久久望着她，一言不发。然后他向她伸出双臂，她走上去，他把她按倒在床上，紧贴他的身体。然后他松开她。他说他不行了。这以后，他们即将分离的想法占据了房间，像一股臭味停留下来，令人只想躲避。

他说他的身体对要走的人无法产生欲望。那个人撇下他的身体，令它永远孤苦伶仃。永远。

他不说他如何痛苦。他任它摆布。他说他的身体开始喜欢这种痛苦，说它取代了女孩的身体。

这件事情对女孩来说不好理解。他没说清楚。

不妨这么说，是的，他爱过女孩，爱得死去活来。而现在，他爱的只是他知道这份爱情，这份令人痛苦的爱情无望开花结实。

可是每天晚上，司机依旧在莱昂－博来车里等候女孩。

他把她搂进怀里。他问寄宿学校是否到某一钟点要关

门。她说是的——当然了——不过可以从门房的小门进去。她说：

“他认识我们每个人。假如他没听见，我们就绕到厨房背后，叫一个校工，他也会开门的。”

他微笑。他说：

“校工们认识你们每个人。”

“是的。我们可以随时进去，随时出来。我们像兄弟姐妹一样相处。我跟他们说安南语，他们对谁都一视同仁。”

女孩突然生气了，她勉强克制自己。她说：

“假如要求我天天晚上返校，我母亲知道的，我只有带着我小哥哥和清到波雷诺去。到堤坝那边。”

中国人问堤坝的确切地点。她说他不知道也没有关系的。他重复她的话：

“到堤坝那边。带着保罗和清。她说那地方像是天堂。”

她说是的，就像天堂。[①]

① 女孩离开后好多年，仍旧梦想重睹波雷诺和云壤的小道。也梦想黑夜里从贡布直达海边的公路。以及云壤港口的食堂和舞会：在《中国之夜》和《拉莫娜》的伴奏下，与在沿海地区做走私生意的外国小伙子跳舞。——原注

他问：

“你也有夜不归宿的时候？”

“没有。除非我母亲来了，我跟你说过，我就跟她一起去沙奈尔旅馆。我一个人很少去电影院。我小哥哥常带着清去，我们一起去。”

“有时候你只跟清一起去堤坝？”

“有时候常去。在播种季节或者为了给工人发工钱，雨季过后。”

她说，那时他们睡同一张行军床。她太小，他不能要了她。他们玩这个游戏，因为办不成事而痛苦。因为有这种欲望而哭泣。她补充说：后来他搞政治了，他爱过我。

中国人不插话。他让她说下去。他望着她。她知道：他望的不是她，而是伊甸电影院的头几排座位。每天晚上，从利奥泰寄宿学校溜出来的混血姑娘都坐在那儿。

她说：

“我很少跟海伦一起上电影院，她感到厌烦，她一点不懂电影。事情是这样的，你明白，我们去伊甸电影院不用买票。从前，我母亲在西贡等待新的任命时，她在电影院弹钢琴。所以现在院方让我们免费入场……我忘了，我

也跟我的数学老师一起去看电影。”

“为什么跟他？”

“因为他要求我。是个年轻人。他在西贡感到无聊。”

“你喜欢他……”

女孩欲言又止：

“一般吧……”

“那么清呢？”

她像在思索。她说：

“怎么说呢……我喜欢他赛过喜欢数学老师一千倍。我非常，非常喜欢他。你是知道的。”

“是的。”

“那你为什么还要问我……”

“为了由于你而痛苦。”

她忽然变得温柔。她说她很喜欢谈论清。

他说他也很喜欢清，说不可能不喜欢他。

她还说，有一天清要回到自己在暹罗那边，大象山脉里的小村庄去。那样他就离堤坝里面的稻田很近了。

他们前往邮船公司所在的小河边上。酷暑以来，他们每天去那儿。

司机在一个用树枝遮蔽阳光的摊档前停下来。他们喝米酒。

中国人望着女孩，他倾慕她，他跟她说：

“我倾慕你，不由自主，”他微笑，“即便因此痛苦。”

司机跟他们一起喝米酒。他们三个人在这类场所一起喝酒，他们笑在一起。司机从不主动跟女孩说话。

她看着中国人，她想跟他说件事。他知道她有话要说：

“有什么事啊？”

她说今天晚上她想回寄宿学校。她说：

“是为了海伦。不然她会等我。假如我不回去，她会伤心的。她会睡不着。”

中国人望着她：

“不是这回事。”

“你说得对，完全不是。”

她说：

“事情是，我想一个人呆着，就一次。为了想想你和我。想发生的事情。”

“也什么都不想。”

“是的——也什么都不想。”

“想你会变成什么样子，不，我确信你从来不去想这个，想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从不，真的。”

他说他知道这个。

她对自己的情人微笑，她把他找回来了，她依偎在他的身上。她说：

“自从我们有了这事儿，我以为我的生活开始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

中国人爱抚女孩的头发。他说：

“你怎么知道……”

“我从这个，从我有时候想死，想受苦，想独自呆着——在你不在的时候，为了能爱你，能为你而痛苦，也为了想我将来要做的事情。”

她抬眼望他，她说：

“跟你一样，你也有时候想一个人呆着。”

"是的。"他补充说，"我，那是夜里你睡了，我离开你之后。"

她笑了。她说：

"我，也是夜里，不过你，我想是在你说中国话的时候。"

她转过脸去。她接着讲：

"上个月，我以为自己怀孕了。我将近一星期没来月经。开头我害怕，人会害怕的，也说不清为什么，后来那个血来了……我反而遗憾……"

她不说了。他把她抱紧。她颤抖。她没哭。说完这事，她身上发冷。

"我开始想象他会是什么模样。我看见他了。他是个像你一样的中国人。你跟我在一起，你抓着他的小手玩。"

他不吭声。她问，如果他父亲知道有这个孩子，会不会让步。

中国人沉默。

然后他回答。他说不会的，说这事会惹个大麻烦，不过他不会让步的。

女孩看着他流泪。她躲开他，也哭了。她说他们还要见面，说不可能不见面的……他不答话。

女孩穿过利奥泰寄宿学校的大院子。

走廊尽头，厨房那边，校工们亮着灯。正在唱歌的那个校工就是跳西班牙狐步舞的那一位。那天晚上，他唱的是女孩烂熟于心的那个曲子，是清在黎明时分走出森林，抵达贡布之前唱的。

女孩喜欢横穿利奥泰寄宿学校的大院子，喜欢有顶棚的院子和宿舍，也喜欢在黑夜里产生的恐惧，这都令她喜悦。还有年轻校工们对深夜归校的白人少女的欲望，也同样令她喜悦。

在与她的床相邻的床上，海伦·拉戈奈尔睡着了。

女孩不叫醒她。刚闭上眼睛，女孩也坠入梦乡，凡是孩子都能刚贴上枕头就熟睡。

单身套间。

他们面对面依偎在床上。他们不看着对方。中国人痛苦到了极点。对于女孩，她对龙海曾感到的恐惧，几乎每天晚上在单身套间里重新产生。她怕因此死去。

今晚，她跟他讲海伦·拉戈奈尔。她说她想领她到这里来。让他拿下她。假如她要求海伦·拉戈奈尔，她会来的。

“我很想这个事，要你拿下她，好比是我把她送给你的……我想在我们分手前有这个事。”

他不理解。好像他对她的话无动于衷。他不看着她。她边说边哭。他的目光投向别处，街道，黑夜。

她说：

“就好比她是你妻子，好比她是中国人……好比她属于我，是我把她送给你的。我喜欢怀着痛苦爱你。我跟你们俩在一起。我看着。我允许你们欺骗我。海伦十七岁了。不过她什么也不懂。我从没见过她那样漂亮的姑娘。她是处女。她想男人快疯了……她自己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中国人沉默。女孩喊道：

“我是为了你才对她有欲望，很强烈……而且我把她送给你……你懂不懂？……”

她叫喊。中国人自言自语。他不说海伦的事，只说他自己的痛苦。

“我什么也弄不懂了，我弄不懂这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怎么会接受我父亲的摆布，让他就这样谋杀自己的儿子。”

沉默。女孩躺在情人身上。她打他。她叫喊：

“她也不开心，海伦……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不开心……寄宿学校所有的学生都爱上她了，海伦。还有舍监们、校长、教师们。所有的人。她不当一回事。可能她没有看出来，她不知道。不过她可以来见你。你可以像要我一样要了她，只要跟她说同样的话。后来，总有一天，你会分不清是她还是我了。就在你们正要忘记我的时候，我看着你们，我流泪。离我动身还有十天。我不能想这个事，她和你的形象留在我脑子里那么深……”

中国人叫喊：

“我不要海伦·拉戈奈尔。我什么都不想要了。”

她沉默。他睡着了。他在风扇送出的热风中睡去。

她低声喊他的名字：惟一的一次。她睡着了。他没有听见。

黑夜里突然下起雨来。女孩还在睡。

中国人平静地说，声音像是来自时间和绝望的深处：

“刮季风了。”

她醒了。她听到这句话。

倾盆大雨泼向城市。雨水像整整一条河，淹没堤岸。

女孩又睡过去。

中国人轻声叫女孩过来观看季风带来的大雨，看这场雨有多美，多么为人渴望，尤其是它降落在夜里，缓解了之前的酷暑。女孩睁开眼睛，她什么也不想看到，她又闭上眼睛。她什么也不想看到。我不，她说。

她把脸转向墙壁。[1]

他心事重重，很孤独。

他们很孤独。已经失去了对方。已经彼此远离。

沉默。

然后他提了个客套性的问题。他们已经为说话而说话。他们战栗。他们的手在战栗。

“你到法国后会做什么？”

“我有份奖学金，我要读书。”

“你母亲，她要你将来做什么？”

“没要求。她只对两个儿子要求一切。对于我，她没有任何要求。保罗，可能她要把他留在身边……而我，我倒是希望他跟清一起留下来，留在堤坝那边带游廊的房子里。”

中国人询问有关清的事情。

“他的老家在哪里？”

---

① 她已记不清，季风带来第一场暴雨之夜，他们是在哪里度过的。可能仍在小河边的咖啡馆里喝米酒，要不就是在植物园的猛兽区里听黑豹为怀念森林而哭叫，或者是在这个单身套间里。她记得雨落在廊棚上的响声，它没打着人却像把人压倒了，同时人的身体从痛苦中得到解救，突然感到爽快。——原注

“他不知道。我母亲把他领走时，他还很小。事情很奇怪，他不记得自己的父母，什么也不记得，除了有弟弟和妹妹。还记得森林。”

“他没想法打听弟弟妹妹们的消息。”

“没有。他说他们不可能活下来。”

沉默。

她猛扑到他身上，紧贴着他的身体不动。

他们哭了。

她说，她问：

“我们永远不再见面了，永远？”

“永远。”

“除非……”

“别说了。”

“我们会忘掉的。”

“不。”

“我们会跟别的人做爱。”

“是的。”

泪水。他们低声哭泣。

“然后有一天，我们会爱上别人。”

"会的。"

沉默。他们哭泣。

"然后有一天，我们会说起我们自己，是跟新的人说，我们会讲述事情的经过。"

"然后，另一天，再晚些时候，很久以后，我们会把故事写出来。"

"我不知道。"

他们哭泣。

"有一天我们会死的。"

"是的。棺材里将有爱情和尸体。"

"是的，棺材外面要放着书。"

"也许吧。我们还不可能知道一切。"

中国人说：

"能的。我们知道。知道将有一些书。"

不可能不是这样的。

半夜里雨声重新响起。

他们躺在床上的身体。他们一直拥抱着，此刻都睡着

了。

镜头看到他们，由于季风之夜天空乌黑，他们的身影很暗——全凭女孩纤小的身材贴在北方中国人颀长的身躯上，我们才能辨认出他们。

灯光熄灭的单身套间里，闹钟响了。

女孩起身。朝窗外看。天还没有亮。她记起来了。哭了。

她去洗淋浴。她匆忙了事，边洗边哭。她看闹钟。天还早，不到六点。他必定记起有事要办，关照司机上了闹钟。

天色依旧黑暗，长夜未尽。

司机推开门。他端给她一杯咖啡和一块中国点心。

她记起来了。她曾忘了大哥要起程。

司机应该把她送到邮船公司码头。

司机向小河那边驶去。他开得很快。

镜头在邮船公司的大铁栅门口又找到他们。

清和小哥哥已在那里，面向上船码头的大平台。

太阳在灰蒙蒙的天空中升起。

码头上停靠着出港的船：一艘舱位分三个等级的邮船。就是这一艘。

大铁门背后，是被“关在外面”的小哥哥和清。女孩和他们会合。

铁门前面，母亲独自与她的大儿子皮埃尔，要走的那个，呆在一起。

那里仅有寥寥几个别的白人。

那场面像是苦役犯出发。

几个光脚穿卡其布制服的本地警察混在“甲板旅客”中间。

出港船舶附近总有警察在场。为了监视鸦片贩卖者、逃犯、逃票者，以及从事各种交易的各个种族的流氓败类。

头等舱和二等舱的甲板上，满是印度人和肤色难辨的其他旅客。印度人将在科伦坡下船，其他人要去新加坡。

这是一次平平常常的出航。

大哥站在下层甲板上。他从头等舱甲板走下来，以便离母亲近一些。

她佯作没有看见他。他试图笑一下，就像他开了个玩笑似的。他没看见妹妹和弟弟。他望着这个感到羞辱的女人，他的母亲，他放声大哭。

这是他第一次与母亲分别。他十九岁。

女孩和小哥哥相互靠着肩头哭泣，他俩被封存在任何人也无法分担的绝望里。清抱住他们，他轻抚他们的脸，他们的手。他为他们哭泣而哭泣，他也为母亲哭泣而哭泣。为对女孩的爱而哭泣。

母亲。她面朝邮船。镜头看不见她的脸。她转过身来。她走向栅栏，靠在铁栅上，在她剩下的孩子身边。她悄悄哭泣，声音很低，她已没有力气。她已经死了。跟清一样，她轻抚那两个孩子的身体。他们已与另一个孩子，他们的长兄，那个被母亲惯坏、被天主遗弃的孩子分离。

船上拉响了汽笛。

母亲简直疯了。

母亲奔跑起来。她向轮船奔去。

清打开铁栅，追上她。他把她抱住。她不抵抗。她说：

“不是因为他走了我才哭的……是因为他没救了我才哭的，我是看清了，他等于死了，我不想再见到他，不值当了。”

轮船逐渐远去，清不让她看到。长子越离越远，他低着头，离开甲板，他不再望着母亲。

他消失在船舱里。

他们三个抱成一团，久久不肯分开。

然后清把母亲松开。她不再朝那边看。她知道不值当了。知道已经什么也看不清了，无论是身体还是脸庞。惟有清还在流泪。他为所有一切而流泪。也为他自己伤心，为他这个又沦为弃儿的孤儿。

单身套间的门开着。她进来。中国人在抽鸦片。他不理睬女孩。

她走到他身边，靠着他躺下，但是并不贴近，几乎没挨着他。

她抽泣。他不去管她。她挺温顺的，好像没有注意到他似的。他知道原委。

沉默。他说：

“事情完了。”

“是的。”

“我听到汽笛响了。”

他还说：

“这不过叫人难受罢了。没必要哭。谁也没死啊。”

女孩不答话，她像是从此对一切都无所谓了。

然后她说了当天早晨清告诉她的事情。说是母亲委托他们从前的监护人照料儿子的膳宿，那地方很远，在多尔多涅。说母亲日后回法国也不想见他了。说因为这一点，她在离开他时才那么伤心。她说：

“她曾那么多年抛弃我们，保罗和我，她很内疚。她觉得这很严重。”

中国人谈起他的婚事，好让女孩忘记大哥走了。他说：

“我女人，她要到沙沥来。这是结婚前最后一次拜访。我必须到沙沥去接待她。”

女孩听到了。突然，面对他，她乐意听那个故事，那个比她自己的故事更有分量、更迷人的故事，那个在所有小说里讲述的故事，那个成了她，女孩的牺牲品的女人的故事：而她自己是故事里的另一个女人，还没有露面，是所有爱情故事里必不可少的那个女人。

中国人看到女孩的注意力回到他身上来了，看到她在听。他继续一边爱抚她，一边讲述。他还说：你知道，这事情在中国，千万年来都是这样安排的。

她要求他讲下去。

“我第一次见到我女人时，她十岁，我二十岁。是她六岁时，双方父母为我们订了婚。我从未跟她说过话。她家有钱，像我家。双方父母首先由于这个原因，才给我们订婚的，门当户对么。她全身戴着金银珠宝，”他微笑，“跟我母亲一样。”

女孩如同他希望的那样，用心听着。她问：

“那么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由于她家门风清高。”

女孩微笑，带点嘲讽的意味。中国人跟着也笑了。他说：

“我有时候忘了你还小，是个孩子……在你听故事的时候我才记起来……”

她一直在行军床上躺在他身边。她把脸埋进他的胸部。她感到不幸。

她不哭。她不再哭泣。中国人低声说：

“我的爱人……我的小女孩……”

女孩触摸中国人的额头：

“你那么烫，像发烧了。”

中国人用双臂撑起她，以便把她看个仔细。在讲完这个爱情故事之前，他要“一次看个够”。

他说：

“你有事情要跟我说……”

“是的。我跟你撒了谎。我十天前刚满十五岁。”

“这没关系。”

他犹豫片刻，然后说：

“我父亲是知道的。他跟我说了。”

女孩喊道：

“你父亲总归还是缺德。”

他冲女孩微笑，他补充说：

“我们中国人也喜欢小女孩的，你别哭。我知道你的年龄。”

她说：

“我没哭。”

她流泪。

他说：

“我也有事情要跟你说……我叫人给你大哥送去鸦片。他断了鸦片没法活……他可以在船上抽一点……我还差人给他送去一点钱，归他自己用。”

她把身体挪开，突然变得凶狠。她不答话。他说：

“我本想跟你做一次的。可我现在对你没有任何意思了。对于你，我好比死了。”

沉默。她说：

“这样也好。”

“好吧。我一点也不难受。你自己做吧，让我看着你。”

她在做。在获得快感时，她用中国话叫他的名字。她

做完了。他们对视，直到彼此都流泪。然后她平生第一次说出那句约定俗成的话——书里，电影里，生活里，所有情人说的话：

“我爱你。”

中国人捂住脸。正因为女孩的话极其平常，才使他如遭雷击。他说是的，真的。他闭上眼睛。他低声说：

“我相信我们真是这样的。”

沉默。

他又喊她：

“我的小女孩……我的孩子……”

他吻她的嘴。她的脸，她的身体。她的眼睛。

然后有长时间的沉默。

他不再望着她。他把手臂从她身上挪开。

他与她脱离接触。他静止不动。她像害怕在龙海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样，感到害怕。

她起身，套上连衣裙，拿起鞋子和书包，站在房间中央。

他睁开眼睛。他脸朝墙以便不再见到她，而且用她从

未听过的温柔口气说道：

"别回来了。"

她没出去。她说：

"我们怎么办……"

"我不知道。永远别回来了。"

她问，她说：

"永不。即便你叫我。"

他不回答。然后他答话了。他说：

"即便我叫你。永不。"

她出去。她带上门。

她等待。

他不叫她。

等到她上了汽车，他才喊出声来。

这是一声凄惨、漫长的呼喊，出于无能为力、恼怒和恶心，好像它是呕吐出来的。这是古老中国化为语言的呼喊。

接着，这呼喊突然减弱，变成一个情人、一个女人的低声呻吟。直到最后，这呼喊仅是温柔和遗忘时，它重又

显得怪异，变得可怕、淫荡、寡廉鲜耻、不可解读，像疯狂，像死亡，像情欲。

女孩什么也没辨认出来。没有一个字。连声音也没有。这是临死的绝叫，不清楚是谁的，什么东西的，什么动物的，也许是条狗，同时也是一个人的喊叫。两种声音在爱情的痛苦中彼此不分。

公路上一辆客车：我们认出是渡船上那一辆。

女孩坐在车里。

她到沙沥去。她去见母亲。

门开着。会以为里面没有人。母亲在屋里，客厅里，她躺在摇椅上睡着了。她正对着门口吹来的穿堂风。她的头发蓬乱。在她跟前，靠着墙，清蹲在地上。女孩进屋。母亲醒来。她看见自己的女儿。她脸上有甜蜜的、略带嘲讽的微笑。她说：

“我知道你要来的。你怕什么来着？”

“怕你快死了。”

“恰恰相反。我在休息。这跟度假一样。我不再害怕他们相互残杀了……我很高兴。”

说话声中断。她哭了。沉默。她朝女儿看。她边哭边笑，好像她新发现这个女儿。

“这帽子是怎么一回事……”

少女含泪对母亲微笑。

母亲也微笑，她在思索，她没看见女儿的眼泪，只看见帽子。

“你瞧……跟你挺配的。让你换个了模样。是我给你买的吧？”

“除了你还有谁？”她微笑，“有些日子，我们想要什么你就买什么。”

“在哪儿买的？”

“卡蒂纳大街，是打折商品。”

母亲像是喝过酒。她突然改变话题。她问：

“保罗将来能做什么……”

女孩不回答，母亲自顾往下说：

“毕竟还有些事情他可以做……现在他不必害怕了。”

女孩说他会害怕一辈子。

母亲转而问清：

“照你说，保罗将来能做什么……”

清却向女孩回答：

“他可以当会计。他算术很好。摆弄机器他也行。修理汽车什么的，他很在行……不过说真的，他一辈子都会害怕。”

母亲不想谈论他的害怕。她说：

“常有这种情况……真的……像他这样的孩子，开窍晚的，计算能力倒很强……有时候还是天才。”她又流泪，“我爱保罗不够……可能这是一切的根源……”

清说：

“不是的。不能这么想。这是天生的，家庭遗传。”

“你真的这么想？……”

“我确信。”

沉默。母亲对女儿说：

“告诉你，我放弃了。地籍管理处最终同意回购我在高处的土地和房子。有了这笔钱，我可以还债了。”

清望着少女，对她使个眼色，暗示母亲没说实话。母

亲没看见清的举动。她就是看见了，也不会在乎的。

沉默。女孩望着光光的四壁。她说：

“他们把家具搬走了。”

“是的。银器也搬走了。剩下来的五百皮阿斯特，我留着回法国用。”

女孩微笑。她喊道：

“我们再也不用付钱给中国人，中国佬了。我们一分钱也不用付了。”

母亲也笑了。她喊道：

“是的。统统结束了。结束。”她忽然学起她的孩子们的说话方式，“他们再怎么使坏……一个子儿也没了。”

他们三个笑在一起。

保罗听到笑声，赶过来了。他坐在清身边，跟他一样背靠着墙。他也像母亲那样笑起来，那种忽高忽低、无边无际的笑声。大哥说的“北方笑法”。

女孩说：

“至于我，也不必再担心了，总有一个人，有一天，会娶我的。”

母亲爱抚女孩的头。保罗冲他妹妹微笑。

然后清和保罗走开了。他们去找凉茶——不加糖的——那是清劝母亲天天喝的，以便“舒筋活血”。

剩下母女俩单独相处。

母亲不由为身边这个孩子，她的女儿的未来而“神往”。

“真的……你讨男人喜欢。你应该知道这一点。还应该知道，你之所以讨他们喜欢，是因为你本身。不是因为你的财产，因为你的财产，从开始到结束都是零……”

她们不再笑了。

继之以沉默。然后母亲盘问女孩：

“你还跟他见面……”

“是的。”她补充说，“他叫我别回来，不过我还是去了。我做不到不去。”

“那么……你去见他不仅仅是为了钱。”

“不是……”女孩犹豫，“不仅仅是。”

母亲惊讶，突然感到痛苦，低声说：

“莫不是你对他有了情……”

“也许吧，是的。”

“对一个中国人……这太奇怪了……”

“是的。”

“那么，你感到不幸……”

“有点……”

“多不幸啊……天哪，多不幸……”

沉默。母亲问：

“你跟他一起来的……”

“不。我坐客车。”

沉默。然后母亲说：

“我倒是很想再见见那个人，你知道……”

“他不肯的。”

“倒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他这个人……钱么，”她笑了，“我从来没挣过这么多。”

她们笑了。她们笑得同样年轻。

女孩望着被放高利贷者搬走的香木家具原来的位置。

她问，客厅大柜子门上雕刻的是不是胡桃树和松鼠。

她说：我已经忘了。

母亲望着墙上的家具痕迹。连她也不知道那曾经是什

么花纹。她说：

“我以为，那是睡莲，这里总是老一套，睡莲和龙。回国什么也不带走，不带家具，这有多好。”

女孩问：

“确切说，我们哪一天走？”

“最晚六天以后，除非出了意外。”沉默，“事实上，我是把床卖给中国佬的。卖得很贵。那几张床保存得很好。我会怀念殖民地大床的……法国的床太软……我在法国睡不好，不过这没有办法……”

沉默。

母亲说：

“我什么也不带走。可省事了……我的手提箱都收拾好了。剩下来要做的，是清理文书，你们父亲的信件，你的法语作业。其次，不能忘记莎玛丽丹百货公司的购货券，要用它购买冬季服装。你不知道，我们一回到法国，马上就是秋天了。”

母亲睡着了。女孩走出客厅，探视各个房间，辨认一些剩下的物件。

清在厨房里，他在洗晚餐用的大米。保罗在他身边。

从上次暑假开始，八个月来发生了那么多新鲜事，这一天却像是从前的平常日子。

女孩巡视整个住宅。有些家具不见了。人们取走了阿杜房间里的缝纫机。

各间卧室里的床还没有搬走，它们已被贴上用中文写的标签。

女孩走进浴室。她照镜子。椭圆形的镜子没有被卸走。

镜子里掠过小哥哥的身影，他正穿过院子。女孩低声呼唤他：保罗。

保罗从河那边的小门走进浴室。他们久久拥抱。然后她脱光衣服，在他身边躺下，提示他应该爬到她身上来。他照办了。她再次拥抱他，然后帮了他一把。

当他叫出声来，她转过脸来面对他的脸，用自己的嘴堵住他的嘴，以免母亲听到自己儿子畅快的喊叫。

他们一生中，只在那里有过惟一一次结合。

小哥哥以前不知道能有这样的快感。他闭住的眼睛里流出泪水。于是他们一起哭泣，不说一句话，他们从来如此。

是在这个下午，在突如其来的令人不知所措的幸福中，在哥哥甜美的带着嘲讽的微笑里，女孩发现她在沙沥的中国人和永生的小哥哥之间，经历了惟一的爱情。

小哥哥在浴室凉爽的地砖上睡着了。

女孩由他睡去。

她回到客厅里母亲那边。

清又在那里。

母亲在喝苦涩的冰茶。她对清微笑，她说在法国她永远喝不到他那样的茶了。

她问保罗在哪里。清说他不知道，说他想必到新开的市立游泳池去了。从她回到客厅时起，女孩与清不看着对方。

母亲问女孩是否还到中学去。女孩说不去了。除非上法语课，出于兴趣。

"你在等什么？"

"什么也不等。"

母亲想了想。她说：

"是的……说得好……我们什么也不等。"

女孩爱抚母亲的脸，母亲对她微笑。

这个时候，母亲告诉女孩是什么东西把她们分开，把她们永远分开。

"我从未跟你说起过……不过你必须知道……我读书不如你聪明……其次，我太严肃，我过于严肃的时间太长了……结果是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我也丧失了兴趣……"

母亲还对女儿说：

"你就照这样活下去。永远不再听我的话。答应我。永不。"

女孩哭了。女孩答应：

"我答应你。"

为了转移话题，母亲突然变得虚情假意，说起中国人。

"听说他快结婚了……"

女孩没有答话。母亲柔声说：

“回答我呀。你从不回答我。”

“我想是的。他快结婚了。在此地，沙沥……就是这几天了……除非他到最后一分钟推翻一切……他的婚约，他父亲的命令……”

母亲怔住了。她喊道：

“你以为他做得出来，这种事？……”

“不。”

母亲灰心丧气，但保持平静。她说：

“那么说，没有任何希望了……”

“毫无希望。”

母亲自言自语，思路混乱，但始终保持平静：

“不……你说得对……中国孩子从小被教育要尊敬父母……父母对他们就是神明……这叫人恶心……不过我也许可以最后跟他谈一次，最后一次……不行吗？我要跟他解释……说我冒着风险……我要把我们的处境跟他解释清楚。说至少他不能抛弃你……”

“他不会抛弃我的。永远不会。”

母亲合上眼睛，好像就要睡着似的。

她闭着眼睛说：

“你怎么可能知道？……”

“我知道的……就跟知道人总有一死一样。”

母亲低声哭泣。她边哭边说：[①]

“这算什么事啊……我的天哪……什么事啊……而你……你，你会忘了他？”

女孩违心地回答：

“我……我不知道，甚至于，我不能跟你说。”

母亲的目光变得年轻，炯炯有神。既然不再有任何希望，她感到解脱，就说：

“那你什么也别说了。”

母亲问女儿：

“有些事你不跟我说……或者根本没有这事……”

女孩垂下眼睛。她恢复镇定……说事情有过，但是有没有都一样。母亲说是这个理。说有没有完全一样。

保罗回来了。母亲问他上哪儿去了。保罗说：市立游

---

① 作者很看重这番“语无伦次”的交谈，惟其如此，谈话才找回某种自然性。可以说这里显示了重叠的谈话“层次”。——原注

泳池。这是小哥哥第一次说谎。

女孩和清微笑。母亲毫不知情。小哥哥在清身边坐下来。

清自然要“揭发”母亲偏爱长子。母亲听他说，就像他在说别的事，好像她觉得这事很有趣，很自然的。清指着她说：

“她额外给了他五百皮阿斯特。她不得不这样做。她说不给他钱他会杀了她，杀死他的母亲。这倒是真的，她知道他会的。”

女孩望着母亲。后者毫不在意。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

女孩问清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事？”

母亲有了兴趣，在一旁听着。清回答：

“我给他父亲写了封信，说长子偷走了剩下的钱。然后他父亲给我回音，要我去见他。我去了。他又给我五百皮阿斯特，是给当母亲的。她收下了。窟窿就补上了。皮埃尔反正走了，他不可能再偷她的。”

母亲好像睡着了，所有这些故事，包括她自己的故事，令她厌烦。她不太清楚自己是怎样，以何种方式掺和进去的。

保罗狡黠地一笑，就像在笑一出恶作剧似的。他说，他问：

“他父亲把什么钱都付了。”

女孩望着母亲。她走过去拥抱她。母亲不说话，只是默默笑起来。是从她体内迸出的细微的喊叫。然后大家都笑了。全家哄堂大笑。他们都很高兴，因为没有人请求，小哥哥就把话说穿了。

女孩问，他父亲是否把什么钱都付了……就这样……不提任何条件。

清笑了，他说父亲提的惟一条件，是要他们滚出殖民地。

大家都笑出眼泪来了，尤其是保罗。清接着说：

“他父亲给我们的母亲写信，说她儿子在沙沥各家鸦片馆，甚至在永隆的鸦片馆都欠着账。由于他未成年，十八岁，做母亲的要为儿子还债。假如中国人的父亲不出钱，我们的母亲就要失去工作，然后领不到薪水，最后还

要进监狱。”

母亲用心听着。突然她又狂笑起来，连喊带笑：她叫人害怕。她说：

“假如我不想再回法国呢？”

谁也不回答她。就像她什么也没说似的。

她也确实不再说什么了。

女孩对清说——用“清氏语言”：

“当父亲的，他还清了所有债务，条件是我们得滚蛋，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

小哥哥笑了。他慢慢重复一遍：

“条件是我们得滚蛋。”

清像孩子一样笑起来。他说：

“是这样的……还有皮埃尔欠下的五百皮阿斯特，当父亲的也代他还了，因为假如不还，皮埃尔，他就不能再抽鸦片，而他的瘾发作起来，可不是玩儿的。他会整天躺着。他可能自杀。于是那个父亲给了他五百皮阿斯特。（停顿。）然后那个父亲用法语给母亲写了第二封信，跟

她说她必须立刻滚蛋，说这档子事让他受够了，哥哥的事，鸦片的事，然后没完没了又是哥哥的事，又是钱的事……等等，等等。”

母亲和清，还有小哥哥和女孩，一起大笑。

“在那封信里，”清接着说，“还有给她的五百皮阿斯特。那个父亲在他的信里要求母亲什么也不说。因为他自己的儿子什么也不知道。他不愿意他儿子知道他拿钱给母亲了。”

女孩含笑问清：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

“因为嘛。人家都爱跟我说话。我又记性好……你们大家的事情，我都记得牢牢的……甚至是皮埃尔的事……甚至是中国人的父亲的事……有时候他跟我讲他家从中国逃出来的事情，我都睡着了，他还在讲。”

大家随着清哄笑。

然后母亲不想听了。随后大家压低嗓子说话。过去的事情叫母亲烦透了。

然后女孩走到院子里。她背靠着花园的墙。清跟上

来。他们嗅闻彼此的气息，然后他第一次去吻女孩的嘴，他说他也爱保罗。她说她知道这个。她叫他的名字：

“清。”

她说他可以到暹罗或别的地方去，到欧洲，到法国，到巴黎。为了我，她说。

“是的。为了你。是的，等你走了，我要回波雷诺，然后去暹罗。”

“是的。我知道。你跟保罗也说了？”

“没有。我只跟中国人和你说。不跟任何别人说。”

“为什么跟中国人说？……”

女孩害怕了。她问清是不是想去找自己的父母，是不是在编故事……清说从她跟他谈起这个事以后，他再也没有去想，除了想念弟弟妹妹，不过不可能在暹罗的森林里找到几个小孩子的。绝不可能。

女孩再次提出那个问题：

“为什么你跟中国人讲了这些？”

“为了在你走后还能见到他。为了跟他交朋友。为了谈论你、保罗和我们的母亲，”他微笑，“为了由于对你的爱而一起流泪。”

B12上路了。清开车。女孩坐在他边上。他送她回西贡。在抵达利奥泰寄宿学校之前，他们应该到单身套间弯一弯。女孩害怕。她跟清说了。清说他也怕中国人会做出点什么。

在堤岸。

莱昂-博来车与司机守在那里。司机走到女孩跟前，冲她微笑。他说主人去打麻将了，说他就要回来的。司机跟女孩说，单身套间的门开着。说是主人要他开门的，以防万一她来得早。

清把车开回沙沥。

女孩走进单身套间。她打量四周。可能是为了记住这一切。然后她脱掉衣服，洗了淋浴，躺到床上，沿着墙壁，那个属于他的位置，她在那里找回中国特有的茶叶和蜂蜜的气味。她吻中国人的身体呆过的位置。她睡着了。

中国人进屋时，天色已经亮了。

他脱掉衣服。他挨着她躺下来。他望着她。然后他柔声细语地说：

“你躺在床上显得那么小。”

她不回答。

她闭着眼睛问：

“你见到她了？”

他说是的。

她说：

“她漂亮吧。”

“我还说不清楚。不过我以为她是漂亮的。她比你个头大，要结实得多。（停顿。）她应该知道你和我的事情。”

“她怎么会知道呢？”

“可能是沙沥的小丫头们告诉她的，你跟我说过：她们非常年轻，跟你一般大，十五岁，十六岁，她们很好奇。所有居民点里各家宅子发生的事情，没有她们不知道的。”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她知道了……”

“从很小的地方。从一切。我不知道。”

女孩说，打听这类事情，就是准备结婚了。

中国人犹豫，然后说：

“大概是吧。我没跟她说过话。”

“在中国，一直是这样的？”

“一直是。有千百年了。”

她说：

“我们外国人，我们可是完全不理解……这你是知道的……”

“是的。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理解。所以你们说你们不理解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理解你们。”

中国人沉默片刻，然后接下去：

“我们彼此完全陌生，即便这样，沉默的方式，相看的方式，也可以是相互说话，相互理解。”

“她回满洲去了吧。”

“不。满洲，她永远不会回去了。她住在沙沥我婶子家里。她父母明天就到，为了布置新房，按你们的说法是婚房。”

“是的。”

女孩走过去半躺在扶手椅里。中国人抽起鸦片。他显得冷漠。

她说他们再也听不到美国唱片和那个年轻人在钢琴上弹奏的圆舞曲了。中国人说他可能搬出这条街了。

然后中国人要女孩走到他身边来。

她顺从他的欲望走过去，靠在他身上。她把嘴贴在他的嘴上。他们静止不动。她说：

“你抽了很多。”

“我不干别的。我没有欲望了。我没有爱情了。这感觉妙极了，难以相信。”

“就像我们从来不认识似的。”

“是的。就像你死了一千年一样。”

沉默。

她问：

“婚礼定在哪一天？”

“在你们回法国之后。我父亲派人到邮船公司打听过了。你们三个都在婚礼前那个星期的离港名单上。”

“他把婚礼日期提前了。”

“假如举行婚礼时你还在，我不会同意的。”

女孩问，他是否从他父亲那里知道大哥偷了多少回钱，跟母亲有过什么纠葛。

他说他不知道，说他不感兴趣。说这对他父亲来说微不足道……小偷小摸，不值一提。

她说可能他们还会见面的。以后。几年后。见一次或者许多次。他问为什么还要再见面。

她说：

“为了知道。”

“知道什么？”

“所有在你和我的生活里发生过的事情……”

沉默。

然后她一再问他，他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次见到未婚妻的。他说：

“在我父亲的客厅里。也在街上，那会儿她到我父亲那里，好让我当着父亲的面见到她。”

“你跟我说过：她漂亮。”

“是的，漂亮。看上去很舒服，我以为……皮肤又白又细，是中国北方女人的皮肤。她比你还白。不过她很壮，而你那么小，那么瘦……我怕我不能……”

“你不能把她抱起来……”

“也许是吧……不过你没有一口手提箱重……我能把你扔到床上……像一口小箱子……”

女孩说以后她想到“壮”这个词就会发笑。

“她还没有权看我。不过她看见我了，大家都知道的。她对待中国的习俗极其认真。中国女人要到订婚阶段快要结束时，才有权看见我们男人，那时候她们就进入妻子的角色。”

他用全身力气望着她。他用双手拨开披散在她脸上的头发，以便把她看得清清楚楚，直到她失去意义，直到再也认不出她来。她说：

“我本愿意我们结婚，做一对结了婚的情人。”

“为了使自己痛苦。”

“是的。尽可能使自己痛苦。”

“也许死于痛苦。”

“是的。你妻子也可能死于痛苦。跟我们一样。”

“可能的。”

“由于我给你们，你和她，造成的痛苦，你们也可能

是由于我而结婚。”

“我们已经这样了，由于你而结婚。”

她呜咽，声音很低很细，她说她止不住要哭，说她控制不了……

他们沉默。长时间不说话。他们不再相看。接着她说：

“然后会有孩子。”

他们哭了。他说：

“你永远不会认识这些孩子。你会认识世界上所有的孩子，就是永远不会认识这些孩子。”

“永远不会。”

她让自己靠在他身上。他轻挪一下，好让她贴紧自己的胸口。她贴着他的肌肤哭泣。他说：

“我这一辈子只爱你一个。”

她挺起身子。

她喊叫。

她说他会得到幸福的，说她愿意他幸福，说她知道这

个，知道他将爱这个中国女人。她说：我跟你担保。

然后她说会有这些孩子的，说孩子们，所有的孩子，都带来幸福，说人生真正的春天，那是他们，孩子们。

他就像没听见似的，只顾望着她，望着她。然后他说：

“你是我一生所爱。”

他哭泣，为她永远见不到的那些春光灿烂的孩子。

他们哭泣。

她说她永远不会忘掉他的气味。他说他永远忘不掉的，是她孩子般的身体，是每夜对这个瘦小的身体的强暴。这身体还是圣洁的，他说。说他永远不能再得到这种幸福——他说：绝望，疯狂，简直想自杀。

黑夜将终时，有长时间的寂静。然后倾盆大雨重又泼向城市，淹没街道，人心。

他说：

“季风。”

她问，这么猛烈的雨水对稻田有没有好处。

他说再好不过了。

她抬眼望这个男人。她泪眼模糊依旧望着他。她说：

“而我一生所爱，那是你。”

“是的。惟一的，你一生中。”

雨。

雨的香气沁入房间。

一股强烈的欲望，来自远古的，使这对情人再次交合。

他们入睡了。

醒了。

又睡过去了。

中国人说：

“下着雨，在这里，和你一起，再来一次……我的小姑娘，我的小女孩……”

她说是的，说下雨，自从他们相识以来，这是第一次。而且一夜下了两次。

她问他是否拥有稻田。没有，中国人从来不种水稻，他说。她问他，中国人做什么生意。他说：黄金生意，买卖许多鸦片，许多茶叶，也做瓷器，漆器，青色的，“青

花瓷”。他说还有“联排房屋”和股票交易。他说世界各地都有中国股票交易所。说全世界各地，都吃中国菜，甚至吃燕窝和皮蛋。

她说：

“也做玉器生意。”

“是的。也有丝绸。”

然后他们不说话。

然后他们相望。

然后她把他抱紧。

他问：怎么了？

“我看着你。”

她久久看着他。然后她跟他说，总有一天他必须对他妻子讲述发生过的一切，在你我之间的，她说，在她丈夫和沙沥学校的小姑娘之间的。他必须讲述一切，讲幸福也讲痛苦，说绝望也说快乐。她说：为了以后有人，不管哪一个人，反复讲述这一切，为了全部故事不被遗忘，为了能留下一点确切的东西，乃至人名，街名，学校和电影院的名称，都必须说出来，乃至利奥泰寄宿学校里校工在夜

里唱的歌，乃至海伦·拉戈奈尔和清，那个在暹罗的森林里捡来的孤儿的名字。

中国人问为什么要对他妻子讲？为什么要讲给她而不是别人听？

她说：因为她，她会带着她的痛苦去理解这个故事。

他又问：

“假如没有痛苦呢？”

“那么一切都会被遗忘。”

黑色大汽车停在码头一个货栈的外墙边上，他坐在后座。总是那身打扮。米灰色柞丝绸西服。似睡非睡。

他们不相望。

但是看到对方。

邮船起航时，站台上总是同一群人在忙碌。

拖轮上的扩音器吼出一道命令。

螺旋桨开始旋转。它们粉碎、搅乱河水。

震天响的噪音。

人们害怕。总是在这个时刻人们感到害怕。害怕一切。害怕再也见不到这片薄情寡义的土地。也害怕忘掉这

个季风吹刮的天空。

他想必在后排座位上，朝左首挪了一下。以便争取几秒钟，再见她一眼，从此终生别离。

她没有看他。什么也不看。

然后响起那个流行的曲调，那首常在街头播放的《绝望圆舞曲》。总是那些送别的音乐，用怀旧的缓慢的节拍安慰离愁别恨。

于是，甚至那些孤独的人，并非为送别而来的人，也感受到这个时刻奇特的悲剧性。他们也感到在“离别”，在永远“留下”一些东西，感到自己背叛了正在失去时才发现的原本属于自己的命运，而且只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命运。

他应该望着头等舱甲板的方向。但是她不在那里，她在那层甲板更远的地方，她在保罗那一边。保罗已经感到幸福，已经登上旅途了。我钟爱的小哥哥，我的宝贝终于自由了，平生第一次脱离恐怖。

机器的噪音原先是静止的，现在增大，震耳欲聋。

她始终不朝他看。什么也不看。

等她睁开眼睛以便再看他一眼时，他已经不在那儿了。他也不在别的地方。他走了。

她闭上眼睛。

她没见到他回来。

在闭上眼睛之后的黑暗中，她又闻到丝绸，柞丝绸，皮肤，茶叶和鸦片的气味。

她想到气味。想到那个房间。想到他被俘的眼睛如何在她，女孩的热吻下挣扎。

码头上，一再重复同样的喊叫声，呼唤姓名声，重现海轮起航时的悲剧气氛。

他必定是在邮船越过码头水域线后，匆匆离去的。当时她正在甲板上寻找小哥哥。

舷梯收起来了。

铁锚在世界末日的喧嚣声中冉冉拔起。轮船准备就绪，气势不凡。它在水上漂浮。

人们会以为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事做成了。轮船离开陆地。

人们喊叫。

轮船在锚地的水面上漂浮。

还需要帮助它，让它对准航道，符合大河与大海在汇合处形成的那个纯净的角度。

轮船服从命令非常缓慢，姿态优雅。它对准某一个看不见的、秘密的方向，大海的方向。

伴随汽笛的尖叫，天空再次布满黑烟。人们会以为这是场游戏，其实不是。

然后，在白天的这一时刻，对于女孩，终其一生，太阳升落的方向倒过来了。

她在回忆。

在她前面，这个棕发的少女凭着舷墙，也望着大海，和她一样也在哭，既由于经历的一切，也无缘无故。

她记起这件曾经遗忘的事情。

从轮船后部走来一个年轻男子，他穿一件法国穿的那种深色西服上衣，斜背一个照相机。他拍摄甲板。他把上身探出舷墙，去拍船首。然后他只拍海面。然后什么也不拍。他看着身材高大的棕发少女。此刻她不哭了。她躺在一张长椅上，望着他。他们相视微笑。高身材少女在等待。她闭上眼睛，她假装睡着了。年轻男子没朝她走去。他重新在甲板上散步。于是高身材少女从长椅上站起来，走近这个年轻男子。他们交谈。然后他们俩眺望大海。然后他们一起在头等舱的甲板上漫步。

女孩以后没有再见到他们。

她在一张长椅上躺下。她似乎睡着了。其实没有。她在看。

甲板地面，船舷上，海面上，随着太阳在天空的运行和轮船的航行，一种读不懂的、令人心碎的字迹慢慢显

示，显示，然后同样缓慢消失。它是阴影、尖端、断裂的光线组成的变幻不定的角度和三角形，跟着海浪的倒伏而坍塌。然后，不知疲倦地，重新形成，继续存在。

进入公海，轮船即将转向西方暹罗湾的方向时，女孩醒来。

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轮船缓慢变矮，然后同样缓慢沉没在天际的弧线底下。

这以前，女孩在长椅上睡着了。她醒来时眼前已是汪洋无际的公海。她哭了。

在她旁边，那两个旅客又回来了，他们在眺望大海。跟她一样，他们也哭了。

酷热依旧。船还没有抵达远海上有盐涩味的冷风吹刮的海域。在抵达这个海域之前，必须首次遇到巨浪，绕过三角洲的末端，越过灯心草平原的最后一片稻田，然后绕过亚洲大陆尽头的金瓯角。亚洲，这个名称来自亚细亚。

甲板上的灯光熄灭了。但是一觉醒来或者仍在长椅上酣睡的人没有散去。头等舱的酒吧是例外，那里，不分昼夜，直到夜深，通常直到早晨，总有不眠的旅客在打牌、掷色子，他们高声说话，哗笑，乃至发火，他们都在喝苏打威士忌、马泰尔·佩里埃和佩尔诺酒，不管他们为什么目的而旅行，为了商务还是游览，也不分国籍，他们赌钱。

头等舱的酒吧是旅程中令人心安的场所。令人像儿童一样遗忘一切的最佳去处。

女孩朝酒吧走去，她自然不走进去，她走到另一侧甲板上。那里没有人。旅客们靠左舷守候远海大风的光临。在船的那一侧，只有一个很年轻的男子。他独自一人。他双肘靠在舷墙上。她从他背后经过。他没有冲她转过身来。他必定没有看见她。很奇怪，他竟然对她没有觉察。

她也没有看到他的脸，但是她记得那张被她错过的脸，如同记得旅途中错过的景色。

是的，是这样的，他穿一件运动衫。蓝色的。带白色条纹。他穿同样蓝色的长裤，但是没有条纹。

女孩走向舷墙。因为在船的这一侧，在这个空荡荡的甲板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她特别希望他们能交谈。但是没有。她等了几分钟。他没有回过头来。他愿意独自呆着，比起世界上所有其他事情，他更愿意这样，独自呆着。女孩走开了。

女孩从未忘记这个陌生人，想必是她本想跟他讲述自己与堤岸一个中国人的爱情。

等她走到甲板尽头，转过身来，他已经离开了。

她走下房舱间的通道。她还在寻找母亲与她同住的双人舱。

然后，她突然停止寻找。她知道用不着去找，母亲不会在房舱里。

她重又登上散步甲板。

在另一侧甲板上，女孩仍没有找到母亲。

然后她看见她了，这次她呆在更远的地方，她还在睡，躺在另一张长椅上，稍稍面向船头。女孩不叫醒她。她回到房舱间的通道。她继续等待。然后她又走开。她去寻找小哥哥保罗。然后她停止寻找。然后她又向通道走

去。她躺在那里，躺在双人房舱的门口。母亲忘了给她第二把钥匙。她记起来了。她哭了。

睡着了。

扩音器宣布陆地看不见了。轮船抵达远海。女孩犹豫，然后她再度登上甲板。海风带来轻轻的波涛。

轮船上夜色降临。全船灯火通明；甲板、客厅、通道。但是看不见大海，大海隐没在夜色里。黑夜的天空是蓝色的，但是天空的蓝色没有映在海水里，不管海洋有多么平静，它乌黑一片。

旅客们重又凭倚舷墙。他们望着他们再也看不见的景物。他们不愿意错过远海第一轮波浪的来临，以及随之而来的凉爽。海面上骤然大风飞扬。

女孩还在寻找她的母亲。这次她找到时，母亲仍在梦乡。是一个寻找庇护地的移民才有的那种睡眠。她让她睡去。

夜幕终于彻底降落。不消几分钟，就漆黑一片了。

扩音器宣布餐厅将于十分钟后开始服务。

天空那么蓝，风那么凉爽，人们迟疑片刻，虽然意犹未尽，最终还是走向餐厅。

母亲在餐厅里，一张桌子边上。她总是先到。她在等孩子们。她必定到房舱去过，然后又回来。她换了衣服。她穿了阿杜做的那件暗红色绸袍，带褶子的，褶子太大，以致袍子从哪个方向去看，都像挂在她身上。母亲梳了头，她脸上扑了点粉，还涂了口红。为了不引人注目，她选了角落上一张摆了三副刀叉的桌子。

乘坐固定班期的邮船旅行，总给母亲很深的印象。她说，每次她都明白过来，在为了观看别处的生活而远涉重洋之前，她从未补足自己作为一个北方农家少女所缺少的教育。

女孩从未忘记她在船上度过的第一个晚上。

母亲低声抱怨，她说如果保罗不赶来吃晚饭，他会搅乱整个餐厅的服务。然后母亲要求侍者别立刻上菜。侍者说餐厅服务到九点，不过他可以再等一会儿。母亲对他表示感谢，就像他救了她的命似的。

她默默等候了一刻多钟。

餐厅坐满了人。终于，有一次，母亲身后的门被推开时，露面的是小哥哥，保罗。他跟一个身材高大的少女一起来的，就是轮船起航后，在甲板上与摄影师在一起的那一位。保罗不必寻找就看见妹妹了。母亲假装对餐厅里所有的人感兴趣，仅是普遍的兴趣。

保罗向妹妹投去哀求的目光。她明白自己不应该跟他打招呼。年轻女子也朝她看，她认出甲板上那个形单影只、暗自流泪的小姑娘。母亲始终望着人头攒动的餐厅。她还是老样子，不太明白周围的一切，目瞪口呆，显得滑稽。

保罗走过时，女孩看了母亲一眼。她冲保罗微笑。

正是在晚上的这个时刻，随着不幸的降临，恐怖突然袭来。先是听到几声尖叫。没有一句话，一个词，只有恐

怖的吼叫，呜咽，被哭声打断的呼喊。不幸如此巨大，谁也无法表述，无法诉诸语言。

人们越来越惊慌。到处都在喊叫。叫声来自甲板、餐厅、机舱，也来自海上、黑夜、整个船，来自四面八方。起先此起彼伏的喊叫，后来混成同一个喧嚣声，粗暴，震耳欲聋，令人毛骨悚然。

有人奔跑，要求了解情况。

然后有人在哭。

然后轮船降低速度。轮船继续用全力减速。

有人高喊别说话了。

船上各个部分都静下来了。然后一片沉寂。

在这一片沉寂中，听到有人最先说起话来，喊叫声也回来了，压低的，沉闷的。出于惊慌。出于恐怖。

几乎没人敢问出了什么事。

在寂静中，清晰地听到有人说：

“船停了……听啊……听不见机器响了……”

然后恢复寂静。船长来了。他用扩音器讲话。他说：

“酒吧间刚才出了一件惨事……有个年轻人跳海

了。”

一对男女走进餐厅。男的穿一身白。女的穿黑色晚装。她在哭泣。她对大家说：

“有人跳海了……他跑过酒吧门口，从舷墙跳下去了……他十七岁。”

众人都回甲板上去。餐厅空了。全体旅客都在甲板上。很低的哭泣声取代了叫喊声。恐怖侵占一切，比叫喊更深入，更可怕。

母亲和女孩哭了，她们停止用餐。

大家都走出餐厅。人们无目的地走动。女人们哭泣。

有几个年轻人也哭了。小孩子们全都被从房舱带上来。女人们把他们紧紧抱住，留在身边。

餐厅里只剩下几个人，总有那么几个，全世界都有这号人：不管天翻地覆，他们还是饿了，他们要吃晚饭，粗鲁地招呼侍者，说他们付过钱了，有权吃饭，得到服务。今天我们不会理睬这号人了。

侍者们离开餐厅。

远处，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放救生艇了，要求大家离开

舷墙。

人们仍旧想看个究竟。[1]

“才十七岁……是边和行政长官的儿子……二等舱有位夫人是他家的朋友，她跟船长说：孩子的房舱里什么也没找到……没给父母留下一个字，什么也没有……他是回法国去。学业优秀。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

寂静。然后又听到议论纷纷：

“他们找不到他的……”

“现在他离得太远了……”

“轮船要继续走好几公里，才能停下来……”

女孩捂住脸，她低声对母亲说：

“幸亏保罗刚才露面。不然我们要吓坏了……太吓人了……”

母亲也捂住脸，她划着十字，低声说：

“应该感谢天主，也为有过这样的想法请求原谅。”

重又升起七嘴八舌的说话声：

“……要到天亮才开船……最可怕的是这个……在这

① 如同在《印度之歌》中空荡荡的客厅里，语声嘈杂混成一片。——原注

个时候……放弃希望……”

“船要等十二个小时再开，或者要等到出太阳……我说不清楚……”

“……茫茫大海……大清早……太可怕了……”

“……糟透了……一个孩子不想活了。没有比这更糟的事情。”

“真的没有。”

停止航行的船上，近乎死寂。

人们仍寄希望于救生艇。他们用目光跟踪扫射海面的灯架。

还有希望，没有完全放弃。人们细声低语，但话还是说出来了：

“……必须保持希望。必须这样。这个区域的海水温暖……而他，他能够游很长时间……他那么年轻……”

“一个晚上海水都这么温暖，您觉得……”

“是的。再说风也不大，这多少管点用的……”

“再说还有天主在上……不应该忘了这一条……”

“倒也是……”

仍有哭声。随后止住了。

“最糟的，是他看见我们了，却不指望什么。”

“不愿死，也不想活……”

“是的，就是这样。”

“最糟的，是他还在想，有什么值得他回到船上来。”

与事件发生同样突然，一阵乐声响起，扩散到各层甲板、各个客厅和海面上。它来自音乐室。有人说：“此人不知道出事了。”

某人说，他在出事前曾听到这首钢琴曲，不过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就像来自另一艘船似的。

有人高声说，是某个不知道出了事的人……他没听到叫喊。说应该告诉他……

乐声无所不在，它弥漫房舱，机舱，大小客厅。高亢激越。

“应该通知他。”

一个更清脆的声音，是年轻人的，表示反对：

“为什么要通知他？”

另一个人发话，带着哭声：

“相反，相反应该要求他千万别停下来……千万别……跟他说是为了一个孩子……必须跟他这么说……尤其是这首曲子……那孩子应该认得出来……是任何地方都能听到的……”

这是那时候年轻人中间流行的、常在街头听到的乐曲，它诉说初恋带来的狂喜，以及失恋后似洪水泛滥的无法安慰的痛苦。

众人纷纷表示，让客厅里的音乐继续下去吧。

全船人都在谛听这乐声，都为那个陌生年轻人流泪。

女孩离开母亲。她去寻找音乐室。

全船的灯火都熄灭了。

音乐室位于船顶端。灯架投出的亮光经海面反射后照亮这间屋子。门开着。女孩心头突然像是升起一个希望。有时候人会搞错的。有时候你想象的事情真的会发生。谁也说不准。人们永远不可能完全知道，大家都这么说。

她走到门口。她朝里望。

那人一头黑发。他穿一套手工缝制的白色西服。他的年龄看来要大一些。

她还在期待。再看一眼。不是的。

不是那个人。永远不会是那个人，那个人在几秒钟间动了轻生的念头，于是纵身投海。

无可挽回。

在一张靠墙的桌子底下，女孩就地躺下。正在弹钢琴的人没听见她，也没看见她。在这个熄了灯的房间里他不用乐谱，全凭记忆，演奏那首流行街头巷尾的绝望的圆舞曲。

照亮房间的，依旧是灯架投射的亮光的反光。

乐声弥漫机器停转的邮船，占据海水和孩子。既是那个在弹钢琴的活着的孩子，也是那个紧闭双目，一动不动悬浮在厚重的深层海水里的孩子。

后来她经历了战争、饥饿、亲人死亡、集中营、结婚、别离、离婚、写书、政治活动、共产主义运动，又过了几年之后，他打来一个电话。是我。一听到这声音，她就认出是他。是我。我只想听听您的声音。她说：你好。他跟以前一样害怕，害怕一切。他的声音颤抖了，这时候她辨认出中国北方的口音。

他讲了一些有关小哥哥的事情，那是她不知道的。他说他的尸体没有找到，说他最终没有葬身之地。她没有答话。他问她是否还在听，她说是的，说她等着他说下去。他说为了几个儿子的学业，他离开了沙沥，不过他以后要回去的，因为只有那里是他想回去的地方。

她向他问起清，问他后来做什么了。他说他一直没有清的消息。她问：一直没有任何消息？他说，一直没有。

她问他本人怎么想的，关于清。他说他以为，清想找到他在暹罗森林里的亲人，他必定迷了路，死在那里，那片森林里了。

他说，对他来说这事情非常奇怪，说他对她的情意丝毫没变，说他还爱着她，说他终生不可能停止爱她。说他爱她至死不渝。

他在电话里听到她的哭声。

然后，从更远的地方，想必来自她的卧室，她没挂上话筒，他还能听到她的哭声。然后他努力侧耳细听。她走远了。她变得看不见，不可企及。于是他哭了。哭得很凶。用尽全力。

若根据本书拍摄一部电影，以下建议的画面可起到为这部电影断句的作用。在任何情况下这些画面——不妨说这些切入镜头——不应该“说明”故事，或延长它或为它提供图解。它们将由导演任意安排在影片各个部分，丝毫不决定叙事的进程。建议的画面可用于任何时间：黑夜，白昼，旱季，雨季，等等。

我把这些画面看作影片将会有的一个外部成分，一个“乡土”，书里人物的乡土，影片的故土。只适用于这部影片，不作为任何类比的依据。

画面或称切入镜头举例：

洒满亮点的蓝色天宇。

朦胧的、相对的夜色中，一条无边无际、不见船影的大河。

太阳从河上升起，照亮稻田，照亮横贯无垠的、丝绸一般的稻田的白色笔直的公路。

又一条宽广无边的大河。惟有它两岸的绿色图块静止不动。两岸之间，河水涌向大海。一泻无余。浩浩荡荡。

一九三〇年，法属交趾支那的道路：

漫长的白色笔直的道路，儿童驾驭的牛车排成队在路上行进。

从更高的地点俯瞰的一条大河。它穿过无垠的金瓯平原。泥泞。

天光大亮，天空上的亮点熄灭。

呈另一种蓝色的光明逐渐退隐。

天水之间一艘邮船。它沿着岸上无边无际的稻田航行。

季风带来的如注暴雨下，邮船迷失在被雨水淹没的无垠的稻田中间。

季风带来的如注暴雨，整个画面上只有这暴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垂直下落的大雨。

很近很近，晦暗的大河。它的表面。它的皮肤。在朦胧的夜色（相对的黑夜）笼罩中。

大雨。降落在稻田上，河上，茅屋组成的村庄上。降落在千百年的森林上。降落在暹罗边境的山脉上。降落在仰头承接雨水的孩子们的脸上。

安南、东京和暹罗的海湾，从高处俯瞰。

雨过天青。雨后的天空透明澄澈，万里无云。

无云的碧空。

一群孩子和守护他们的黄狗。大太阳底下，狗在无人的茅屋门口睡觉。

为了避让孩子，百万富翁们的美国汽车在村庄里减速行驶。

孩子们停止游戏，睁大眼睛看着，不明白。

帆樯林立的渔村。黑夜。

白昼。早晨。雨下。

几个光脚的农人排着队走在坡地上。几千年来一贯如此。

孩子们与黄狗嬉戏。他们混在一起。他们组成的集体自有一种令人爱怜的优雅。

在乡村集市上乞讨铜板的十岁少女也姿态优雅，令人产生欲

念的那一种。

也可以插入画外音：

一般性的、无关紧要的句子，谈到影片，三角洲的气味，瘟疫，孩子、狗和乡下人的欢乐。见本书第二十八至二十九页。

要唱几首越南歌（每首歌唱上好几遍，以便让人记住），不要翻译歌词。如同在《印度之歌》里，女丐唱的那首老挝歌始终没有翻译。任何一首歌都不要当作伴奏使用（夜总会要有西方情调）。